

# 卷首语

---

## 让文学语言鲜活灵动起来

文学语言,就是文学作品带给读者的鲜活美感,作家没有用尽心思,文学作品便灵动不起来。在丰沛、深厚的作品质地上,文学语言既深刻简明又内涵独具,既气息扑面又经得住推敲。就作家对文学语言的重视程度而言,他不在文学语言上下足功夫,极具特色和新鲜毕现的语言境界便只能是空中楼阁。

在具体创作中,怎样让文学语言鲜活灵动起来?

首先,作家要承认文学语言本身有着独立的审美价值。汪曾祺说,语言是思想,语言是文化,语言更是一个生命体。既然是生命体,就要拥有与别人不一样的感情和色彩。沈从文评判优秀文学语言的依据,就是要“浸透了作者的人格和感情”。同时,文学语言又不能像橘子皮那样随意剥离。它表面看是技巧和形式,但又超出了技巧和形式,是巧妙融合到整篇作品骨子里的。文学语言鲜活灵动起来,读者就容易被感染,最终与作家的真情实感发生共鸣。

其次,文学语言是作品气脉、气质和作家心力、品质等的综合体现,可以看出作家在其中究竟用了多少心血和功夫。文学语言比故事内容更有生活的黏着力,更容易先声夺人。美妙的文学语言不会凭空产生,作家要结合作品内容和语句反复琢磨、深入推敲,所以作家既要假以时间上的沉思,又要有气脉、气质和心力、心慧的巧妙运用。

再次,文学语言上的生动表达,并非高不可攀,反复修改是作家必备的基本功。一个对自己作品不修改、不订正的作家,文学语言上的表达仅凭第一次出版就包打天下,总是令人惋惜的。文学语言要求作家对作品经时间沉淀后多次审视,使作品语言节奏、韵律和风格集中显现,产生独特的魅力。

让文学语言变得鲜活灵动起来,作家要善于从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地域方言、俚语口语等语言形式中汲取丰富的活性因子,巧妙熔铸为别具一格的文学语言,化腐朽为神奇。

文学语言,是文学作品活的灵魂。叙事、洞见、意蕴、风韵、象征等,处处闪现着它的肌理和质感。作家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作品,文学语言的独特味道和神奇魅力,便会充盈在文本的字里行间。让写作、学习、修改和鉴赏——跟着文学语言一起鲜活、灵动起来,心在此间,一切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来源:中国文化报

---

# 河套文学

河套文学 目录  
2023 1  
总第 59 期

编委会主任 白建军  
副主任 金智 杨瑞璞 张浩  
编委 官亦鸣 李金娥 李明  
陈慧明 何立亭 高莉芹  
李玉宁 陈旭  
主编 白建军  
编辑 陈旭 刘庚明 李玉宁  
何立亭 郝如 高莉芹  
执行编辑 陈旭  
美编 贾凡芮  
发行 李伽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 ※ 特别推荐

- 04 你在黄昏怀念清晨(组诗)/苏热  
07 词与物的凝练(创作谈)/苏热

## ※ 小说

- 08 二喜的春天/牛丽萍  
13 三娃/谭志龙  
27 盲流韩三翠/梅伟

## ※ 散文

- 44 悬河/张志国  
49 走进鸡鹿塞/何承刚  
50 误花人/简桂  
53 草木缘/段昭晴  
58 陕北味道二三事/刘秉忠  
62 河套的四季/李鹏  
67 半夏时光/杨晓艳



## ※ 诗歌

---

- 69 长城脚下的呼唤 / 官亦鸣  
72 我春天的北方(组诗) / 何立亭  
76 村里村外(组诗) / 谢鹤仁  
79 二月风拂柳(组诗) / 郝云艳  
83 春光(组诗) / 刘文忠  
87 孤闲集(十一首) / 望星牧羊仔  
90 诗词集萃 / 沈海荣 / 刘海燕 / 伊生晖  
/ 许林祥 / 王云宽

## ※ 评论

---

- 92 一剂“解药”网上热销 / 李金城  
95 走笔河套文化,壮心激扬故园 / 漠耕

---

封面设计:贾凡芮

主办单位 巴彦淖尔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协办单位 巴彦淖尔市作家协会  
编辑出版 《河套文学》编辑部  
社 址 内蒙古临河西区市生态环境局  
(环保局)9 楼市文联

投稿邮箱:

小说、评论:htwxxiaoshuo@126.com

散文:htwxsanwen@126.com

诗歌:htwxshige@126.com

邮 编 015001

通 联 15547870091

电 话 (0478)8655363

排 版 巴彦淖尔市文联文印工作室

印 刷 巴彦淖尔日报印务有限公司

## 你在黄昏怀念清晨(组诗)

■苏 热

### 书籍

我们应该学会燃烧,让火焰  
照亮彼此的胸膛,把温度倾泻  
在书页之上,摩西把约柜铺平  
舞蹈的横竖撇捺,在空白中  
时间写下了无尽之书  
东西方的圣人们,在石头面前弯腰  
用笔,想在不朽上写上不朽  
所有的字原本就是一个字  
而书页和书页的距离,各自为王  
把交流的可能丢进了坍塌的废墟  
求知在纸张的编排中困为了无助  
我只能看懂,那书里一页一行里的一个字  
历史化为故事,知识沦为妄谈  
我能看到的孤立不比孤立更少  
我能点亮的昨天也不比明天更多  
城市街道里涌动的碳水化合物们  
怎么忍心独守黑夜的空寂  
满目的书架堆满死亡的灰尘  
前人的火把该交付谁人?

### 你在黄昏怀念清晨

你的马把掌钉留在了五月  
翻腾的绿叶停不住你手心的火焰

窃语,远方的戈壁在阴影中交媾  
生下的孩子会寻找信仰

你用石头编织黑发和骨架  
身体陷入黄昏

饮下河水,你忘记自己的声音  
命名,在日夜交替中  
被模糊的记忆

飞舞的树影,离开年轮  
你和年少的自己  
隔了整整一个草原

### 不倒翁

墙角的不倒翁阿  
孤独把你的双脚磨掉  
只要听见脚步  
你就用力倾倒

### 秋分

面对收获  
你一无所有,只会  
顶着干瘪的谷粒四处行走  
浩浩荡荡,晃晃荡荡

叫嚣着不属于自己的丰收  
黄昏在你身边一直静默

## 夜航

梦伸展了白昼的臂膀  
羞涩的乡村,在光的余波中身影荡漾  
忧郁的土地  
把自己的温存亲手埋葬  
时间在远处长出枝桠  
大地合拢黑色的手掌

## 多伦

一点还是三点,你在湿透了的窗缝里看见  
草原上  
依旧移动的眼白,扔掉瞳孔的痛快众神的  
指尖  
黑海中露出黄色,呜咽的群伏,一阵低沉  
的咀嚼  
群嘲,就是那高空的凝视  
捶地有声,湖岸长起林立的呼号  
没有一条路能给两头羊同时送去安慰  
颤抖的站立,苍白的眼眶一个个失声  
所有的蹄尖,最后只对准了一个方向

## 远处

远处总是传来远处的消息  
泡面涨了一块,需要的水温降了一度  
一个女人的失踪  
几声狗叫或是火车的嘶叫,树叶的哭号  
远处的人在远处还想着向远处往远赶

## 十月就是十场风

忽忽互呼糊,呼市十月的风吹疼了头顶的  
眼皮

垂钓,锡林路招摇孤独的舞者隔了几米  
再隔几米,墙缝的强风看客  
蓝灯拦不了瑟缩,断了脐带的祈祷  
黑夜里的团团火成行成列再成行  
黑夜南下的行伍拧住呼吸的呼市  
只剩糊呼互囫忽

## 时之间

一颗尘土在大地上睡去  
一杯露珠在清晨中苏醒  
无限的圆周运动,虔诚  
石头的回声,扔进了花园的井里  
没有到底,正如它一无踪迹  
重建万年的脚手架,穹顶的渴望  
眼神,迷途的旅人在等候钟鸣  
舞蹈的英灵,勾勒线条  
那些我们将要拥有的身体

## 日·食

呼市的今天没有日食  
露色依旧,林立着的苍茫  
浮动的光束手中分婉  
步履蹒跚,抬头裹足  
捕捞起高空的疑惧  
疏忽,拉远离近的踌躇  
述说,路在此处支棱的火炉

## 黄昏

要学会忘记  
那逃窜在砖瓦间的流言  
阴影顺着霓虹延展的方向前行  
瑰色的黄昏,太阳枕着云微微憩睡  
远处的脚步声夹杂了沙沙的嘈响  
一个人的喧闹最后归属于一个人

## 秋石

砍断了链接大地的双脚  
石头在这里静立,选择了时间  
寒冷在身上绽放  
有些凉不只属于秋天  
石头在万物萧瑟里独活  
在成熟后成熟为山

## 夜里独奔

远处的山洞泛起微亮  
呼啸的车影扯走日光  
地面布满了空降的痕迹  
一条路在夜里学会了独自奔逃

## 影

### (一)

你在身姿里留下  
我们的聚散  
空中,微颤的思绪在消失  
纷飞的故事消融在了黑夜  
有些路,从昨天起  
就注定有始无终

### (二)

匍匐在了白昼脚下  
你屹立于黑夜之巅  
火焰熄灭,冰凉消散  
你在时间的阶梯上只身徘徊  
写下了两种属于自己的名字

## 羊群

空中明亮  
四处有光

羊群挥起了鞭子  
遮盖住了牧羊人的忧伤

我一向虔诚,只要看向太阳  
泪就忍不住流淌

## 门

没有关紧的门扰乱了颜色  
白昼和黑夜的关卡里  
时间的苦行僧长出枝桠

我虽身处钢铁的丛林  
但在偶见的缝隙里  
还是选择屏住呼吸  
向着无限,触摸

## 窗

幽静的海洋里映出两朵微醺的花  
透明的山丘下  
寂静在分叉

玻璃把光揉成碎片  
栏杆在微风里逐渐冷静

孤独的房子学会了拥抱  
一次只去感受一扇窗子

## 呼唤

你在夜里划开一扇北方的门  
把白天挤进了油漆桶里  
人们的身体里升起了蓝鲸,远处  
风刮来的两对凝视潜伏了孤独

从今往后,你总在夜里划开一扇门  
打开门后还是夜晚本身

## 创作谈

## 词与物的凝练

■ 苏 热

对于我的创作来说,小说是最为主要的,叙事的魔力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吸引力,我在很小的时候就阅读了一定数量的小说,这种存在于时间的艺术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小说发展到今天,已经脱离了传统的写作方法。现代的小说和传统小说在人物塑造上就产生极大的区别。伍尔芙曾探讨有那么几种小说人物的写法:类似于俄国的灵魂式探索,类似于法国素描式的群像,也有英国特写式的放大。当然,这个说法并不能涵盖所有作家的努力。

从文化史角度考虑,向内转的小说是近年来的重要趋势,从精神分析到心理分析再到文化分析,似乎可以分析大部分小说的创作,我个人认为这个现象值得作家考虑和警惕的。不能否定的是,这样的小说有很大的重复性,既包括了宏观层面的主题、结构,也包括具体的语词组织和人物关系,甚至是景物描写。如何扩展小说当下的写作方式,尤其是在图片影像盛行的当下,我们应该着重思考这样的突围方式。既立足于传统,又有新的突破。

作为时代敏感神经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浓缩了一个作家对于自身所处的此时此地的一个思考,当然这些思考并不能保证正确,因为答案不光存在于作者的笔下,还要存在于现在的读者以及以后的读者眼中。这是一项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回到具体的语言实践层面,就是我近年来写的一些诗歌创作。

和其他的诗人相比,我的诗作可能比较另类。因为我的诗歌从一开始的动机上,就不是为了诗歌本身,而是为了我的写作重心——小说。我的诗歌创作是为了具体的锻炼语言,凝练语言,这就回到了本文的标题《词与物的凝练》。

不管是索绪尔还是张枣,都对语言的能指和所指做了非常到位的阐释。至于柄谷行人,则认为关于风景的书写具有非常明显的现代性性质。对词对物的理解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拒绝同质化的表达。凝练的意思,不仅是过往表达的一种反思,还要有一种个人思考和情感的聚集。

去探讨情感与经验的个人表达,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容易的事情,但实际操作起来非常难,对于写作者来说,更是如此,长路漫漫,上下求索,这不仅是对自己情感的一种升华,也是具象于字的一种实验,新的组合,新的感受,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探索方式。

再回到本文一开始,小说的人物书写,几个不同书写方式的观察点,也许能让我们对语言的凝练思考有一定的帮助,即深度、共性和个性的三重统一。

## 【作者简介】

苏热,1997年出生,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7级汉语言文学系学生。曾获新概念作文大赛全国一等奖,高校文学排行榜小说组二等奖等。有小说及评论刊发于《草原》《文艺报》《青年文学家》《青年作家》《青年文学》《山西文学》《北京文学》,诗歌见于美国艺术双月刊《BLINK》。

[组稿编辑 陈旭]

## 二喜的春天

■牛丽萍

“你快放开手，拉拉扯扯像个甚！”二喜没好气地说，脖子上的血管也鼓起来。他想甩开玉珍的手，却被媳妇儿抓得更紧。

“不放！”玉珍用力拽着二喜的胳膊，两个人边走边争执，身后的村委会会议室里传来一阵讲话声。

春天的阳光明亮得有些晃眼，一群鸟儿在村上跳上跃下，叽叽喳喳欢叫。二喜越发烦躁。“我出去喝点酒，消消闷气！”看拗不过媳妇儿，二喜只得想法儿脱身。

“不行！我还怕你撒完气又要酒疯。”玉珍趁机把二喜摁在树下的一块大石头上：“你就在这凉快地方歇的，下下火，不要出去折腾了！”

二喜的鼻翼一张一翕，呼呼有声。坐了没有五秒钟，他苦笑一下，又站起来，盯着玉珍的脸说：“村委会开的是村民小组会，那个来驻村的郝书记让说说自己的想法，你为什么使劲儿掐我，不让我说话？”

“谁不让你说了？可是你看看你说了点儿甚！”玉珍也没好气。

“我说甚？他说脱贫户不能等、不能靠，要自己勤劳致富。我说他是纯粹不了解情况，站着说话不腰疼，咋了，错了？”话音一落，二喜紧紧抿住嘴，周围的空气好像也被他这个动作止住了。

“那你还有理了？我觉得人家郝书记讲

得挺在理。人活脸树活皮，不靠勤劳致富，那还躺下等人扶？”玉珍的倔劲儿也上来了，两个人针尖对麦芒，你一句我一句，此起彼伏。柳树上唱歌的一对鸟儿也被惊飞了。

二喜他爹是个不能正常行走的人，也没什么本事。在他小时候，他妈因为和他爹吵架生气喝农药去世了。年少的二喜是在苦水里泡着的，家里的状况逼着他早早挑起了重担，他家也成了村里家底最薄的人家。成年后，二喜当了兵，退伍时为了照顾家就回乡种地。善良的玉珍没有嫌弃他家穷嫁给了她，一心一意和二喜过日子。但夫妻俩万万没想到，种了十几年地却过成了“贫困户”。

被识别为“贫困户”时，二喜心里真不是滋味。他觉得自己既对不起部队也拖了国家的后腿，简直是一种耻辱。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排解心头常莫名涌起的坏情绪，整天借酒浇愁，媳妇儿一气之下差点儿和他离了婚。说起这事儿，二喜也很伤心。想当年他退伍回来也是条刚巴硬铮的汉子，可是谁想到一场突发的车祸打垮了他，也再一次拖垮了家。

二喜不能干重活儿了，人刚强不起来，家就没了顶梁柱。好在有政府的真帮实扶，该修房修房，该落实的政策一一落

实。三年后，“贫困户”这块大石头总算搬掉了，二喜家的日子也有了奔头。可是他这心里头啊总是缺点儿什么。缺什么呢？好像也说不清。只是在每次看到儿子上学回来那瘦弱的身影时，愁绪就笼罩住了二喜的心。

“我问你，你是不是得了‘红眼病’了？你咋想起攀人家的事儿？”玉珍又责怪地问二喜。

“说句老实话，我是眼红。你看看人家那两口子，往炕上一坨挤，说没有劳动能力，又是党建扶贫款、又是教育扶贫款，还有什么低保和社会兜底，连看病都不用花钱。他们不是靠国家？如果全凭自己，做个‘脱贫梦’还差不多。那个郝书记的话我听得不顺耳，我是故意要攀比！”二喜不由得又激动起来。

其实，这几年每次面对帮扶者的良苦用心，二喜真想躲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嚎几声，以此来表达心中复杂的情感。他想问问老天爷，自己所遭遇的那些苦难，为什么偏就落到了他二喜头上？难道这就是他爹常说的“命”？

过去二喜也接受过别人的帮助，可那种帮助是没有标记的，不会像成了贫困户那样让他意识到身份的不同。特别是，这种“意识”会像神经传导一样，扩散出一缕缕悲凉的情绪，让他有些迷茫有些委屈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心酸。他已经领会到别人对他的好了，又深深明白自己无力报答。

玉珍没有感受到此刻二喜的心情，她有点恨铁不成钢：“我说二喜呀，他们是残疾人，你咋能和人家比？”

“那你说咱们两口子，虽然不缺胳膊少腿，可我……这个病样子，不也等于是个残废？开会就是要‘民主’，我有想法说

出来，有什么不对？”二喜像是哪根神经受了刺激，胸腔里又憋起一股气。

“我看你那是‘点火’，也不想想要得罪领导有甚好！”

“点火？你说对了，我就是想烧一把火出出气！”二喜气哼哼地顶嘴。

“口气倒不小了。咋烧？咱还好意思烧了？看看咱们家这日子过的，刚摘了贫困户的帽子，咱先脸上发烧哇！”玉珍今天也有些异样，不像平时那样让着二喜的性子。

“哎，你咋哪壶不开偏提哪壶！”

“我就提！当初我看你忠诚老实能吃苦才嫁给了你，没想到你是个怂货，跌倒爬不起！”玉珍抬起消瘦而涨红的脸，不依不饶。

“怂货？你当我愿意认怂？你看看咱们这情况：守着十几亩地刨闹，一年收入也超不过一万。老人得咱养活，娃娃还在上学，日子过得……哎，快不提这些事了，怨谁？开会乱发毛，我这就是九斤四两的烟袋——嘴上的劲儿！”二喜不由得长长叹了口气，额头开始微微渗出汗。

“烟袋？我看你是脑袋缺氧了。”玉珍戳了一下二喜的脑门，差点儿被他说的“九斤四两”逗笑。

“我不缺氧，是缺钱！行啦！我饿了，回家哇。”二喜才想起早上出门没吃饭。

“噢，吃，吃饱了好堵上你这张没把门儿的嘴！”玉珍一边埋怨一边拉起二喜，夫妻俩相跟着往家的方向去。村路上一排柳树正荡着春天的新绿。苦乐相伴的两个人拉拉扯扯，生活的滋味惟有他们自己心知肚明。

二喜家属于缺劳力又缺技能的“贫困户”，离全家“过上幸福生活”的目标还差着一大截呢。村“两委”说还要继续落实帮

扶责任，新来驻村的郝书记也表态过，为了让他家这样的“脱贫户”稳定脱贫，要给他吃“营养餐”。但是二喜气恼的是，为什么自己吃什么都不顺气？

今天，民生村村民小组会的第一个议题是讨论成立股份合作社，利用村集体土地建温室大棚，种植优质果蔬。村里准备由村“两委”牵头成立合作社，村民入股，村“两委”、村民和村集体共同出资、抱团发展。

“合作社由村党支部领办，大家入了股的就变成股东，出了资金的就变成股金，等合作社有了收入，按占股比例分红。咱们的目的是规模化经营，降低生产成本，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村民收入。”驻村的郝书记提高声音解释说。

对村民们来说，当股东这还是个新鲜事儿。众人七嘴八舌议论起来。他们最关心的是谁会占大股？比例多少？有没有个“硬杠杠”？他们担心的是，如果个别经济实力强的人占了大头，合作社将来会不会被他们控制？到头来影响的还是村民的利益。

二喜始终默不作声。一想到自己的命，他的心里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痛。再想到自己家在村里弱势的经济实力，他更多了几分担忧。因为他家即使能出资，占比也非常低，分红就要吃亏。所以他很失落，心里也没了底。

听到村支书点名让脱贫户发言，二喜的抵触情绪一下上来了。

“我说几句！”二喜站起来冷冷地说：“我不知道你们村委是想干甚了？村干部当然都有钱入股，我没有能力入，政府要拿钱给我入我就支持。”

正沉浸在讲话兴头上的郝书记显然没有料到二喜的态度，他的脸上微微不

快，但还是想给二喜做做工作：“咱们一些脱贫户一时找不到赚钱门路，出去打工又没文化没技能，那怎么办？不能再等靠国家政策扶，还是得自己勤劳奔小康才活得有骨气……”

“我是脱贫户，我是没骨气，别人能伸手要我也能要！村里头有这样的人……”二喜烦躁地打断了郝书记的话，气话一连串地冒出来。“人活到这个份儿上，心酸了。我就是穷命！等着你们给我输点儿血才能活命！”

说话间，一股热流在二喜的眼里涌动，他慌乱地低下头，大步流星走出会议室，身边紧紧跟着瘦小的玉珍。

四月的河套，正是麦苗成长的好时节。绿油油的麦苗儿青嫩青嫩，水灵灵地生长着，一天一个样儿。

民生村是一个传统农业村庄。此时，村委会会议室内众人还在讨论，议题已经从产业扶贫说到了土地流转。

驻村的郝书记正发言：“……产业是增收的基础支撑。我们是想找到带动力强的增收产业，把咱们村的脱贫户都链接在产业链上，通过产业发展巩固脱贫成果。”

村支书紧跟着接上了话茬：“特别是像咱们村里年老的、有病的，种地力不从心。现在把地流转给丰河公司，每亩每年800元，等于有了稳定的收入。有力量的人还能就近打工挣钱，或者你在家搞点养殖，收入渠道就多了，我觉得是好事。大家都说说你们的看法。”

这番话又引发了众人热烈的讨论，有的人甚至互相争论起来了。

丰河公司是当地一家农产品出口加工龙头企业，建起了生鲜果蔬生产线。他们想在民生村流转1000亩土地种糯玉米，把分散的土地集中经营，和农民签订

单。村里也想给村民找一条产业链,保障村民的长远增收。但是土地流转协议签不签,最后还是要村民自己说了算。

趁着大伙儿议论,老支书和郝书记悄悄开起了“小会”,他们说的是会后怎么和二喜“好好交交心”。

阳光正好,微风吹动着柳枝丝丝飘摇。

坐在饭桌上的二喜点了一支烟。他其实无心吃饭,心思就像他吐出的烟圈儿一样还在会场上打转转。现在,他有一点后悔自己的冲动——给站在台上的郝书记一个令人难堪的时刻。

回家后玉珍好言相劝,说到动情处泪珠子扑簌簌往下掉,二喜就心软了。这个女人跟着自己风风雨雨不容易,再不能这样给她添堵。

他懊恼自己为什么不能控制一点情绪。他也明白,当时那种“不顺气”很大部分因为自己的心态。每每想到这些,他就感到好像面临着无形的困扰,搅得自己不知何去何从。

唉!原本不去开这个会就好了。二喜这样想着,又吐出一口烟。

“王二喜——,二喜,二喜在家吗?”

突然听到有人喊自己,二喜赶快向窗外看:“哎呀老婆,那个郝书记找上门来了!”

玉珍忙乎着,没好气地呛了他一句:“活该!谁叫你开会乱说话。”

二喜自知理亏,只好亲自去把客人迎进门来,搬了一个凳子,招呼玉珍给端茶倒水。进到里屋的玉珍悄悄叮嘱二喜:“你可不要再胡说!”

“二喜,你们两口子也别客气,我现在去村民家串门,渴了直接舀凉水喝。”郝书记接过玉珍的水杯,爽快地说。

“郝书记,你看我今天会上……那纯粹是老牛嚼山药——瞎说了一气。”二喜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

“二喜,你放心哇,我不怕提意见,更不会给人穿小鞋。我来就是想和你们两口子好好叨拉叨拉,了解了解情况,有什么话你直管说。”

“不绕弯子直说?”

“直说!”

二喜顺手拉过一个凳子坐在郝书记对面。

“郝书记,以前人家都说‘只要评上贫困户,什么好事都不误。’我也有过这种想法,希望政府能给我多带来点儿好处。不瞒你说,贫困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得我直不起腰来呀。”二喜有些伤感地说。

玉珍急忙插嘴:“二喜!你脑袋又缺氧了?”

“是,我缺氧,心里缺氧!脱了贫还缺,比缺钱还难受!”二喜的心中倏然浮上一股难以诉说的酸楚。

“郝书记,我王二喜不是躺下等人扶的懒汉!别的不说,就说去年我住院治疗十几天,一出院就帮人盖大棚,干我能干的活儿。早晨5点多起床,忙到天黑还在干……从小到大,为了这个家的生活,我没少吃苦,可我还是富不起来!还是当了贫困户,你说这是不是我的错?”二喜的眼眶有些潮湿,他低头用手摸了一把,话也止住了。

“二喜,你能说出这些掏心窝子的话,是对我的信任。我听出来了,你不是当懒汉的人,你的心里头憋着一股劲儿了!”郝书记也被二喜这番意外的话打动了,眼睛注视着二喜,想要看明白他的心事。二喜突然被人这样近距离地认真看着,有些不习惯,脸微微红了。

“二喜,以前是我没有真正理解过你,工作没做到位。我们也在想怎么才能帮脱贫的人快点儿富起来,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富起来!这条路可能有点难,我们一起走。但你要相信,你不是单膀孤人,村委会就是你的帮衬。我们的目标就是为了让脱贫的人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郝书记边说边拉了拉凳子,和二喜靠得更近。

就这样,这个春天的午后,二喜和郝书记好好交了一回心。玉珍特意给炒了两

个菜,还破例开了一瓶二锅头。二喜和郝书记一边喝酒一边说了无数的话。兴致一高,最后两人都醉了。

分手的时候,郝书记说他要感谢二喜,二喜让他领悟到了,脱贫,还要治好贫困者受伤的心。

二喜流着泪说,郝书记,这是我最特别的一个春天,心里的春天……

[组稿编辑 何立亭]



## 三 娃

■谭志龙

三娃与二兰在大队集体办的跃进小学读五年级。他们由于同班又同一个生产队，常常一起同路上学、放学。加之，又一起为队里放耕畜及下地劳动、帮父母干活经常接触，自然就有了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感觉。俗话说“男娃不吃十年闲饭”。十四五岁的少年三娃，尽管当时生产队社员家里吃食不好，但也发育得虎头虎脑，有几分属于这个年龄段男孩的帅气。三娃一天见不到二兰，好像丢了魂似的。

转眼间他们升到了公社初中，巧的是又分到了一个班。从生产队到公社中学，约有十里的路程，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们，大都骑着自行车在沙土飞扬的公路上来回穿梭。早上8点上课，中午12点放学，实行的一放学，学生和老师们一样，放学后都忙着回去吃了饭下田劳动。

二兰的父亲年轻放树时砸折了小腿，落下终身残疾，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只能干一些看护队里的庄稼、饲养耕畜等轻闲的农活，35岁时才在好心人的撮合下与一个哑女子结婚成家了，一口气生了4个女儿，为了续香火，又抱养了一个男娃。大兰不到十八岁就嫁到了另一个公社。因此，家里边的事还需要二兰照顾。三娃因为喜欢二兰，总是帮助她家挑水、加工粮食，还与她一起到自留地里干收拉庄稼等重活累活。

生产队里的冬天到井上挑水是个危险的活。二兰家自从姐姐出嫁后，懂事的她就主动承担起了每天到一里多远的井上挑水的任务。刚开始，父亲不放心，总是拖着瘸腿跟在后面。出于女孩的自尊心，她坚决不让父亲再跟着，常常趁着父亲不注意偷偷地挑完了水。一个寒冷的早上，二兰正挑起刚吊满的两桶水从井坡边往下走时，一不留神竟踩到了薄冰上，失去平衡一下子滑倒了。冰冷的井水倒在身上让她直打哆嗦。这个情景让正往井边赶来挑水的三娃看到了。他大步流星地过去，扶起浑身湿漉漉的二兰，赶忙要将她湿透的棉袄脱下，可二兰拦住了。

急得三娃大声说：“你把我棉袄先穿上，我还有秋衣呢，不然会冻坏的。”

二兰不让他脱棉袄。“光穿秋衣会感冒的。”性急的三娃不由分说，先脱下自己的棉袄，露出了缀满补丁的秋衣。二兰也就不坚持了，让三娃麻利地剥下浸透泥水的棉袄，同样露出了几块补丁的衬衣。无意间他发现了二兰那略显丰满的胸脯，不由得心里一颤。视觉提醒青春懵懂的三娃，二兰已经长成了丰满的大姑娘了。这给三娃眼里的她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不过身上的凉意很快凝固了他瞬间的激情。三娃顾不了破秋衣的单薄，站上井口

沿吊满水桶,先挑着将二兰送回去了。到家后,二兰很快将三娃的棉袄又穿在了三娃的身上,可这棉袄上淡淡的汗腥味是那么好嗅,胜过任何香皂!尽管岁月蹉跎,但少男少女的青春气息,并未因严酷的寒冷而窒息。从那以后,三娃只要有空就过去帮助二兰挑水。

初中很快就要毕业了。由于三娃是班里的劳动委员,各方面表现积极上进,因此,学校准备推荐他到县二中上高中,推荐表上还得有大小生产队及公社三级组织的推荐意见。二兰得知这一消息后,既为他高兴,又舍不得他离开。三娃为她宽心说,两年高中毕业了就回来。

农村的暑假是青少年放松与游玩的快乐时光。在生产队集体劳动之余,不是白天到河里游泳套鱼,就是晚上三五结伴跟着公社的放映队不顾远近地到各生产队看电影。这天晚上,三娃子同队里的两个伙伴到邻近的生产队看完《小二黑结婚》与《冰山上的来客》两部电影往回走,皎洁的月光格外柔和,初秋田野,虫儿幽鸣,清风吹过,丰收在望的田间作物发出沙沙的声响。

那两个伙伴走到一片玉米地前说:“走不动了,歇歇吧!”随后又说:“肚子饿了,搞点吃的吧!”三娃虽说肚子也很饿,但是想到马上到家了,搞什么吃的,就说:“算了吧,这里有什么可吃的?”可那两个“机灵鬼”却告诉他说:“这地里快成熟的毛豆和玉米棒子拿火烤着吃真香,我们已经吃过几回了,你就尝尝吧。”三娃担心被发现,可另外两个同伴说:“没事的,没事的,这么晚了看地畔老头早回去睡着了。”说话间,他俩已经挽了几把豆荚,玉米棒子也掰好了,然后就轻车熟路地带着三娃走到渠沟闸口下边,现成的干木枯草,很快就点燃了。正当三娃全神贯注地烤着玉

米棒子和毛豆荚,想象着鲁迅《社戏》课文中迅哥与双喜等少年偷六一公公地里罗汉豆的情景时,突然发现有光亮从背后照了过来。那两个伙伴犹如野兔般窜进玉米地里逃跑了,毫无经验的三娃,被逮了个正着。原来是队里的民兵队长和一瘸一拐的二兰她爸。

二兰爸气愤地吼道:“原来是你三娃,我早就发现队里的豆荚和玉米棒子有人偷盗,今天总算逮住你了。快说还有谁?”三娃一时不知怎么样才好,就苦苦地哀求道:“大叔,我今天看电影确实有点饿,就一时犯糊涂,请你和民兵队长原谅我吧。”“哼,说得倒轻松。大队公社能原谅我吗?”二兰爸俨然一副警察的口气吼道:“快说还有谁和你一起偷的?”三娃想了想,不能再连累其他人了,于是肯定地说:“就我一个人!”

就这样三娃被带回了队部,然后叫来生产队胡队长,三人一同审问他。三娃只说是自己一个人,胡队长惋惜地说:“你可是队里唯一推荐上县高中的初中生,怎么能偷集体的庄稼呢?”不管他们怎么训斥,三娃始终坚持是自己一个人干的。直到鸡叫头遍鸣,胡队长让三娃签字摁手印才罢。

第二天晚上,召开队里社员大会。队里民兵队长讲述了十八顷地头玉米棒子、毛豆荚连续被人偷盗一案的侦破过程,胡队长宣布了处理决定:扣除三娃一年的口粮380斤,同时,取消三娃到县二中上高中的资格。由于民兵队长破案有功,及时地保卫了队集体的庄稼,队里决定推荐他弟弟到县二中上高中。

社员大会结束后,三娃一家在队里彻底抬不起头了。尤其是他的妈妈,既为儿子的前途担心,又发愁一家子少了一个人的口粮,一年的生活怎么维持?原本就患

有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经此打击,整个人就更加憔悴了,不到一个月,心脏病突发,竟去世了。

安葬了母亲后,三娃既自责又沮丧,好在还有一起出工劳动的二兰时不时地安慰他。可是好景不长,一天,二兰悄悄地告诉他了一个好消息:大队推荐她到公社供销社大队代销社当售货员,说她会打算盘,人又机灵,先干着,以后能转为集体工。跃进大队代销社就在邻近的一队大队部,这样,他们见面的机会就少多了。二兰鼓励他也要积极争取当兵、煤矿招工等机会。可三娃心里清楚,偷庄稼的罪名注定他与这些都无缘了。

时间过得真快,眨眼间到了来年春天。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组织社员开始轰轰烈烈的春耕备耕。三娃无疑是担土送粪、人拉肩扛式突击队里的骨干。这样繁重的体力劳动,很快就让他变得脸色黑瘦、无精打采。再加上母亲去世后衣食没人照顾,一个十八岁正值青春的男孩,总给人衣着不整、精神萎靡、身材单薄的印象。反倒是二兰自从进入大队代销社当了售货员后,衣着得体,身体发育得更加丰满了,那不胖不瘦的面孔有红似白,再加上她沉稳的气质给人以不俗的印象。认识的人知道她是二队看地畔拐老汉的闺女,不认识的社员还以为她是供销社或者是公社干部的亲戚子女呢。

他俩最近一次见面还是大年三十下午,生产队不出工了,三娃到代销社置办年货的时候。当时,三娃和嫂子提着一个木桶和平时打酱油的大洋瓶,不足百平米的店里挤满了人。人们大呼小叫地在抢购醋、酱油、白酒、糖块等东西。柜台内大醋缸哪里经得住人们一桶桶购买,酱油还稍好些。三娃和嫂子往前挤了挤,就听到二兰向人们喊:“别挤了、别挤了,缸里的醋

没有了,等一下,卸下了再打吧!”听二兰这么一说,紧张的气氛一下子缓解了。三娃没好意思瞅二兰,倒是她嫂子担心排在后面买不上醋,向二兰招手喊了一声“二兰!”二兰一转头看见三娃,就自然地说“三娃,进来帮忙。”说着就过来把靠边的柜台盖子掀起来,三娃就跟着进去了。原来,二兰是让三娃从后院的手扶拖拉机的大罐里用桶担着往缸里卸醋和酱油。趁着往缸里卸醋酱油的时间,二兰又给社员卖其他的东西。三娃嫂看她这么忙就说:“这么多的人,就你一个售卖?”二兰说:“还有一个人,刚刚才走,回公社过年去了。一会儿这些醋酱、烟酒卖完了就关门。”听二兰这么一说,三娃嫂子心里紧张起来,买不到醋这年怎么过?她看着挑醋的三娃,心里有了主意。她从东边代销社锁着的铁栅栏门口招呼三娃,并吩咐:“先灌满自家的桶,再装散白酒三斤。”说着让三娃看是否是三斤的票证。三娃一看是二斤,嫂子说,还有你的一斤呢?三娃这才想起,换上衣忘带了。嫂子说:“你就装上三斤吧,我看这醋和白酒很快就会卖没的,过后再把酒票送过来。”嫂子的判断还是正确的,三娃几扁担挑过后,手扶拖拉机上的罐子就空了。二兰只好告诉大家,醋一人只能买三斤,酱油二斤,白酒只能买二斤(票多也不行)。同时,告诉人们正月初三就开门。这样拥挤的状况才有了缓和。

三娃无疑是帮着二兰卖完货等人们如潮水般地退去了,才同她一起收拾关门。二兰给三娃买了几盒太阳牌圈烟、红褐色的秋衣秋裤,又帮助他选择了几张年画以及糖块、黑枣、柿饼子等年货。三娃子帮助二兰卖货的事,早有人告诉了二兰她爸。其实,他对三娃这个经常帮助他家干活的老实后生也没啥意见。那次将三娃逮住反倒觉得他对不住人家娃子。可不逮不

行呀！要是再抓不住人，他就看成庄稼地畔了。他这样的身体，能干这样的轻闲活，也是凭他那哑老婆每年冬天为胡队长一家人织羊毛袜子，人家照顾的结果。

二兰上了将近半年班，表现不错。看着女儿越来越像公社机关吃公家饭的人，二兰爸心里自然而然想让她将来也找个端公家饭碗的人。当他听到三娃帮二兰卖货的事后，心里隐隐约约还是有点担心。他心里想：这个傻丫头，自己好不容易从土坷垃里爬了出来，怎么还要沾染泥腿子呢？就不会考虑吃公家饭的人吗？看着女儿劳累的样子，又是大过年的，也就隐忍着没有询问三娃帮忙的事。

正月初二，他照例要给胡队长拜年。看得出来，今年胡队长见了格外高兴。先是询问二兰在供销社干的怎么样，然后又热心地询问二兰有没有对象。后来胡队长要给二兰介绍公社食品公司的收购员小梁，并悄悄地告诉他，这小梁就是大队梁支书的儿子，而且是梁支书要求售货员要会打算盘的，才选择二兰去代销社的。二兰爸还听胡队长说了小梁的一些情况：小梁比二兰大四五岁，两年前媳妇因为难产大出血去世了，留下了一个女儿。胡队长的话让他喜忧参半：要说人家后生的条件不错，可让二兰进门就当妈，总归是心里不舒服。两人喝了几杯烧酒后，胡队长突然道：“我差点忘了，年前公社和大队领导检查集体粮仓防鼠防盗工作，要求加强队里粮仓夜间看护工作，梁支书直接点名表扬你——身残志不残，责任心强着哩，希望你能参与队里粮仓看护工作。”接着又说：“看仓库苦不重，工分高，多少人要争着干呢。”二兰爸一听乐坏了，赶紧说：“多谢队长和支书的照顾，这让我一家人怎么感谢呢？”“我就知道你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不急不急！你回去和孩子好好协商

一下我跟你所说的事。来来来，干杯！”队长说着又一饮而尽。

当二兰爸带着微微的醉意回到家时，内心那种既兴奋又若有所思的样子，让二兰有了异样的感觉。二兰爸接过女儿端过来的水杯问：“三娃帮助你卖货了？今后还是要听话，离他远些，免得招惹闲言碎语。”然后就把胡队长提亲的事对二兰说了。

二兰这才想起，去年夏天，她和父亲一起到食品公司卖猪时，有一个身材高大，长相老实的收购员，并未在意她家那头改剿母猪，这让她和爸爸一路忐忑不安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特别是在结算时，他那噼里啪啦的算盘声，让略懂珠算口诀的二兰不禁随着他的手指小声读道“一上一，一下五去四……”这位收购员笑眯眯地抬起头来问道：“你也会打算盘？”他爸赶忙说：“就会简单的加减法。”他没有为难他们父女俩，更没有想到还给了一个好的等级，这次卖猪让二兰对这个成稳的大个子收购员有了不错的印象。可是，要考虑嫁给他，二兰还是有点接受不了：一是她心里时不时地还想着三娃，特别是看到他那落魄邈邈的样子，心里不是滋味。二是这个收购员要比她大四五岁呢，更何况还带着孩子，她可不愿意当后妈。父亲看到她那沉闷不语的样子，趁着酒劲就说出了心里话：“年龄大的男人懂得心疼女人，我就比你妈大十二岁。再说了，人家是吃公家饭的，他爸又是大队支书，你能到供销社当售货员还不是人家的帮助？这次大队又要安排我看队里的粮仓，这是社员们挤破头的好差事。咱家的情况你是清楚的，你姐又帮不上啥忙，三兰、四兰还有小后生怎么办？如果这门亲事成了，咱们家所有难事儿就不愁了！你好好想一想。爸也不为难你。可是，你也别让爸妈太为难

了。唉，一家人全指望你哩，二兰！”父亲的话无疑加重了二兰心中的惆怅。

正月初三，代销社开始上班以来，二兰很忙。一直忙到出了正月，来买货的社员才渐渐地少了。这天二兰在清点供应票证时，发现差一张白酒供应票。她想起三娃年前还有一斤散白酒票，下午6点多下班后就骑着自行车过来取。

当她走到三娃家破院烂墙的土屋时，心里泛起一种怜悯之情——要是三娃的父母在世，他正常上高中，家里一定不会是这个样子的。正当她对着窗子喊三娃时，刚刚从“学大赛”——人拉车大干现场收工的三娃，拖着疲惫的身子，正灰头土脸得往院里走。三娃看见二兰，精神一振，仿佛拉了一下午沙土车子的身体突然充了电似的来了精神。他高兴地翻箱倒柜拿出姐姐和哥嫂给他置办的年货——油果子、油饼、麻花、茶食子以及糖块、黑枣等让二兰品尝。二兰用手掰了一下油果子，顺口说道：“都干成这样了啊？”“没舍得吃，一直给你留着。”三娃高兴地说。

二兰是个善解人意的姑娘。她看到三娃打满血泡的双手，怕他洗手沾水，赶快就淘洗毛巾让他擦脸擦手。她从小挎包掏出带来的几包太阳牌香烟和北京饼干以及几个罐头，就招呼三娃赶快吃。看到三娃见到自己这样开心的样子，二兰没忍心告诉他家里提亲的事。她担心回家晚了，被父亲唠叨，拿了酒票就急着要走。三娃胡乱地吃了几口，就送二兰出来。好在天色渐黑，两人推着自行车走了一阵子，在二兰的再三劝说下，三娃才停住了脚步。

二兰心里怕父亲发现她去三娃家，可是，站在大门口看着她从三娃家方向走过来的父亲，还是忍不住的问了一句：“你又去三娃那里了？”“年前，他买酒的票，我去取了一下。”二兰解释着。进屋后，父亲着

急地问道：“小梁提亲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我就是不想当后妈！”二兰答道。弟弟妹妹见姐姐下班回来了，都拥了过来，拿过姐姐的挎包，寻找糖块、黑枣、果丹皮等零嘴。二兰她爸凑在女儿身边说：“胡队长说，人家小梁食品公司在公社还有家属房。虽说带着个女娃娃，也快三岁了。她奶奶抚养呢，不害你们的事儿。我了解了一下，那小梁也是老实后生。再说了，人家关照我看队里的粮仓，说是‘轻差事重担子’，给我挣的组长的工分，比原来多了一倍。还有你在供销社卖货，是多少人羡慕的好工作呢。闺女啊，做人要讲良心！”父亲的这些苦口婆心的话语，二兰是没少听了。让她没想到的是，吃饭的时候，母亲也用她那特有的哑语（只有家人能读懂的）比划着，让她嫁“收猪”的，不让她找“扛锄头”的。说实在的，父母对她的劝说，还真让她把刚才三娃家那破墙烂瓦的情形联系在了一起。只是一想到嫁给一个结过婚的男人，心里一时还迈不过这道坎啊！更何况还带着一个孩子。因此，二兰就又说自己还要再考虑考虑。她爸显然是怕错过这门求之不得的婚事，以哀求的口吻说道：“我的祖娘娘，这条件明摆着，还考虑啥呢？你当你是七仙女。人家已经等了一个来月了，要回话呢。”二兰愤愤地说“我就是还没想好要嫁给一个结过婚的、带孩子的男人。他要是耐心就等，没有耐心拉倒。”

二兰的话让父亲感觉到孩子长大了，由不得自己了，便气呼呼地往队部的仓库走，不曾想胡队长已经在等他了。两人拉话自然就说到了二兰的婚事上。二兰爸如实的告诉胡队长，女儿找个二婚带娃子的，心里接受不了，还要考虑考虑呢，他担心支书的儿子等不急。胡队长理解地说：

“你娃子黄花姑娘找一个二婚男人，放在谁身上也不好接受，你慢慢地开导，不着急，那边我听梁支书说他儿子已经私下了解过二兰的情况了，性格好、又顾家，里里外外一把好手，非她不娶。”一听支书父子都这样评价自己的女儿，二兰爸受宠若惊，连忙说：“你放心，容我些日子，一定会做通孩子的工作的。”

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像春风一样吹遍了西北大地。三娃他们这个盐碱化严重的人民公社，学习大寨“三战狼窝掌”的精神，男青年组成“青年突击队”，拉沙拉土改造盐碱地；女青年组成“铁姑娘战斗队”，打坷垃平整土地。整个正月干得热火朝天。他们像昔阳县大寨大队那样要“改天换地”。这种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对于一个刚刚返乡的十八九岁的中学生来讲，确实是有点吃不消。多亏有哥哥的关照，他挑的担子或者拉的土还少一些。

那天，他到哥哥家吃饭，嫂子把听说了的有人给二兰介绍大队梁支书儿子的事，告诉了三娃。三娃听了将信将疑，他想瞅个机会亲自问问二兰。

过了一些日子，他趁着到大队代销社拉化肥的机会见到了二兰。三娃鼓起勇气问二兰有没有这回事？二兰红着脸低声回了一句“我不想当后妈！”然后，趁人不注意，给他兜里塞了一副白线手套。听了二兰的话，三娃像是嘴里含了块糖，一下子甜到了心里，高兴地扛起一袋袋的化肥，装满套板车返回了生产队。

社员耕作的忙碌被农时节气一个接一个地追赶着。快到了小满时节，二兰的姐姐领着孩子住娘家来了。二兰下午下班后，看到姐姐领着刚满两岁的小外甥，瞅着她那微微隆起的肚子，她知道姐姐这两年来在婆家实属不易。特别是早就从父亲不断的唠叨中，得知姐姐嫁的婆家是很穷

的生产队——分红没指望、吃粮靠返销。而且，父亲常常抱怨姐姐当初不听话，就看上了姐夫长相“俊”，缺吃少穿的不说，早年失去了母亲，连个帮助看孩子的婆婆也没有。二兰并不知道，姐姐这次农忙时节来住娘家，其实是她爸捎话让姐姐来劝说她的。晚上孩子睡着以后，二兰望着姐姐缀满补丁的衣服，想让她明天上午随自己到大队代销社，给她买件的确良衬衣。姐姐说地里忙得很，明天吃罢早饭就坐班车往回走，要是错过了就得再住一天。二兰只好翻箱倒柜将自己穿过的旧衣服，收拾好给姐姐带上。睡觉时，二兰望着姐姐那破的无法再缝补的乳罩，忍不住一把抓了下来，将自己换洗的一件给了姐姐。她这个举动把姐姐感动坏了。

姐姐终于开口了：“我现在的日子过成这样，只怪当初没有听爸的话。那时，大队学校有个民办教师，有人给我介绍。我看不上人家，就嫌那人眼睛一只大，一只小，还常流鼻涕邋里邋遢。后来有人给我介绍你姐夫，浓眉大眼、白白净净的，我一眼就相中了。根本没有考虑生活问题。还是咱爸说的对——漂亮脸蛋换不来白面大米。”

二兰听了沉默了一会儿，说：“队里的三娃同我一起上学时，我们就相好了。他经常帮助我干活，人长得也不赖，老实善良。我就想找一个未结过婚的纯情小伙子。你说食品收购员小梁这好那好，再怎么说是结过婚带孩子的，我心里还是疙疙瘩瘩的，难以接受。”

听二兰这么一说，姐姐觉得她还是单纯的小女孩儿心思。她以一个过来人的经历，开玩笑似地告诉妹妹：“只要有吃的、有穿的，生活就有滋味。吃了上顿没下顿，日子过得跟烂包似的，整天为光景吵吵嚷嚷，哪有心思过夫妻生活？”姐姐向妹妹倒

着自己一肚子的苦水,然后又郑重其事地告诉妹妹:“你要好好想一想:你到代销社当售货员,能挣上公家钱,爸爸又看队里的粮仓,都是人家照顾的原因。实际上我也了解一些小梁的情况,虽说结过婚、年龄也比你大些,但他为人沉稳善良,媳妇难产出事也是很无奈的事。人家住的是机关家属房,捧的是公家饭碗。你嫁过去,说不定还能调到公社供销社呢,这样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多幸福。实际上,结过婚年龄大的男人,才更会体贴女人,更会过生活。”听了姐姐的一席话,二兰不由地将姐姐姐夫的生活与三娃的现状联系在了一起:相同的破墙烂院,一样地整天与土坷垃打交道,相似的破衣烂衫……尽管她在大队代销社干了还不满一年,但她已经习惯了“三尺柜台”那种“养尊处优”的工作了。更何况,这门亲事还能兼顾家里呢。

一种新的认知在二兰的心里逐渐清晰了。沉默了一会儿,二兰又对姐姐说:“要是这样就对不住三娃了。是吧?”听二兰这么一说,姐姐——这个被困顿生活折磨得早已成熟现实的妇女社员,对妹妹的赤纯反倒觉得可笑,她很轻松地回答:“你们是从小一起耍大的同学嘛,相互帮助的友情还是存在的。这和找对象终身大事是两码事。找对象主要是要找条件好的,将来能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不要有感到对不住谁的想法。你在供销社可以帮助他买些东西,这也是同学一场的情分。”听姐姐这么一说,淳朴善良的二兰原本纠结的内心好像轻松了一些。

是的,没有哪一种教育方式比严酷的现实社会教训更有效果!

7月下旬的开镰夏收是社员最劳累的时节。一片朝气氤氲的田野,一个麦浪滚滚花草繁茂的季节,让人不懈地播种希望之梦。由于麦子成熟正赶上“七上八下”雨

水季节,因此,当地人把夏收的紧张称为“龙口夺食”。像三娃这样的青壮劳力,一般都是分配到三(匹)马(或骡子)一套的大胶上,挑麦捆装车或到麦场上堆码大麦垛时往上挑麦捆。小麦全部上场后,就开始摊场打麦,扬场装袋,最后拉到公社粮站就是踊跃交售“爱国粮”。在“大寨精神”的鼓励下,人民公社的社员激情似火。公社的大喇叭,一天到晚充满豪情地广播着各个大队夏粮入库进度排名顺序。由“上纲要”到“过黄河”再到“跨长江”等几个进度档次,号召各生产队既要多交粮又要快交粮,哪个生产队也不想落后。无奈遇到阴雨天,一些积极分子还把队里碾米机用的手摇鼓风机,也搬到场面上吹晾受潮的麦子。

三娃在这场全队社员“顶着酷暑夺夏收”的战斗中中暑了,上吐下泻,喉咙疼痛,头晕发烧。嫂子赶忙请来大队赤脚医生为他治疗。一天不吃不喝的三娃身体很虚弱,嫂子看到他好不容易睡着了,就想给他做碗面条。不曾想听到三娃睡梦在喊“二兰、二兰”,这让嫂子一阵心酸。因为,她早就听说二兰他爸已经答应了与大队支书家的婚事,只是自己的小叔子不愿意相信。三娃喊着喊着竟自己惊醒了,嫂子笑着问:“做梦了?”三娃高兴地回答:“梦见二兰了。”又自语道:“她怎么不来看我?她要是知道了,肯定会来的。”

嫂子转移话题说:“我做碗面条,你吃点吧。”三娃说:“想吃挂面。”嫂子说:“那我就去代销社买把挂面。”一听说嫂子要去买挂面,三娃来了精神,对嫂子说:“你悄悄地告诉二兰,就说我生病了。”嫂子瞟了他一眼,说:“行,就怕她代销社忙,走不开人。”可三娃却自信地说:“她知道了,准会来的。”嫂子心里暗自心疼小叔子的痴情,没忍心当面戳破他的美好心愿。

嫂子在买挂面的时候,顺便告诉了二兰三娃中暑的情况。二兰听得很认真,她承诺一会儿买货的人少了就过来。

果然,在三娃嫂子煮熟挂面的时候,二兰骑着自行车已经赶到三娃家了。她给三娃带来了几包挂面、二斤白糖、一包茶叶,还有一双球鞋。这让三娃的嫂子出乎意料,她赶忙退出来。二兰看到面色蜡黄的三娃,简单询问后叮嘱他要好好注意自己的身体,不要太劳累了。三娃表达了好长时间没见到二兰,想见她的心思。二兰委婉地说:“咱们都长大成人了,不是小孩子了,有什么好想的?也变不成吃的喝的。别胡思乱想,好好养病。”她陪着三娃吃完挂面,说店里没人,还得赶紧回去……

三娃见了二兰,仿佛病好了一大半。眼瞅着二兰给买的那些东西,他心里热乎乎的。其实,二兰已经在寻求机会弥补心里对三娃的愧疚了。

中秋节过后,队里的秋收就基本结束了。趁着农闲,三娃到大队代销社买烟,他有件高兴的事要告诉二兰。原来县上要在他们公社北面靠近白石山的山坡下建个水泥厂,县劳动局在各生产队招工人,要求有初中文化、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由于三娃和另外一个叫二牛的年轻小伙子在“农业学大寨”中的良好表现,队委会推荐他俩当工人。他们已经到大队填了招工表,生产队和大队都同意盖章了。

二兰见到面带喜色的三娃,反倒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她为三娃拿烟的时候,就问三娃:“看你高兴的样子,有啥喜事呢?”“嗯,就是有个好事要告诉你。”三娃神秘地说。

门市部买货的人也少,二兰向同事招呼一声,就与三娃去了后院。三娃眉飞色舞地告诉了二兰水泥厂招工的好消息。二兰听了也高兴,但想起前几天,在父亲逼

迫下,她已经勉强地答应了与大队支书儿子的婚事,三娃的好消息多少也让她心里有些酸楚。看到二兰这种微妙的表情变化,三娃有点不解地问:“我当工人你不太高兴?”

老实善良的二兰怀着复杂的心情,低着头向三娃讲述家里逼着她与小梁成婚的事。三娃虽说听了有些突然,但毕竟嫂子之前跟他说过几次,心里还是有所准备的,只是喃喃自责地说:“你怎么早不告诉我?你说你不当后妈,我还不如个二婚男人?”

二兰听罢,泪珠禁不住在眼眶里打转,她向三娃解释道:“其实,前几次见你,我就很想诉说内心的苦闷。可一看到你那疲劳的身体和生病的面孔,我就不忍心告诉你让你痛苦难受。今天,听说你要到水泥厂当工人了,就要远走高飞了,不得不告诉你了。希望你在工厂找个吃公家饭的对象,我是没有陪伴你的福气了。”说着说着二兰竟抽泣起来。

唉,要说这对青梅竹马的少男少女没感情,那是不符合事实的,但现实的生活不得不让她做出更加务实的选择。

二兰擦着眼泪接着说:“你知道我是多么反感这个死了媳妇的二婚男人,跟他结婚,在我心里就如同从死人的身上扒下了一件衣服,又披在身上一样恶心。我心里只有你。可是,你知道吗——我是怎么到供销社代销点当上售货员的?我爸又是如何看了队里的粮仓的?这都是梁支书他们关照我们一家的结果。我弟妹多,父母又都是残疾人,父亲总是反复逼着我答应,你说我不答应,又能怎么办?”说到伤心处,二兰竟哭得呜呜的,宣泄内心的委屈。这一下子让原本内心失落的三娃一时慌了手脚,竟不知如何是好。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我知道你的苦处,明白你

的为难。别难过,别太难过了……”不停地劝说安慰二兰,还掏出他那发黑的手绢不停地为二兰擦泪。是的,除了三娃,二兰那积蓄已久的苦闷心情还能向谁倾诉呢?

二兰通过向三娃的哭诉,心里像是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然后又嘱咐三娃到了水泥厂要注意安全:“你年龄还小,只要好好工作,在工厂会有比我更好的姑娘等着你。咱们做不成夫妻,还是好朋友、好同学嘛。”这一对花季般的少男少女,在那个物质匮乏、情感纯真的年代,他们为失去的真挚情感伤心遗憾,尽管他们不曾手拉手,更未嘴唇相吻,但曾经的纯真爱情足以让彼此刻骨铭心。三娃想要克制突如其来的心潮汹涌,却不料已经热泪盈眶。

再见了,三娃和二兰的纯真初恋!

知道三娃即将当工人了,二兰在代销社为他准备了牙膏、牙具、毛巾等洗漱用品,还有他喜欢抽的太阳纸烟、罐头、挂面等生活用品。这让她的同事好奇地询问:“是你弟弟吗?”二兰顺口回答:“是的,我的亲弟弟。”三娃脸一红也就没吭声。

三娃一边出工劳动,一边耐心地等着进厂的通知。直到两个星期之后,二牛约他一起到县医院进行入职体检时,他才知道体检名单里没有他。哥哥领着他到大队询问,得知县劳动局在公社中学调取他的学生档案时,发现他的档案中有“因偷窃集体庄稼取消推荐上高中资格”的记录。由此,将三娃学生档案及招工推荐表一并退了回来。大队支书对三娃这次招工“煮熟的鸭子突然飞了”的结果也十分惋惜,就安慰他和哥哥“别泄气,好好表现,以后还有机会。”

从大队回来后,三娃一下如同跌入万丈深渊。他多么渴望离开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产队,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闯一闯。可是,一次不经意间的烤豆荚、玉米

棒子让他不仅失去上高中的机会,还连当工人的资格也丧失了。尽管哥哥多次开导他:你还小,以后有的是机会。只要好好出工劳动队里还要推荐的。可是,自卑敏感的三娃从那以后,总觉得低人一等,不管遇到谁,总觉得人家好像在讥笑他这个“落选了工人”的偷窃犯。好不容易淡忘了的“偷窃庄稼”的事,如同冬眠在心里的一条毒蛇,又让“招工落选”彻底唤醒了,不断地撕咬他那单纯幼稚的心灵,他时不时地感受到悔恨、恼羞、痛苦、沮丧。三娃完全没有了出工的心思,整天躺在破坑席上不是唉声叹气,就是迷迷糊糊的睡觉做梦。三娃感叹命运对自己的不公:学上不成、工人当不了、从小处了个“相好的”也被别人“逼”走。再想想自己饥一顿饱一顿的光景,整天汗流浹背的繁重劳动,破衣烂衫蓬头垢面的形象……自己的出路在哪里?生活有何意义?三娃,这个初中毕业的农村孩子,面对自己身处的困境,他的脑海中开始闪现出一种渴望改变现实的信念:自己不甘心一辈子与灰头土脸的土坷垃打交道,想参军,想当工人,还想上学……可这些梦想总是被“偷窃庄稼”的罪名击得粉碎。三娃不愿再在生产队待了,他没有信心、没有希望,只有沮丧和痛苦。他想走出去呼吸外面的“空气”,可又出不去。这种理想和现实的严重冲突,使他焦虑不安,烦躁失眠。哥哥几次来催促他出工劳动,出工考勤缺得多了,队里是会扣口粮的。无奈,三娃无精打采地扶犁出工了。由于他对耕牛脾性缺乏了解,加之心里郁闷,神情恍惚,出工犁地不到三天,没有把犁掌控好,犁头划伤了耕牛的后脚。想吃牛肉的社员说:“这次大黑牛后腿板筋让三娃给放断了,这头牛废了,能分牛肉吃了。”心痛这头好耕牛的社员说:“只是划伤脚,到公社兽医站包扎伤口,会

没事的。”是的,这可是队里最好的一头耕牛,队长后悔不该把这头牛分配给没有犁地经验的三娃使唤。他马上派民兵队长带上队里的手扶拖拉机去公社把兽医请来。兽医检查后说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是把皮肉划破了,只要按时换药,伤口就会好的。原本胡队长打算让三娃每天照顾大黑牛,按时给它换药洗伤。可是阶级斗争警惕性极高的民兵队长,悄悄地提醒队长:这次三娃犁地伤害大黑牛,可不是那么简单——他上高中没让走,当工人又不让走,是不是存在报复心理?你看他愁眉苦脸、满脸旧社会——像不像地主阶级有深仇大恨的样子?这种人还是要在生产实践中加以改造。听民兵队长这么一说,胡队长再瞭三娃一眼,觉得有理。民兵队长趁机说:“我们这几天人拉车出棚圈粪土的人手不够,就把三娃放到我那里吧,我监督改造他。”队长点头同意,但告诉民兵队长三娃还是个二杆子后生,别把他累垮了。

三娃就跟着民兵队长开始了又脏又累的牛棚、马圈、驴骡圈、羊圈等生产队饲养牲畜棚圈的粪土清挖拉运工作。由于这些棚圈粪土一年只清运一次,工作量大;必须赶在封冻之前清挖彻底,时间也比较紧。往往都是组织队里的青壮劳力人拉小胶车抓紧清运。清运出来的粪土常常是堆得像小山似的,待到来年开春,就是农田地里最好的农家肥。三娃怀着不慎划伤大黑牛的愧疚心情,竭尽全力地挖粪拉车。劳累的汗水与飞扬的粪土使他每天臭汗一身。更为要命的是,民兵队长特别“关心”他,无论是上粪土还是拉车都往他跟前凑,拧得三娃咬牙坚持,筋疲力尽。

今年三娃所在的公社在交售爱国粮的比赛中,超额完成了任务,受到了县革委会的嘉奖。但公社所在地的奋进大队接

连发生了2起社员偷盗秋粮的案件。先是奋进五队出现了一个社员晚上到队里的麦场去偷玉米棒子。尔后,奋进二队出现的一个社员趁着扬谷子的机会将裤管里装上糜子,多次“解手”让组长发现。更令人震惊的是,临近小雪时节的时候,红光二社的38岁光棍汉田锁子在深夜翻墙进入食品公司的大院,偷了一颗猪头和两袋子红薯干,第二天一早就让公社武装部的特派员“打踪”给捉住了。经过严厉审讯,他还承认了之前经常翻墙入食品院内偷羊头、羊肠子、猪蹄、猪肝肺等多起做案行为。这个老实巴交的贫下中农,竟然是隐藏在公社社员中的盗窃惯犯。结合近期出现的多起偷窃和封建迷信等案件,公社武装部决定在开展冬季农田大会战之前,要搞一次整治批斗大会,严厉打击破坏社员和集体财产的偷窃行为,让一些“毛手毛脚”的坏分子引以为戒。同时,也使外出挖排干的民工放心出工参加会战。公社武装部原则上要求各生产队上报反偷窃反迷信的案例。具有典型性的,可以考虑批斗游街示众,一般情况的就参与陪同示众。

队里的民兵队长别看他不满30岁,可阶级斗争的觉悟不低。他马上向胡队长汇报了公社武装部和大队民兵连的要求,并提议把三娃子偷窃玉米棒子和杨仙女请神看病的案子上报。三娃的事胡队长是知道的。杨仙女只听说“顶大神、看百病”。他问民兵队长有啥情况?马队长简要介绍了发生在杨仙女身上的封建迷信行为:队里安大娘的孙子夜里突然肚子痛,安大娘就让杨仙女请神讨仙药吃。幸亏在为队里庄稼浇水的儿子回来得及时,看到疼痛不止的孩子赶紧送公社卫生院,一检查是急性阑尾炎,马上手术才转危为安,否则,后果不敢想象。民兵队长接着说:“有人反应,这个‘杨仙女’看到天空中出现了异样

的云彩,竟神秘兮兮地说‘天上三环套,地下人头落!’利用封建迷信,蛊惑人心,制造动乱,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队长听了不再言语。说到三娃,民兵队长也振振有词:据他观察三娃一年来,劳动改造的效果不太明显,还存在着好逸恶劳、拈轻怕重等个人享乐主义思想。就拿最近来说,没能当上工人就消极悲观;挖粪拉车总是嫌粪脏怕车满。队长听了后说:“刚返乡的学生娃子都一样,慢慢来。不过你们帮助他促进一下也有好处。”这样,干革命工作作风风火火的民兵队长,就将杨仙女和三娃作为批斗预备对象,向大队和公社武装部上报了。为了让批斗教育使本人心服口服,也利于他能很好的掌控批斗过程,民兵队长决定先在生产队青年、团员、机干民兵中开展一次预先批斗会。

民兵队长分别找了本人谈话,要他们有思想准备,会上要勇于承认错误,善于谈深谈透错误思想认识,主动争取组织和同志的帮助,尽快早日回到群众中来。

三娃一听到“偷窃庄稼”一事,仿佛有了心理条件反射似的,悔恨、愤怒、痛苦、焦虑、烦躁等不良情绪同时涌上心头。他以恐惧和疑惑的目光看着民兵队长,仿佛变了形的脸颊上浮现出一丝深奥的冷笑,这让民兵队长不禁打了个寒颤,难免有点怪异的感觉,于是马上安慰道:“三娃,这对你有好处。主动接受改造,就是人们说的‘坏事变好事’。”也许三娃子太想把这个压抑得他喘不过气来的“偷窃玉米”帽子摘掉,于是说:“我要往深刻里检讨哩!”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终于有空的民兵队长通知了将近20名基干民兵、青年、团员等参加深入检讨批评会。“顶大仙、治百病”的杨仙女因其母突然生病回娘家去了,只好就让三娃一个人检讨批评。哥哥得知后,心里直骂民兵队长,不放心地来

到了会场。

他一进门就看到三娃站在那里,情绪激动:“我的私心太重了,竟偷了队里的玉米和豆荚,但不是我一个人有私心,还有几个人也有私心,他们的私心更重,偷吃的次数比我还多,丢下我就跑了……”听到这里,民兵队长吓坏了——之前一直承认偷窃是一个人所为,怎么又说几个人?这可是他自己办得漂亮的案子,怎么能够出现新的案情呢?他赶快打断三娃的话:“往深处检讨自己的私心问题!”听他这么一说,三娃停顿了一下,他淡漠的脸色如石像一样呆板,目光愤愤地盯着地面,又说:“‘斗私批修’太重要了,我的私心太严重,去偷庄稼,多么的渺小……人家大队书记一心为公——儿子到食品站当收购员,我与他比起来就是贪吃的猪;队长女儿到学校当老师,献身大队教育事业;大队民兵连长推荐儿子到地质学校为国家找矿……我比起他们真是太渺小了……”民兵队长听到这里,急忙打断三娃的话,说“三娃检讨得很诚恳很深刻,就到这里吧。看一下其他人还有没有发现他别的问题?”三娃难得听到民兵队长的夸奖,激动不已,还举起了拳头,表示一定痛改前非……三娃哥担忧地看着苍黄而消瘦的弟弟,忍不住上去拉着他说:“行啦行啦,走吧!走吧!”

唉,社会这个大熔炉啊!三娃这个初中毕业生,经历了一年的春夏秋冬之后,已经变得身体憔悴、神经兮兮的了。

会后,民兵队长改了主意。在他看来,三娃是不适合上报到大队和公社去的。这个有点文化的“半吊子”,一受刺激,在大庭广众之下,指不定会说出什么话来。最后,他和队长商量说,三娃认识已经很深刻了,就把“杨仙女”报上去了。

过了几天,队里让三娃的哥哥到火车

站货场为大队小学拉煤。这是个能够挣到现钱的不错差事。三娃哥哥在队里是公认的赶车老把式。哥哥向队里提出请求,让三娃跟他一块去,队长答应了。哥哥看着身体越发削瘦的弟弟,心想挣点现钱也好让弟弟置办件衣服,买点肉吃,补补身子。大队距离火车站煤场 50 多里,兄弟俩赶着一套三驾马车,两天一个来回。路上,三娃向哥哥诉说了自己不想在队里待的想法,想到外面,即便是到煤矿下井或者到部队喂猪也行。哥哥觉得他的想法不现实,参军挖矿等这些好事队干部都争抢不过来呢,哪能轮上咱家?三娃坚持地说:“那我出去到工地上搬砖头、扣土坯子总行吧?”哥哥又说:“咱队里这么缺劳动力,怎么会放你走?你要是偷着走了,你一年的口粮就一斤也别想要了。再说了,你现在出去坐车住旅店找地方干活都得有大小队、公社的介绍信才行,否则你出去以后就是‘黑人’‘盲流’,派出所把你弄起怎么办?别胡思乱想了,好好挣工分,年底分点红,我和你嫂帮你找个对象成家算了。”三娃仍然坚持想到外面去闯一闯,看看外面的世界。在哥哥看来,三娃确实变得有点不着调了。

就在第二天,他和哥哥赶着煤车从公社机关的大街上往过走的时候,迎面走来了游街示众的队伍。田锁子后背上背着一颗猪头,胸前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盗窃惯犯田锁子”,两边还吊着两串地瓜干。后面还跟着他们村的杨仙女,胸前也挂着纸牌子,上面写着“牛鬼蛇神”。还有他不太熟悉的几个人……这可把三娃吓坏了,他不敢抬头,担心被别人发现,紧紧靠在哥哥背后。

当三娃和哥哥再次来到火车站煤场,看到远远驶来的列车时,他情不自禁地唱起了《火车向着韶山跑》:“车轮飞,汽笛

叫,火车向着韶山跑……毛主席呀毛主席,您的教导永记牢……”哥哥看到三娃见了火车手舞足蹈的样子,以为他没有见过火车,太高兴了。可装上煤往回走的时候,三娃又朗诵起了贺敬之的《回延安》:“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白羊肚毛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延河来……杨家岭的红旗啊高高地飘,革命万里起高潮,宝塔山下留脚印……”只念过一年级的哥哥,只觉得弟弟吟唱得好听也朗朗上口。在返回的路上,三娃一会儿向哥哥提出想去韶山,一会儿又想去革命圣地延安……哥哥也仅当他随便说说而已,可三娃却是认真的。三娃和哥哥四天拉了两趟煤,学校给他们挣了 24 块八毛钱的现金。哥哥给了他 16 块钱,让他买些衣物和好吃的,改善一下生活。可三娃一分也没舍得花,他要用这些钱到远方寻找梦想。

这天下午六点多,好久不见的二兰过来看他。她原本听说三娃没能进工厂,就想过来安慰一下他,由于母亲生病了,一直没能过来。三娃见了二兰,眼里透出几多迷茫,望着窗外迷蒙的天空发呆。他喃喃自语地告诉二兰,想到外面闯一闯。善解人意的二兰,也能理解他。她知道三娃心里积郁了太多的悔恨、委屈、痛苦,心想出去转转、解解闷也可以,就说:“出去散散心也好,别走太远,就到县城买些新衣服、吃点好吃的就回来吧,我过阳历年结婚,到时候你可要过来喝喜酒。”三娃嘴上说着祝福,可心里却是满腔的失落。聪明的二兰很快就有所察觉,就嘱咐三娃说:“你要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队里劳动也养活着一大群人呢,咱的父母不都是这样过来的。”三娃接过话茬:“我的梦想在远方!再在生产队待下去,我会窒息的。二兰,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到外面闯荡?”二兰

听他这么一说,只当三娃在说胡话,抬头看了他一眼说:“我不像你自由自在,想走哪儿一个人能决定。我身上背负着父母、弟妹、家庭的各种负担和责任,就是想跟你走也身不由己。”二兰一边说,一边从挎包里拿出给三娃带来的物品:红色的背心、红色的裤头、一身兰色的厚秋衣以及一双高帮子军用球鞋,还有一些糖块、黑枣、花生等零嘴。

三娃不肯收衣服,让她留着给她的女婿穿。二兰说:“我才不管他呢!”这让三娃很激动,他从板箱里拿出了母亲临走时留给他的一个银手镯,递给二兰,让她就当自己陪伴在她身边。听三娃这么一说,二兰痛快地直接戴在手腕上。三娃兴奋地告诉她自己一定要到外面闯闯,如果找到了“世外桃源”,就回来带她一起出去。理性而现实的二兰,自然不会像三娃那样相信有所谓的“世外桃源”,在她看来,三娃顶多到县城逛一逛就会乖乖地回来,接着扛起铁锹照旧出工劳动。望着三娃信心满满的要出去闯一闯的样子,二兰又从自己的花手绢里拿出5元钱和2斤粮票,一定要三娃收下,并叮嘱他出门要注意安全。怕父亲担心自己的二兰,匆匆与三娃道了别。送走二兰后,三娃抚摸着二兰留下的衣物,心里空落落的。她原本是自己的心上人,可如今要变成别人的媳妇了。他也明白这是生活所迫,让二兰不得不做出的选择。这让他更加渴望到远方寻找未来,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眼瞅着自己的心上人与大队书记儿子婚期的日子一天天的临近,三娃的失落感愈发严重,觉得待在家里就会愈发痛苦难耐。三娃有点坐立不安了,仿佛远方的梦想在向他召唤。他揣摩不定的沧桑感、漂泊感引起了自己心底的灵魂颤抖,远方究竟在哪里啊……

在一个冬季清冷的早晨,三娃终于出发了。他既没有告诉哥嫂,也没有向生产队请假。他穿上二兰给他买的衣服和鞋子,揣着他拉煤挣的钱到公社坐上了去县城的公共汽车。坐在班车上,他心里盘算着去哪里?一会儿想去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一会儿又想去革命圣地延安。这些都是他从革命的“红宝书”朗读中得出的想象,他渴望在革命的洪流中得到锻炼得到成长,得到温暖,不再被压抑和被歧视。在接近中午的时候,他从县城汽车站走了出来,然后到附近的国营食堂花了八毛五分钱,要了一斤猪肉水饺。美美的饱餐了一顿,让他觉得城里的国营食堂干净卫生,饺子的那个香味也是从来没有吃过的。他心情很好地来到火车站售票口买火车票,售票员向他要大队的介绍信,没有介绍信的三娃只好悻悻地离开了窗口。就在他无意识站在台阶上向西一瞭时,看见西边老远熟悉的煤场,心里一喜:到车站的卸煤场看看,能坐上拉煤车也是不错的选择。他加快脚步,沿着围墙径直向西走过去。

三娃向西走了一里多路,终于看到了他前段时间熟悉的煤场入口。看门的老大爷见是三娃,就点点头让他进去。他又沿着铁轨往西走,看到离煤场不远处有几个孩子提着小桶沿着铁轨捡煤球。他走近一个八九岁样子的男孩询问:“小弟弟,你捡这干什么?”“生炉子取暖用。要是捡不到煤球,奶奶的手就会冻肿的。”多么乖巧的小朋友——三娃无疑被孩子的回答感动了。他看到周围有不少的煤球,就帮助孩子拾了起来。小男孩自然高兴了,告诉三娃说,奶奶说越往西边走,煤球就越多。三娃问他为什么,小男孩说火车快进站时要刹车,一刹车,车一抖,煤球容易掉落,但这也危险,奶奶不让过去。三娃问:“奶奶

经常和你们一起捡吗？”“嗯，她提着大桶往回送去了。”小男孩说着回头看远处六七岁的小女孩，大声喊“妞妞过来！”他告诉三娃：妹妹今天穿了妈妈给做的新鞋，说是卡脚，走不快。小男孩聪明伶俐，很是可爱，三娃不由得便问：“你长大想干什么？”“我长大就想挖煤，让家里堆好多好多的煤球，再也不会冻烂手脚。”三娃听了有点好笑：“那你知道煤矿在哪里吗？”“奶奶说卸完煤的火车往西走到尽头就是煤矿。”三娃心想：我要是搭上一节卸了煤炭的火车皮，那就一定能够到达煤矿。那样，就会实现当煤矿工人的梦想！想到这里，他明白要想方便扒火车，就得离货场近一些，而这里已经是火车出站后的加速地段了，怪不得他奶奶说这里危险呢。三娃就招呼小男孩往回返，离妹妹有点远了。正当他们边捡边往回返的时候，突然，从东边传来火车的长鸣声，铁轨上捡煤球的孩子一下子四处散开，只见小男孩的妹妹趴在那里哇哇大哭，三娃迎着对面开来的列车飞箭一般地冲过去，在火车冲过的刹那间，将女孩推出了铁轨。三娃的左腿和左胳膊被碾压在了铁轨上……

当周围的大人孩子目睹了这悲壮的一幕，围拢过来的时候，三娃已经昏死过去。小男孩儿扑上去一声又一声地喊着“哥哥，哥哥……”有人问小男孩儿，他是你的哥哥？小男坚定地说：“嗯，他是为了救妹妹！”也许是小男孩儿不断的呼唤，也许是肢体重创后的剧烈疼痛，三娃终于睁开了双眼。看着泪流满面的小男孩，三娃有气无力的安慰他：“别哭，哥哥没事的。

挖煤工人可不能哭！”小男听到后大声说：“哥哥，我不想当挖煤工了，太危险了！”三娃却认真地说：“我想当煤矿工人！”然后，又断断续续地说：“我没想偷庄稼……快救女孩……”当有人终于想起该问他是哪里的人、家里人是谁等相关情况时，三娃语言已含糊不清了：“跃、跃进、大队、三娃、工人、二兰……”又陷入了昏迷状态。车站来了救护车，三娃被送进医院，但终因伤势过重、失血过多再也没有醒过来。时间定格在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一个阴冷的冬日下午。

岁月匆匆而逝，已经60来岁的二兰在省城为儿子带孩子。她经常在社区的图书馆里阅读各种书籍。当读到“这个世界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时，她就会想起自己的初恋——三娃，这个纯真善良的少年。二兰觉得他也许才是这句诗的最早践行者。为了实现生命的梦想，他是多么渴望诗与远方，为了拯救一个女孩，他是那样毅然决然挺身而出，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每当二兰往返家乡，流连于成千上万的人进进出出的火车站时，也会自然而然地想起三娃，想起一个心里满怀激情而面孔略显迷茫寻求发展空间的青春少年，眼前还会浮出他奋不顾身冲上铁轨勇救女孩的情景。看到南来北往的高铁动车，她知道车箱里载着许多正在寻找诗与远方的人们，而车轮上应该还有三娃那舍生救人和执着寻找诗与远方的非凡灵魂！

[组稿编辑 何立亭]

## 盲流韩三犟

■梅 伟

引子：韩三犟是我在内蒙古时认识的朋友，生性倔强，好认死理儿，可是心里没有一点脏东西。几十年了，我们一直有来往，直到今天……

### 一

韩三犟总跟他爹尿不到一个壶里，他爹说东他说西，他爹说吃干的他说得吃稀，反正这爷俩儿就是对着干，从没有说到一起的时候。

村里人都说是三犟的不是，三犟却说是他爹的不是。村里人问：“那你说你爹哪里不对？”

“哪里不对？哪里都不对。就说夜黑晌吃饭不让吃干的，就让喝稀饭，人在地里干一天活受得了吗？驴干一天活夜黑晌还得给二斤黑豆吃吃呢。”

村里人说：“那咱村谁家不是这样，家家都是夜黑晌喝稀的嘛。”

三犟马上瞪大了眼：“喝稀的喝稀的，还没吹灯肚里那点儿稀的就尿没了，一晚上就听肚里呱呱叫了。”

村里人叹口气说：“谁让咱村穷啊，不喝稀的你家的粮食能吃到秋粮下来？你爹总是你爹，你是他小，他说的就对的嘛，你不听他的听谁的，你才几岁岁呀。”

几岁岁呀？三犟瞪起两只小眼儿说，“我都十六了呀，我也能下地了呀，我一天不是也能挣五六个工分了吗？怎么我就非听我爹的呀。”

村里人就笑，说：“你是他小，他是你爹，你不听他的听谁的？”

“我就不听他的。”

村里人笑得更厉害了，说：“那你不是他揍的？”

“你才不是他揍的哪。”三犟生气了，扔下一句愣话撅达撅达地走了。

村里人满脸的笑就凝固在脸上，看着远去的三犟没有一点脾气。

村里人心里有气，就对三犟的爹说了这事儿，三犟爹就对人家赔不是，还把人家叫进家里喝水，让人家抽旱烟。村里人临出三犟的家门还说：“你那个犟小跟谁都犟，谁的话也听不进去，那还行啦，真要好好管一管啦，不然以后连饭也吃不上了。”

晚上，三犟爹就对三犟说：“你谁的话都不听，你到底听谁的？”

“我想听谁的就听谁的。”

“人家说啦，你要再这样下去，总要到吃不上饭的时候。”

“吃不上饭？”三犟笑了，“明天我就走，离开这个穷家，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我

就不信,这么大个世界,就没我一口饭吃?我走了别想我,看我吃得上饭吃不上饭。”说完,三翠扭头睡觉去了。

三翠爹心里一颤,这货,闹不好明天真要闹出事情来呢。

第二天早上,三翠爹没等天亮就起了炕,走到三翠的屋里一看,不禁大惊失色,三翠这小子果真不见了影子。三翠爹拍着大腿叫了起来:“啊、啊、啊,这个翠种,真个是走了,真个是走了!”

三翠娘闻声也跑进来,看看没了三翠便号啕大哭起来,边哭边数落:“儿呀,儿呀,你小小的年纪,身上一分钱没有,一两粮票没带,你怎么吃饭呀。啊,啊,你还不饿死在外面啊。”

三翠爹叫了两句,看看没什么办法,只得停止了喊叫,急急地跑到大队支书家里报告去了。

韩支书还在搂着老婆睡觉,听到急促的拍门声不知出了甚事情,起身来开了门,见是三翠爹便问:“咋啦,大早上的就这大呼小叫的,死人啦?”

“三翠丢啦,三翠丢啦!”

“三翠丢啦?”

“丢啦丢啦,这个翠种,不能说啦,说一说就走啦。”三翠爹把昨晚的拌嘴经过说了一遍,懊丧地蹲在了地上。

“不能吧,就这么几句话,三翠他能离开家?他能去哪,一个小孩子嘛,离开家还不饿死在外头?”

支书让三翠爹再等等看,没准儿到吃饭的时候就回来了。三翠爹也没别的办法,只得离开支书家,一路四边张望着,盼着能看到三翠的身影。

三翠没等天亮就起了身,喝了几口水,就顺着村里的小路走到了大路上。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去,便信马由缰地走

着。路边的玉米地绿油油的,玉米棒子已经长出了长长的淡紫色胡须,有的棒子咧开了嘴,露出了里面一排一排的黄粒粒。山风轻轻地吹过来,吹得玉米杆子唰唰响。

太阳离开山顶的时候,三翠就感觉到肚里呱呱叫得厉害,饥饿的感觉就异常强烈起来。他向四周张望,大山里面除了一片一片的玉米地,没有甚其他的东西。哪有可吃的呢?这时,三翠想起了娘,想起了娘每天夜黑晌为全家熬的那锅稀饭,嘴里不由自主地有了口水。

太阳又升高了一截子,把近处远处的山岭照得错落有致,明明暗暗的。特别是阳光下的远山,更是让三翠感到神秘,他总想知道远山脚下到底有些什么,那里的村子和自己的穷山村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也是每天夜黑晌都喝稀饭?在胡思乱想中,三翠有了一点点幻想,远山脚下的村子肯定夜黑晌不喝稀饭,肯定吃干饭。

离开家已经有几个钟点了,离那座远山也近了许多,也看到了那座远山脚下小山村里冒起的几缕炊烟,该是吃晌午饭的时候了。看到慢慢向天空飘散的炊烟,三翠的肚子更加强烈地感觉到饥饿,身体也感觉发软,几乎没有了再向前走的力气。在这个想法产生之后的一瞬间,他竟有了想转身回家的感觉,他又一次想到了娘熬的稀饭,虽然不愿意喝,但那毕竟可以撑圆自己的肚子。

这个想法的出现让三翠吃了一惊,而且感觉很不好意思,虽然独自身在旷无人迹的大山之中,他还是觉得羞愧。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出尔反尔,说话不算话,这可不是自己的脾气。

三翠恨不得大声骂自己几句,也恨不得打自己几下,可是这时不争气的肚子偏

偏又叫了起来。

难道自己真要被自己的肚子送回家吗？

想到这里，三犟的犟劲儿又猛然从心里冒了出来：他娘的，我就不信，天地这么大，就没有一个让我吃饱肚子的地方？我就不信，吃饭就得依靠爹娘？就得天天喝那夜黑响的稀饭？

三犟看着山路旁边玉米地里的嫩玉米，几次想去掰个玉米吃，可每次都想起爹说过的话，生产队的东西是一个玉米粒也不能往家里拿的。既然一个玉米粒都不能拿，那么想吃个嫩玉米就更不行了。

可是肚子却是个不争气的肚子，在顶头太阳的照晒下，一阵紧似一阵地叫唤着。更要命的还不是肚子的叫唤，而是身体的软弱无力，直接影响到三犟要寻找能够吃饱肚子的那个美妙地方的行动。

已经看得见那个冒着炊烟的小山村了，三犟仔细观察小山村的樣子，觉得和自家的村子没甚两样儿，也是一样的土坯房，一样的小山村，一点特殊的樣子都没有。

他猛然觉得失去了心中那一点点的希望，他觉得这个小山村夜黑响一定也是喝稀饭。

三犟一下子躺在了玉米地的斜坡上，觉得一点力气都没了，只想吃东西，哪怕吃草也行。他想睡觉，他闭上了眼睛。但是肚子饿得厉害，甚至有些疼痛，那种肚子饿的疼痛让他睡不着，心里只想到吃、吃、吃，只要能咬得动的东西都想往嘴里塞。

微风吹动着玉米杆子，唰啦啦的声音使三犟睁开了眼睛，一个硕大的玉米棒子微微晃动，似乎在向三犟点头。玉米棒子已经咧开了嘴儿，露出了两三排整齐的黄黄的玉米粒儿，玉米粒儿上的一络玉米须，像

是一个正在微笑的和蔼老头儿的胡须。

可是三犟更在意的还是那几排嫩黄的玉米粒，他知道，那东西能填饱自己的肚子。

饥饿的肚子又叫唤起来，这呱呱的声音让三犟有了想法，就掰几个玉米吃吧。当他向玉米伸出手的时候，他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声音：贼！

贼？！这个念头使三犟伸出去的手缩了回来。我家几辈子都受穷，可是没有出一个贼人，到我这儿可不能出个贼人啊，那样就会辱没了先人啊！他把手放回处，继续忍耐饥饿的煎熬。

肚子里的饥饿感越来越强烈了，但三犟忍了一次又一次。

当太阳到了天空正中的时候，三犟的肚子已经开始连续地呱呱叫了，就是说三犟已经到了不能忍受的饥饿程度。他的手在向玉米伸出去几次之后，饥饿终于促使他有了行动。这会儿的三犟一跃而起，伸手就把那个硕大的嫩嫩的大玉米棒子掰到了手里，又几下子撕开玉米皮，急急地低下头去，张开嘴大啃起来。

太香甜啦，太好吃啦，太美味啦！

终于吃饱了，三犟不知道吃了几个玉米棒子，摸摸自己已经鼓起来的肚子，沉浸在从来没有过的幸福之中。

三犟娘已经哭泣了好几天，滴水不进。三犟爹看着三犟娘，默默无言地吧嗒着烟袋，眼里也满是泪水。他很是后悔，他知道儿子是个犟货，是个招惹不得的东西，却无意中招惹了他。现在，三犟爹跑遍了四周的村子，到处打听三犟的下落，可是没有一个人看见，都说不知三犟到什么地方去了。三犟爹不愿回家，他不愿面对三犟娘的眼泪，他一看见三犟娘的眼泪心里就发酸、就疼。

街坊们也陆续来过,但他们除了说些宽慰的话之外,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有两个三犟的好伙伴儿,还去了更远的村子打听,也没有什么结果。

又是几天,三犟仍然没有消息,村子里的人们也不来了,三犟家的院子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三犟爹由怜到怨、由怨到恨,竟然站在三犟娘的面前大骂三犟:这个犟货,这个犟驴,我这个当爹的就说不得他了?找不着好啊,就让他死在外面,还省了一份口粮。

三犟娘一听又哭了起来:“他爹啊,你再去打听打听,你好歹也养了他十几年啦。他是死是活,咱们好歹也得见个尸首啊。”

三犟爹恨恨地敲了敲烟袋,起身走出家门,眼里不由自主地流出了泪水。

## 二

可能是在三犟离开家二十四五天的时候,他看到了一座比自己家的小山村大得多的村子,有几座楼房,有几条街道,人也比村子里的人多多了,还能不时看到几辆奔驰而过的汽车。有人告诉他,这是海勃湾。

三犟一大早就踟躇在海勃湾的街头,看着街上稀稀拉拉走过的行人,不知道自己今天能不能吃饱肚子。每当肚子呱呱叫的时候,他就想到了家中的稀饭,有时也想到山中的玉米,他觉得那玉米是他吃过的最好的东西。站在街上,三犟胡思乱想中还几次想到了偷,他想去饭馆偷几个馒头,要不就偷几个烧饼,最好能偷点剩菜,觉得剩菜一定非常好吃。这个想法让他有种心悸的感觉,但每次饿了的时候这种想法就会不由自主地出现在脑海里。三犟对偷的想法非常害怕,怕自己一不留神就做

了贼人;他又一次认为自己是个好人,不是贼,根本就不可能去当贼的,他家几辈子就是再穷也是良民百姓,从没有出过一个做贼的。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三犟走投无路、真真没有办法的时候,一个四十多岁的壮汉走到他面前,问他是甚地方的人,来海勃湾干甚,现在住在甚地方。三犟看着壮汉心里有些害怕,但他还是老实地回了人家的问话。那壮汉说:“你愿不愿意跟我去干活?保证你有饱饭吃。”

一听说有饱饭吃,三犟一下子蹦了起来,大声地喊道:“我去我去,有饱饭吃我干甚都去!大叔,我甚都会干,你说干甚吧?”

壮汉使劲儿拍了拍三犟的肩膀,又用力压了一下,说:“行啦,你跟我到窑场吧,到了窑场多卖力气,吃个饱饭还有问题?”

“到窑场干甚?”三犟睁大眼睛问。

“摔砖坯、装窑。干得了吗?”

“大叔,你瞧我这胳膊,多粗。”

壮汉捏了捏三犟的胳膊,笑了:“拿上你的东西,咱到窑场去。”

“我甚也没有。”三犟低下头说。

壮汉叹了口气说:“唉,苦孩子。走吧,跟我到窑场吃个饱饭吧。”

窑场坐落在一片荒原上,一望无际的荒原上只有两座砖窑矗立在那里,冒着淡淡的青烟。窑场上码放着一排排的砖坯,有一些人正在窑场里干活。壮汉领着三犟进窑场的时候,人们都跟壮汉打招呼,三犟这才知道壮汉是窑场的老板,姓王,人们叫他王场长。

王场长把三犟交给一个身材瘦小、四十多岁、脸色黧黑黧黑的人,说:“老赵头,这孩子交给你了,先带他去伙房吃饭,再给他找个睡觉的地方儿。对了,还得给他

找套铺盖,干活吃饭的时候都叫着点儿。”

那人抬头溜了一眼三犟,面无表情地答道:“行。”

三犟看着那个人有些害怕,心想这是个甚人哩,就对王场长说:“大叔,我想跟你在一块儿。”

“跟我在一块儿,你给我提尿壶啊?”

王场长的话一出口,脸色黧黑看不出甚表情的老赵头却嘿嘿地笑了,脸上也有了极不正经的表情,说:“给你提尿壶咋啦?你就当养个儿子嘛,你又没揍出个儿子。”

“当养个儿子?”王场长摸了摸脑袋,“行,那就当捡了个儿子吧,谁叫我没儿子呢。”

老赵头冲三犟嘻皮笑脸地说:“还不快去好好伺候你爹?”

### 三

三犟真的天天给王场长提起了尿壶,谁也拦不住。

三犟就住在王场长旁边的土房子里,和王场长住的土房子隔着一堵墙。

三犟的肚子吃饱了,但没有忘记王场长说的话,每天天一亮,估摸着王场长醒了的时候,就推开王场长的房门,进去先把尿壶提出去,洗涮干净了再放到炕边的角落里。王场长不让三犟提尿壶,但三犟不干,非提不可,怎么劝都不听,一点儿办法都没有。王场长最后妥协了,也知道了三犟的犟劲儿,说:“你真是个三犟啊。我以后有钱了,买几条牛和你做伴儿,看看你和牛谁犟得过谁。”

三犟说:“干爹,我比牛犟。”

王场长笑了,说:“你是比牛犟,你是我见过的最犟最犟的小后生了。”他很喜欢三犟,他看三犟的时候,总是流露出一

丝怜爱的目光。

王场长让三犟干些杂活儿,可是三犟不干,非要去干摔坏的活儿。王场长说:“那也好,干点累活儿也好,能让你长成像我这么粗的胳膊。”

三犟就开始摔坏。在坏场上,他鼓着嘴,憋着气,使劲儿和泥,然后把泥摔进坏模里,再端到旁边的场地上扣在地上。老赵头看到三犟摔坏的笨拙样子笑了,说:“三犟啊三犟,你看看你那个笨鸭子样儿,一天能摔二百块儿坏吗?”

三犟一听老赵头说他笨鸭子就来气:“那你说,一天摔多少块儿坏才不是笨鸭子?”

“怎么也得三千块儿吧。”老赵头使劲儿擤了一下鼻涕说。

“三千块儿就三千块儿,我就不信我摔不了三千块儿!”三犟脖子一梗,话就硬邦邦地甩了出来。

老赵头知道三犟的犟劲儿又上来了,就故意逗他说:“你这个小后生要能一天摔三千块儿,我就能三百天不喝酒。”

三犟一听这话马上回道:“我要摔不到三千块儿,我就三百天不吃饭!”

“好,咱俩一言为定,谁做不到谁是灰毛驴。”老赵头边说边哈哈地大笑起来,又故意从兜里掏出几张毛票说:“打酒去喽,打酒去喽。”

三犟就气鼓鼓地瞪着老赵头,心里却下了狠心,一定要摔到三千块儿,让你老赵头三百天喝不着酒,急死你个老赵头。

第二天鸡还没叫的时候,三犟就从炕上爬起来,一个人到了窑场上和泥摔坏。摔坏的活儿累啊,摔一天的砖坯浑身像散了架一样,躺在炕上动都不愿意动,甚至连吃饭这样最最幸福的事情三犟都没力气去了。

王场长早上醒来的时候没见到三翠进来提尿壶。他觉得很奇怪,这个后生子,今天睡懒觉啦?他穿衣起炕,自己把尿壶提了出去,顺便推开三翠住的土房子门看看,怎么没人?他喊:“三翠,三翠。”

老赵头从另外一间土房子的门里探出头来说:“准是在窑场上摔坏呢。”

“你怎么知道?”

“他说他要每天摔三千块坏呢。”

“准是你小子鼓捣的吧?”

老赵头嘿嘿地坏笑着,忙忙地把个瘦小的脑袋缩回了门里。

就在三翠摔出三千块砖坏的时候,老赵头开始耍赖了,不但没有三百天不喝酒,就是一天三顿的酒都没少过。三翠不干,说:“我好歹也叫你个老赵叔,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老赵头嘿嘿地笑,赖皮赖脸地说:“你就饶老赵叔一回行不行?”

三翠脖子一梗:“不行!人说话要算数。”

“求求你啦,我的好后生。”

“不行不行。”三翠仍然不依不饶。

这时老赵头眼睛一亮,一指三翠的身后说:“你干爹来了。”

趁三翠回头儿的工夫,老赵头想来个金蝉脱壳,没想到却被王场长叫住了:“老赵头,我正要找你呢。”

老赵头问:“甚事?”

“这么回事儿。现在兵团成立了,你没见大批的人马都开进来了吗?看那样子要在这里长期扎下去。现在他们都是在老百姓的房子里住,我想他们不能长期这么住下去,他们肯定要盖营房,那时就需要大量的砖啊。”

“那咱就烧呗。”

“不是烧不烧的问题,是咱们烧多少

的问题。就咱们现在这两座小砖窑,十天烧不了几万块砖,不够啊。我想再堆两座砖窑,总共四座窑,又怕你烧不过来,想让你带个徒弟。”

“好啊,你说带谁?”

“带带三翠吧,我看他行。”王场长边说边拍三翠的肩膀。

“行,行。”老赵头很高兴。

王场长说:“三翠,来给师傅磕头。”

三翠说:“我不给他磕头,他说话不算数。”

王场长问:“咋啦?”

“他说三百天不喝酒,可他顿顿喝。”

王场长笑了:“你不让他喝酒咋行,就是他爹咽了气也拦不住他喝酒呀。快来吧,你这个徒弟得请他喝酒,不然他就不好好教你烧窑。”

老赵头赖皮赖脸地坏笑着说:“怎么样徒弟?买酒去吧,师傅要喝酒了。”

“喝酒?我不给说话不算话的人买酒。”

老赵头是个很精明的人,据说还懂点儿医道,能给人开个小药甚的,窑场里的人有个头疼脑热的都找他看病,而这时老赵头的神色就郑重起来,目不斜视,仔细地给人家望闻问切,最后或是给人家开个小药方,或是给人家捏捏拿拿,或是扎上几针。有人说因为闹灾荒那几年吃不饱肚子,老赵头就从河北老家逃荒出来走了西口,漂泊在河套一带,走过河套的很多地方,也干过很多骡马都不干的营生,挨过饿受过穷,经历了很多事情。也有人说他是因为生产队太穷,每天吃不饱肚子,生生把个老婆给饿跑了,据说有人在河套哪一带见过他老婆,他就一个人走西口找老婆。老赵头对世道看得非常清楚、透彻,可以说什么事儿到了他的眼里都不屑一顾,尤其是说到老百姓吃不上饭的时候,就会

流露出极其不屑的神色说：“吃不上饭?!那是自己不动脑子,从哪儿找不着几个窝头呢?我告诉你,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活人能让尿憋死?”

刚跟老赵头学烧火的时候,三犟对老赵头每天没命地喝酒很不认同,后来慢慢地竟然习惯了,如果一天看不到老赵头喝酒、听不到老赵头唱红灯挂在大门外,心里就觉得少了些甚东西似的。但三犟不明白,这个老赵头,咋就知道喝酒?时日一多,三犟渐渐地和老赵头融合到一起了,也在老赵头唱红灯挂在大门外的时候跟着乱吼,觉得吼上一阵能让自己痛快。三犟吼叫时声嘶力竭的,像是夜晚草原上的一只狼。

三犟总觉得红灯挂在大门外的歌儿不好听,他喜欢雄壮有力的歌曲。有一次他跟车去给兵团连队送砖,听说过兵团战士们唱歌,那些兵团战士排着整齐的队伍,一边走一边唱,威武雄壮,可是让三犟眼馋得不行。他不禁在心里暗暗地想,甚时候咱也能排在他们的队伍里呀。更让他向往兵团战士生活的,是他觉得兵团战士唱的那首叫甚呀的歌极合自己的心意: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是,哪里有甚救世主呀,今天我吃饱饭靠的都是自己,连爹娘都靠不上。他开始哼哼了:从来就没甚救世主……

但是三犟坚决不跟老赵头学喝酒,他说他从娘肚子里出来就没见过自己的爹喝酒,他说他爹穷得天天夜黑响喝稀粥,哪有钱喝酒,喝酒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 四

老赵头来窑场已有几年了,烧火很有一套,烧出的每一窑砖都响当当的,很得

王场长的信任,因此工钱也比其他人多几十块钱。在这个窑场,老赵头可以说是个有钱人,但没见他给什么人寄过钱,所以窑场里的人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亲人,只知道他在离窑场十几里地的二羊圪旦那个村子有个相好女人,还听说那个三十多岁姓齐的女人是个寡妇,人长得十分漂亮。但是老赵头从不说这事情,他和齐寡妇是怎么认识的,俩人在一起的浪漫故事别人一点都不知道。

三犟是窑场里唯一见过齐寡妇的人,那是师傅叫他去给齐寡妇送钱的时候见的。那天也不知谁给老赵头捎来个甚口信,急得老赵头左右转磨,想走又不敢走,因为几座砖窑正在要劲儿的时候,他怕自己一走坏了几窑砖,那损失就大了,也没法儿向王场长交代。想过来想过去,老赵头只好讪讪地对三犟说:“你去给师傅办个事情,跑一趟二羊圪旦,知道哇?”

三犟说知道。

老赵头说:“知道就好。这是三十块钱,还有我抓的几服药,马上给齐玉娥送去,路上别耍,要快。”

“谁是个齐玉娥?”三犟故意装傻。

老赵头说:“还有谁?你师娘呗,去二羊圪旦一打听齐寡妇连狗都知道。快去吧,钱可不敢丢了哇。”

三犟去了二羊圪旦,向村里人打听齐玉娥,有人就一脸坏笑地说:“齐寡妇哇,知道知道。”就给三犟指路,于是三犟就见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子,白白净净的脸上,一对大眼睛,流露出焦急和忧虑。三犟还看见齐寡妇的土房子里有三个小孩,一个小孩躺在土炕上,小脸通红,一看就是病了。三犟把紧紧攥在手里的三十块钱和几服药递给齐寡妇,齐寡妇的眼泪就下来了:“谢谢你啊后生子,你送来的是救命钱啊!”

回去跟老赵说,我谢谢他了。”

回窑场的路上,三犟脑子里一直是齐寡妇和三个孩子的影子,心里有了疑惑,师傅咋不说自己有仨孩子呢?怕甚啊?谁还没个孩子。

老赵头一见到三犟就急急地问:“咋样?都送到了?”

“送到了。”

“孩子病得咋样?你师娘说甚了?”

“就说谢谢你。”

“没说其他的?”老赵头急切地问。

“就说谢谢你。”

王场长有三个女子,个个都出落得花儿似的,一个比一个漂亮。老大已经聘了出去,老二也已有了人家,只有老三还没有主儿。三个女子中就数三妮最好看,在漂亮之外还透出许多妩媚,一举手一投足就让人喜欢。王场长和老婆商量过,这个女子一定不能再嫁出去了,说甚也要留在家里,留在身边给自己养老。王场长对老婆说:“要给咱三妮找个倒插门女婿,找个人品好的,能吃苦受累的。”

老婆说:“找个知道孝敬老人的。”

“那当然,咱们女子这么好,哪能招个不孝敬的呢?”

老婆说:“女婿还要我看得上才行。”

王场长哈哈一笑说:“咱女子的事由你作主。”

三妮第一次给三犟送肉的时候,三犟不好意思要,两人就使劲儿地推拉着,最后,三妮把肉扔到三犟手里就跑。拿上肉的三犟当然知道这肉不能在别人面前吃,就把肉藏在砖垛里,没人的时候再吃。三犟脾气犟但脑子不笨,每次悄悄吃肉的时候,心里就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甚至有了一种冲动,一种控制不住的冲动。他在心里悄悄地埋怨三妮,跑甚呀?别跑呀,咋

扔下肉就跑呢?

老赵头每天不是三顿酒,而是四顿酒,早中晚一顿不落,晚饭后到砖窑上烧火还要再喝上二两。老赵头喝酒不在乎有菜没菜,哪怕有块儿咸萝卜也喝得滋儿咂的。三犟看他喝得那么有滋有味儿,就说:“师傅,你那酒有什么好喝的,又没菜。”

“没菜也得喝,有菜更得喝。”老赵头说完又是“嘖”地一口酒,咔嚓一口咸菜。

三犟忽然想把藏在砖垛里的熟肉拿来让师傅下酒,他觉得如果有点儿好菜师傅就喝得更起劲儿,就嘖嘖得更响,等喝多了没准儿就把他和齐寡妇的故事说出来。想到这儿,三犟对老赵头神秘地一笑,说:“师傅,你等等再喝。”

老赵头看三犟转身走进夜幕里,没一会儿又背着手鬼鬼祟祟地出现在眼前,不知他要干甚,只是瞪着一对小眼睛奇怪地看着三犟。

三犟嘿嘿地笑着,把手里的肉递到老赵头眼前,说:“吃哇,比咸菜好吃。”

老赵头疑惑地打开纸包,马上惊奇地问:“甚地方闹来的?”

“别管甚地方闹来的,咋也比咸菜好吃。”

“不行。”老赵头说,“要是偷来的我不吃。”

“不是偷的,肯定不是偷的!”三犟急了。

“不是偷的是从甚地方闹来的,总得有个地方呀?”老赵头的小眼睛瞪着三犟。

三犟只好说了熟肉的来路,把老赵头高兴得像得了甚宝贝似的,一边喝酒吃肉一边说:“好你个三犟,你小子是走了桃花运啊。你得抓住三妮,抓住她,你就是王场长的东床快婿啊。”

“抓住甚哩”,三犟说,“人家比我家有

钱,看得起我?”

老赵头马上说道:“男人和女人的事情说不清,不是有钱没钱的事情,关键是两人对得上眼对不上眼。要是能对得上眼,你就是穷得光屁股她也要跟你哩。”

“哪有那好事哩。”

“你不懂你不懂,你这个后生还小哩。”老赵头又美美地喝了一口酒,然后往嘴里塞了一块肉。

## 五

老赵头每逢初一、十五的晚上都要去二羊圪旦,去之前都要到十里之外的红旗供销社买些糖块饼干甚的。每次离开窑场之前,老赵头都反复叮嘱三犟:“不敢乱跑,小心窑里的火啊,别让火灭了,别让火烧出来。”然后就披上那件不知穿了多少年的老羊皮袄,提着几个纸包兴冲冲地撒达撒达地走了。

这天又是十五,天上的月亮又圆又亮,照得大地白晃晃的。草地上凉爽爽的夜风吹过来,撩拨得三犟心里惶惶的,不知想干些什么。砖窑的火都闷着,基本不用人看,这更让三犟无所适从,更想在这夏夜里做点甚有刺激的事情。猛然间,三犟想跟着师傅去看看师娘,这个想法让他马上从柴草堆上跳起来,一溜烟地向二羊圪旦跑去。草地上的小虫很多,都争先恐后地鸣叫,似乎要显示什么。天上明明的大月亮,草地上的小虫,吹在身上的凉风,让三犟感觉很好。他兴冲冲地走着,走过种着葵花的农田,走过流水潺潺的水渠,来到了一片沙丘里。这时,他似乎听到了沙丘里有女人咯咯的笑声,还有低低的女人说话声。再仔细听又是笑声,是很好听的女人笑声。这使三犟的精神紧张起来,

大半夜的,是人是鬼,竟然在夜晚荒凉的沙丘里嬉闹?!三犟的腿开始打颤,耳朵也竖了起来,感觉到身上的汗毛也竖了起来。他的脑袋转来转去,更仔细地分辨发出声音的方向,最后确定是在左边沙丘的后面。他壮着胆子慢慢地爬上沙丘的顶部,再慢慢地探出头去,哎呀呀,不好,他看到一丈多外的沙丘上躺着一男一女,都光着身子,紧紧地抱在一起。在白晃晃的月色之下,女人雪白的身体衬托着男人瘦小的躯体。两人的身下铺着老羊皮袄,笑着闹着,全然不顾周围是否有人偷看。

这时候的三犟是紧张的,身子像是被施了魔法似地定在沙地上,走也不能走,跑也不敢跑,只是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沙丘那面的两人打闹了好一阵儿才停下来,男人趴在女人的身上不动了。女人说:“幸亏你送来三十块钱,不然三娃就没命哩。”

男人说:“那不算甚哩,我是娃他干爹嘛。”

然后又是一阵儿大动,只听女人娇喘吁吁地说:“老赵,让俺再给你下个娃吧。”

男人也喘吁吁地说:“可不敢哩,可不敢哩,再下一个娃就养不起哩。”

三犟一听,这不是师傅和师娘吗?哎呀,大逆不道啊,我咋看见师傅师娘干这事哩!快跑,快跑,让师傅发现了还了得?师傅还不得揍我啊。

三犟慢慢地把头缩回来,身子也顺着沙丘往下溜,溜到沙丘下面之后站起身来就跑,觉得自己像只兔子。跑出很远之后,三犟趴在沙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脑子里马上想到了三妮,想到了三妮圆圆的嫩嫩的胳膊,还想到了她那丰满的胸脯。这时候的三犟还止不住地往下想,三妮的身上

白吗？

## 六

回到窑场以后，三攀想的第一个人就是三妮，其实他在路上的时候就想到三妮了，甚至想入非非，想和师傅一样，在沙丘里与三妮高兴一回，看看三妮的身子是不是雪白雪白的，就像齐寡妇的身子一样白。

好不容易熬到月亮东上，三攀来到三妮住的土房窗下，轻轻地敲窗，不想却把王场长敲了出来。一见是三攀在敲窗户，王场长语气生硬地说：“三攀，你不许再找三妮了，三妮已经有人家了。”

三攀愣住了，这就是自己当作爹一样看待的王场长吗？

三攀和王场长对视了一会儿之后，他默默地转身离开了窗前，隐身在夜色之中。

一连几天，三攀都不说话，吃饭不說話，干活不說話，睡觉不說話。老赵头非常奇怪，问三攀，三攀也不说甚事。

就这么熬着。

突然有一天，三攀在砖窑前边拉住老赵头的手，眼里充满了泪水，说：“师傅，我要走了。”

“咋了，咋说走就走啊？”

“干甚哩，越干越没意思。”

“咋了嘛，跟师傅说说，没准儿师傅能给你出出主意。”

三攀就一五一十地把那天晚上去找三妮的事情说了，然后十分坚定地说：“不干了，去煤矿挖煤一样挣钱。等我挣了钱，再回来把三妮娶走。”

“好小子，像你师傅的脾气。”老赵头又诡秘地一笑，“晚上悄悄把三妮叫出来，

到沙丘里抱抱她。”

“就像你抱师娘那样儿？”这话一说出口，三攀就感觉说错了。

谁知老赵头一点儿不反感，痛快地说：“就那样，让生米做成熟饭，看你干爹还有甚办法？然后，你就去煤矿挖煤。现在煤矿正招工哪，你去那比在这里有前程，就凭你这么能干，没准儿还能混个官儿甚的干干呢。”

日子过得真快，三攀转眼到煤矿一年多了，这期间，三攀回了趟家，看到现在壮实且精神头更足的攀小子，三攀的父母也终于放心地让他去更广阔的世界闯荡了。但他一直没回窑场，原因很简单，他还没挣够娶三妮的钱。那天晚上，三攀和三妮在沙丘柔软的沙地上尽情地倾诉了一番，对着天空的月亮盟誓：三攀非三妮不娶，三妮非三攀不嫁。在明亮亮的月光下，三攀真切地看到了三妮雪白的身子，他感觉比齐寡妇的身子还白。

三攀在煤矿干得很好，不但能吃苦，还能受累，各方面表现又特别突出，很快就得到领导的赏识，没几个月就当上了采煤队的一个班长。当上班长以后的工资多了，但三攀仍然烟不沾、酒不喝，把每月除了吃饭的钱都存到银行，想攒到一千块钱的时候去娶三妮，他想到那时候干爹就没甚可说的了。下了班，吃了饭，三攀躺在宿舍的床铺上算计着存了多少钱。经过盘算，他的存款已经快到一千块了，就是说快能够娶三妮了。这让三攀非常兴奋，他决定下个月回窑场，把三妮娶过来。

这时老赵头背着个破口袋进了三攀的宿舍，说：“三攀，打酒去。”最近一年，老赵头一改多少年只去齐寡妇那里的习惯，现在除必去齐寡妇那里之外，还常常来三攀这里溜达溜达。

三翠见是师傅来了,马上从铺上一个翻身下床,接过破口袋,让师傅坐下,又从床下拿出酒瓶,跑到矿上的小卖部打了一瓶散白酒,买了一包花生米。三翠说:“师傅,喝吧,也没甚下酒菜。”

“有酒就行。”老赵头端起碗喝了一大口酒,“你咋还不回,催你几次啦?你是不想娶三妮啦?”

“想下月回了么。”

“今天就跟我回,听说王场长要给三妮说人家啦。”

三翠一听立刻着急起来,说:“马上回,马上回。”说完从小木箱中拿出存折装进贴身的衣袋,老赵头拿起酒瓶,两人起身就走。到了街上,三翠给王场长买了几包点心,又买了几盒纸烟,到汽车站上了汽车,直奔窑场而去。

王场长是在给三妮说人家,但三妮一个都不同意,只说要等三翠。王场长没有办法,加上老婆也喜欢三翠这个后生,只好问三翠什么时候来提亲。三妮说不知道,因为三翠一年多了都没回来。王场长说:“一个不来,一个不嫁,你俩是闹甚哩?”

老婆说:“你去矿上找找嘛。”

“我家女子找不着主儿啦?让我去矿上找,让人知道了不笑死我呀!”

“那也不能让咱女子找个不顺心的。”老婆恨恨地说。

三翠这个时候在门外叫道:“干爹,干爹。”

看着三翠和老赵头站在门外,王场长无奈地说:“进来吧。”老婆却欢喜起来,又是扫炕又是倒水的,把三翠当成了贵宾。

三翠就是三翠,一张嘴就说:“干爹,我现在有钱了,想娶三妮呢。”

面对三翠这直来直去的求婚,王场长

哭笑不得。他琢磨了好一会儿也没说话,想过去三翠是个盲流,沦落得吃不上饭,可今天已经是国家的人了,吃上了皇粮,挣上了国家的工资,还当上了班长,说起来竟有超过自家的样子,如果同意,也算是很不错的一个女婿了。那就同意这门子婚事?不行,哪有这么容易的。于是,王场长问道:“三翠,你有多少钱?能养活三妮吗?”

“放心吧,干爹。我现在是班长,一个月一百多块,再卖几个公休,哪个月也得一百二三十块钱,养活三妮没甚问题。”

老赵头趁机说道:“王场长你就放一百个心,三翠这孩子不说鬼话,实在着呢。”

“你也实在,有点儿闲钱都给齐寡妇送去了。”王场长说。

说正事哩嘛咋又说到齐寡妇那里了。老婆在一边急了,指着三翠说道:“三翠挣这么多钱咋不能养活三妮哩,你娶我的时候能挣多少钱?瞧你这是闹甚哩,跟个老娘们儿似的。定了定了定了,我养的女子我做主,就许给三翠了。过几天就是八月节,三翠你就在八月节娶三妮吧。”

得,老婆一言九鼎,把个王场长闹得没了脾气,就坡下驴,同意了。

## 七

三翠停薪留职了。他说不想挖煤了,想去收羊绒。

三翠和油头会合以后直奔牧区,风餐露宿地开始收购羊绒,几天就收了二百多斤。两人高兴得不行,扛着大包小包的羊绒坐上老乡的勒勒车又换上汽车,悄悄地回到了海勃湾。羊绒很快出了手,算下来一人赚了七八百块钱。油头说:“几天的赚

头够上你半年的工资了。”

三犟一算也是,这么干比上班挖煤可强多了,回矿上一定要停薪留职,大干一把,争取早日成为万元户,现在党不是鼓励老百姓发财致富吗?主意一定,他竟然和油头在小饭馆里要了河套散白酒,两人吱喱地喝上了。辣乎乎的白酒顺着嗓子流进胃里,从不喝酒的三犟感到热乎乎地很好受,一股豪情壮志油然涌上心头:“干!”

油头以为三犟是要干掉杯中酒,便也举起杯子说:“干!谁不干谁是灰毛驴。”

收羊绒的活计不好做,这不就赔了嘛。

羊绒都堆在三犟在矿上的家属房里,油头对三犟说:“咱俩暂时甚也别干了,躲躲背运。我呢,打算去小煤窑挖煤去,你呢,我也替你考虑好了,回矿上继续工作。”

三犟说:“这倒霉样子还回矿上,不羞煞先人啊,现在就是矿长叫我回去我都不能回去。我也想好了,先回窑场,看看老婆娃们,休息一些日子再说。”

“想老婆啦?”油头笑着问。

“咋不想,你家在这里,天天都能搂着老婆睡。”

“搂着老婆睡也睡不安稳,这些羊绒啊,甚时才能出手呢?”油头发愁地说。

“别急嘛,我回回窑场就回来,再去土产公司找找人,看能不能把它们闹出去。放心挖煤吧,一有动静我就去喊你。”三犟拍拍油头的脑袋,这大脑袋咋就没主意了呢?

油头这些日子甚买卖也没干,一改他平日不安分的性情,老实实在地小煤窑挖煤,把每月挣的劳苦钱收好,然后整整齐齐地交到老婆手里。油头这个样子是在

羊绒卖不出去之后做出的样子,之前可不是这模样儿,那会儿挣了屁大点儿钱,就美得不知自己姓甚了,一到晚上吃饭的时候就对着老婆吹牛,说自己马上就要成为万元户,说要是成了万元户以后就天天吃肉喝酒。如今的现实却应了那句“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

矿长早上一进办公室就听说三犟在海勃湾,三拐两拐就进了三犟的屋门,对从炕上爬起来还睡眼惺忪的三犟说:你个灰毛驴的东西,咋不回矿上上班?

“我这个倒霉样子回甚矿上,让人笑话哩。”

“笑话甚哩?回去上班笑话甚哩?”

“笑话我哭着喊着做买卖做赔了呗。”三犟说。

“做买卖赔了就怕笑话?那我这煤矿赔多少年了,我要怕笑话还不让人笑话死?回矿上班吧,你个犟种,矿上现在需要你。”

三犟说:“我不回去,秋后我还收羊肉哩。”

“甚!你还没赔够?”

“反正我不上班,我去收羊肉。”三犟的犟劲儿上来了。

矿长见说不动三犟,叹了一口气说:“我是看在咱的交情上劝你,你想想,这二三十年哪个人自己干发财了?我告诉你吧,我老爹解放前就做买卖,往张家口贩羊皮,没少挣钱,解放以后一公私合营,就把个买卖交给公家了吗?我爹早就告我说了,个人干不如集体干,集体干不如国营干。由你哇,不回就不回,甚时候回都行。”

没想到三犟一点儿情理不通,说:“现在政策不一样了,我就不信个人干买卖不能发财。”闹得矿长没一点儿脾气。

第二天中午,油头急惶惶地进了三犟

的家门,说:“咋不在窑场多住几天,回来做甚?”

三犟说:“你咋老是急惶惶的脾气,就不能慢点儿做事?”

油头就笑,说:“急点儿好啊,没准儿就能急出个买卖呢。”

“还真是这样,我昨天遇见几个人,把羊绒都放到我这儿了,让我等天冷了去他们那里收羊肉。”然后,三犟就把昨天喝酒的事情说了一遍。

“白放吗?”油头问。

“帮个忙吧,那几个人也不容易。”

“你这是学雷锋啊。”

“我信好人有好报。”三犟说。

油头说:“收羊肉的买卖好,但利不大,没有羊绒的利大。”

“现在羊绒的利不大哩,咱都没利啦,赔大啦。”三犟笑话油头。

两人就一个躺着,一个坐着,商量秋后去草地上收羊肉的事情。收羊肉也需要钱,但三犟和油头的钱都压在羊绒上,根本拿不出钱来收羊肉。两人思来想去,竟然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油头忽然拍拍脑袋说:“我倒想出一个办法。”

“甚办法?”

油头先冲着三犟摆出笑模样,那笑模样似乎有些难以琢磨。三犟从来没有见过油头这样的笑模样,心里不禁有些起疑,便看着油头。油头看着三犟,那张笑脸上的嘴便开始蠕动:“我俩都没钱了,要想收羊肉只能借钱,但现在还有谁能借给咱钱呢?”

“是啊,现在谁能借给咱钱呢?”

“你老丈人。”油头不好意思但十分肯定地说,脸上也有了许多的希望。

“甚!你个油头竟然把主意打到我老丈人身上。”三犟一下子跳了起来,不行不

行,绝对不行,你叫我咋向老丈人开口。

“那就散伙吧,我还挖煤,你还回矿上当队长去。”油头十分泄气地说,笑模样也一下子没了,脸上变得灰塌塌的。

三犟唉唉地叹气,说:“我去借吧,我好歹还有个看得起我的老丈人。”

## 八

三犟已经两三个月没见三妮了,想回去跟三妮好好亲热亲热,于是给丈人丈母娘买了酒和点心,坐上汽车回了窑场。晚上吃饭的时候,王场长问起收羊绒的事情,三犟一五一十地说了经过。

王场长说:“你要考虑工作问题,那可真是个铁饭碗。”

丈母娘说:“铁饭碗好。”

三妮说:“我愿意三犟端铁饭碗,能端一辈子。”说着,又给大家添酒添饭。

王场长又对三犟说:“你看咱家的窑场,兵团刚来那几年多红火,现在兵团没啦,窑场也不红火了。不过我还没琢磨透,单干和铁饭碗哪个更好,哪个能保证咱老百姓永远吃饱饭。”

几个人都没有回答王场长的问题。

吃完饭刷完碗,三犟和三妮回了自己的屋子。一进门,三犟就抱住三妮,说:“快点儿脱,这些日子还真想你。”

“去,去,看把你急的,没见过啊。”三妮说,“去炕上等着去。”

三犟腾地蹿上炕,三下五除二就把衣裳脱光钻进了被窝,两眼现出急切的目光。三妮故意慢慢地脱衣裳,故意慢慢上炕,被三犟一把拽进被窝,紧紧地搂在怀里,下边就硬硬地贴在三妮的大腿根儿上。三妮嘿嘿地笑起来,每次做这事的时候三妮都笑,三犟也爱看她笑,三妮的笑

是从心里发出的笑,是特别舒心又特别舒服的笑,和其他时候的笑不一样。三犟每次看到三妮的笑,就更来了劲头儿,让三妮的笑声连成了一串,咯咯咯、咯咯咯,脸上也泛起红晕,像一朵开得正鲜艳的红牡丹花。看着三妮姣好的模样儿,三犟开始更快地动作起来,一时间就闹了个通身大汗。

第三天一大早,三犟揣着从老丈人那里借到的几千块钱,和三妮恋恋不舍地告别了,一个人去了汽车站。

油头也顺利地借到了钱,见到三犟,油头把小布包包掏出来放到三犟面前,说:“我的有了,就看你的了。”

三犟笑哈哈地说:“你的有了,我的也有了,咱俩可以大干一场了。”

“干!”

“干!”

草地上宰羊的时候到了。巴图托人捎来口信,说已经给三犟说好了收羊的事情,只等三犟过去。巴图还让捎口信的人对三犟说这回的买卖稳赚。

果然,收羊的买卖赚了,三犟和油头的三千块钱周转很快,去草地上一手羊一手钱,回海勃湾一手钱一手羊,乐得两人天天晚上喝酒吃肉,觉得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喝酒是喝酒,两人的头脑很清楚,特别是三犟的头脑更胜过油头一筹,他对油头说:“咱们过五关的时候可不能忘记了走麦城啊!”油头说:“咋能呢,咱不能再走羊绒的老路啦。”

秋风一过,头场雪一下,三犟和油头的衣袋就鼓了起来,两人赚了个盆满钵满。看着白雪覆盖的莽莽荒原,三犟对油头感慨地说:“这片大地啊,真是我们的爹娘。”

油头笑道:“你发甚神经哩?”

“不是发神经,是发感慨。羊绒赔了的时候那副落魄样儿,去哪都觉得没脸见人,特别是没脸见三妮,没脸见我干爹。”

三犟对油头说:“这回咱俩赚了不少,可不敢忘记了帮助咱俩的人。”

油头说:“是哩是哩,可不敢忘记。你说,咱咋办?咋感谢人家?”

“这么办。”三犟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给你大舅子还钱的时候,你多给他一二百块钱,再买上两瓶酒,让人家也改变改变对你的印象。我也是这样,再给丈母娘买件毛衣,给三妮买身衣裤,给娃们买个玩具。”

“行行。”油头点头。

春天来了,秋天来了;春天又来了,秋天又来了,时间就在老百姓的希望中跑过。

这二年,不断有人把羊绒存在三犟的院子里,屋子里已经放不下了,只好在院子里搭个棚棚,棚棚不够用就再搭个棚棚。现在,三犟看见院子里的羊绒就发愁,他倒不是嫌人家把羊绒存在这里麻烦,而是担心让人偷走,还担心院子失火把羊绒烧掉,到那时候可怎么向朋友们交代。

为了尽快把羊绒卖出去,三犟没少往土产公司跑,隔三岔五地就去一趟,打听打听行情。三犟去土产公司的时候总是带上一包烟,给那里管事不管事的工作人员抽,也是拉关系的意思。三犟给人敬烟有个习惯,每人都敬,绝对不分你远他近,敬你不敬他,这使土产公司的所有工作人员对他都有好感,都能啦呱上几句知心话。一来二去,三犟和土产公司的人也成了甚话都说的朋友,他们劝三犟:急甚哩三犟,等羊绒价格一涨就告给你啦。

三犟想,这年头羊绒买卖实在不好做,刚开始那二年价格很高,连傻子收羊

绒都能挣钱,谁想到一过了气儿,价格就他娘像出了恁的毬头子一样,一个劲儿地往回缩。

油头家里没有多少羊绒,三几百斤的样子,收羊又赚了钱,所以他沉得住气。三犟也沉得住气,只是朋友们的羊绒太多了,怕出问题,再说他想多给朋友们帮帮忙,把好事办得更美。谁想事不遂愿,羊绒价格一直不涨,几千斤的东西只好堆在三犟家里。

娃们到了念书的年龄,三犟却和三妮闹起了脾气,把个三妮气得非要和他离婚不可。老赵头过来劝说三妮,三妮说:“老赵叔,不是我非要离,是这个犟种逼得我要离。”

“咋了嘛?闹到非离不可的地步?”老赵头问。

“他说他想买个煤矿,你说现在甚买卖都不景气,买个煤矿不是又要砸在手里吗?”三妮哭着说:“羊绒收来几年了?不是还在家里堆着吗?”

老赵头听了三妮的话没说甚,心里却琢磨开了:这个犟种,一时也闲不住,手里没几个钱还想买煤矿?别再把他老丈人的窑场给赔出去。想到这里,老赵头对三妮说:“给三犟捎个口信,就说我要病死了,让他回来看我。”

三犟听说师傅病得要死,回了窑场直奔老赵头的屋子,却没看见有甚动静,推门一看屋里竟然没个人影。死了?三犟的心情立刻沉重起来。

王场长从旁边的屋子里出来,说:“这儿呢。”

三犟推开门,见王场长屋子里满满的人,老赵头端端正正坐在炕桌旁边,也没见齐寡妇在场,大家脸色平静,甚至笑容满面。“师傅,咋回事?”

“咋回事,问你自己。”三妮生气地说道。

三犟清楚了事情的原委,放下心来,对三妮说:“事情八字还没一撇哩,你就嚷嚷得满城风雨。”

“我还不知道你的犟劲儿,一说甚就要做甚。”三妮嘴撅得老高老高,“自打结了婚,我一直为你担着心,现在更是为你揪着心,怕你胡干哩。”

王场长说:“三犟也是穷怕了,老想给你挣钱哩。我说三犟,你现在干的不错,我看就年年收个羊也挣得不少,就不要再干其他的买卖了。守住这个事,我看吃一辈子没甚问题。”

三犟刚叫了声干爹,老赵头就张了嘴:“三犟啊,我是从你十几岁岁看着你长成人的,吃了苦,受了累,如今腰包里也有了些钱,日子过得挺好。说实在的,你比师傅过得好,有这么好的老婆,有这么出息的娃们,比我强多啦,我看就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吧,不要再买甚煤矿了,不保险啊。”

“师傅。”三犟诚恳地说:“我只是有个想法,哪有钱买呢,得上百万呢。”

三妮说:“我还不知道你的脾气,犟得跟牛似的,有了想法你就要干。”

三犟的丈母娘劝道:“快不要有甚想法啦,我和三妮想得一样,就怕你买个煤矿砸在手里赔钱,那时要过舒服日子就难了。三犟你可得好好想想,你还有老婆娃呢,不要让他们没饭吃啊。”

没饭吃?我就不信没饭吃,我买煤矿就是要让他们吃得更好!三犟嘴上没说,却在心里暗下决心。

大家都劝三犟不要买煤矿,要守着老婆娃们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看大家都在好心好意地劝自己,三犟

一改往日的犟劲儿，说：“买甚煤矿哩，不买不买，咱就踏踏实实地过舒坦日子啦。”

“这就对的哩，这就对的哩。”老赵头呵呵地笑了，“三犟，是不是我年纪大了，年轻那会儿的犟劲儿咋一点儿都没了，你说说，是我年纪大的缘故？”

“年纪大甚哩，才五十多岁嘛，正当年哩。”三犟说，“把师娘娶过来吧，做个伴儿，老了也好有个照顾。”

老赵头叹道：“真是老了，甚也干不动了，娶过来也就是个伴儿。”

王场长笑道：“还想干甚，还想下俩娃娃哩？”

大家笑着散了。

## 九

山不转水转，土产公司段经理让人给三犟捎信，说近期羊绒的价格有所上涨，叫他赶紧来一趟，看看这价钱卖不卖。三犟一听羊绒的价钱要涨，喜得像捡着宝贝似的，赶紧装上大前门烟，小跑着就去了土产公司。推开段经理的门，先冲着段经理深鞠一躬，说：“谢谢谢谢，太谢谢啦。随即抽出一颗烟来递给他，点上，又把烟扔在桌子上。”

段经理慢慢悠悠地深吸了一口烟，又慢慢悠悠地吐出几个烟圈儿，问道：“卖不卖？”

“赚不赚？”

“现在看，保本不成个事。”

“还得让朋友们赚些钱才好哩。”三犟诚心诚意地说：“还能再涨涨吗？”

“根据我的经验，这羊绒的价格一旦涨上来就还能再涨一阵子。要不你就再等一等？”

“那就听段经理的，再等一等。段经

理，你就多给操心，我三犟做事绝对不能亏朋友的。”

段经理说：“我就是看你够朋友才给你透这个风儿的。”

“太谢谢啦段经理，这些日子我多来土产公司几趟，你要有甚消息也赶紧告诉我。”

“三犟，买个大哥大吧，省得我找你费劲儿，还得托人捎信。”

“现在哪有钱呢，等的哇，等卖了羊绒看哇。”三犟满怀希望地说。

一出土产公司大门，三犟高兴得竟像小鸟一样，张开两条胳膊跑起来。他高兴啊，囤积在自家屋子里的羊绒终于要涨价了。他还为朋友们高兴，压了几年的资金终于要解冻了，大家都要赚钱了。

这时的三犟不由得佩服起老赵头，因为他想起了老赵头在自己最倒霉时说的话：风水轮流转，不一定哪天好风水又转到你了。师傅就是师傅，不高明能做我的师傅吗？三犟高兴，想马上见到油头，见到巴图，见到自己的朋友们，他现在的最大心愿就是把好消息告给朋友们，让大家做好准备，价格再涨上去就赶紧过来。

过了几日，巴图来了，一进屋就从肩膀上放下牛毛口袋，从里面掏出一块块的羊肉，还掏出两个水壶，然后对三犟说：“羊肉熟的，酒在水壶里，喝吧。”

三犟现在的酒量很大，喝个半斤八两的不成问题。经常在外面跑，应酬很多，喝酒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两人就喝酒，就漏。喝着漏着，巴图告诉三犟后山那个煤矿要卖，问三犟买不买。

“煤矿为甚不干了？”

“赔钱嘛，他们挖一吨煤就赔几块，赔了多年连银行贷款也还不起，现在银行催着煤矿还贷款呢。”

三翠马上有了想法，这个想法在巴图的提醒下更清晰起来。三翠说：“巴图大哥，你甚时回？我跟你一块回。”

“买煤矿？”

“嗯，看看再说。”

“那就明天回。”巴图又喝了一口酒。

## 十

我离开海勃湾的时候，三翠买了煤矿，当上了煤老板，也不知道他家里人是否同意。现在，我到北京工作已经十几年了，但我仍然关心着海勃湾，关心着三翠，谁让我跟三翠住街坊的时候，人家一叫咱去喝酒咱就去喝酒呢。当时我妈就笑话我，说我是嘴馋屁股沉，人家让一让就上炕。对我妈的话我总是一笑了之，甚叫让一让就上炕啊，我跟我妈说：“您想想，没有酒，我和三翠能成为甚话都说的好哥们儿嘛。”

三翠和我一直有联系，老说等闲了来北京看我老妈，看看天安门，看看鸟巢。我说你就来哇，还等甚哩？

忙得不行哩，忙得不行哩。三翠在电

话那头儿诉苦，煤矿上事事都要操心哩。

前几天，我那八十八岁的老妈跟我念叨，不知三翠现在咋样了？

我说肯定好的哩，比咱家住海勃湾的时候还好哩。

我妈说：“你咋知道？你去啦？”

“不用去我也知道，三翠的煤矿现在值老钱了，两个亿大家肯定抢着买。”

“值那老多钱？那得在北京买多少套楼房啊？他是咋闹来的呀？”

“我的老妈呀，您岁数大了，不知道现在的煤炭资源紧张啊，价钱可比三翠买的时候高多了。”我知道老妈算不清这个账，就把她老人家扶到床上，“你老先睡会儿觉，等您睡醒了我再给您好好算算三翠现在有多少钱。”

老妈说：“好好，等我睡醒了你给妈好好算算，看看这个穷小子今天有多少钱了。”

我心里说得了吧我的老妈，你老人家这辈子都算不清三翠有多少钱啦。

[组稿编辑 何立亭]

## 悬河

■张志国

### 一

站在十多层的楼上看黄河，黄河就在脚下，仿佛一迈步就可到达它的边上。此时，黄河的面目看得更加真切。河水明晃晃的一道，犹如水晶玻璃一般。早晨的霞光给河面洒上一层金色，熠熠生辉。随着太阳升高，万丈光焰喷洒，河面更加白亮，冰清玉洁，耀眼夺目。黄河流经河套这一段，是悬在平地以上的，因为其高出平地几米乃至十多米，所以远远望去，河道好像挂在半空中似的，如一道高墙、长城，正直而坚挺。然而，悬挂的长河并不如想象中的“飞流直下”，尤其走到近处看时，河道蜿蜒曲折，犹如巨龙腾跃。黄河九曲十八弯，流经河套平原时，更加无拘无束，任由野马奔腾，因而弯更大，曲更多，河水忽南忽北，横冲直撞，有如飞龙在天，腾云驾雾。

河套的黄河流成“悬河”，有其特殊的地理原因，河套一带广袤平展，地势落差很小，上游奔腾咆哮的河水到这里流速渐渐放缓，于是泥沙俱下的河水开始澄清沉落，沉落的泥沙越积越厚，河床泥沙厚积，水位也便越来越高。河套人维持水流不断的办法，便是在河的两岸筑起堤坝，堤坝不断加高，高出平地许多，水流在上面，便成为“悬横的地上河”。

“悬河”凌空，岌岌可危。在旧时对黄

河的治理中，防堵决口成为一大难题。因黄河决口造成的黄水泛滥是旧社会黄河两岸人民的深重灾难，不知有多少河套儿女因此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史载，民国年间临河古城数次被淹，可怜一座域市顿成汪洋泽国，浸泡在洪水中的人民哭告无门，其状十分悲惨。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指示鼓舞下，河套人民战天斗地，以人定胜天的决心和干劲，从事于黄河的治理。治理的方法仍然不外乎加高筑牢堤坝。一是把断续的河堤相互连结，筑成一条高大巍峨的人工长堤，抵挡变化莫测的河水。随着黄河水位的提高，长堤也不断加高加厚，耗费的人力物力难以计量。二是不断改进护堤方法，从横坝截流到栽桩挂芭，从苍棒堵洞到石笼固坡，想尽办法且无所不用其极。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人工开挖总干渠（二黄河），学禹公之法，疏引黄河水照人的意志有序流淌，灌溉农田，避害趋利，变害为利，终于创造了“天下黄河唯富一套”的人间奇迹。

### 二

黄河的奔腾冲撞一刻没有停止，由于河套地区土质疏松，黄河淘岸严重，形势

严峻的时候往往危及大堤安全,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有险情和决口的事情发生,每到这时,河套人民便城乡全体动员,治理险工段或封堵决口的群众性大决战轰轰烈烈展开,场面蔚为壮观。

记得是在1998年的10月,黄河龙身摆荡,龙头直指临河县城对正的黄河岸台。数日之间,河水已将河岸冲淘成一个巨大的圆湾。河湾东侧,往年筑就的护岸石坝向东延伸,其西头紧靠险象环生之处;倘若河水冲淘绕过石坝,抄了后路,耗资巨大的防护工程就会毁于一旦,后果不堪设想。11月4日,笔者再去观河,河湾下游险情加剧,治河工程正在紧张实施。数十名工人将早已预备下的石料垒放到织好的铁丝网上,制作成四轮车箱大小的石笼,摆放到岸边,随大块大块陷落的岸台沉于水底。汹涌的河水,犹如狂怒的蛟龙,翻卷起浑浊的泥沙,将河水搅成粘稠的泥浆。伴随着惊涛骇浪,湍急的流水间飘动的漩涡一个连着一个,看样子下面的水深至少在百尺以上。泥浆翻卷着,澎湃着,幻化出种种骇人的画面。忽而如龙王现身,面目凶狠而狰狞;忽而似猛虎腾跃,身姿矫健而威武。不时有房大的岸台塌陷水中,发出轰隆的巨响。此时抬头远望,上游滚滚而来的河水,有如万马奔腾,又似大军急渡,还像群雁起飞。令人想到庄子《秋水》篇中的句子:“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水面上的漂浮物滑翔如飞,顷刻间消失在视野之外。前些时人们在上面闲步观河的护田围堰,早已不见踪影;残留着葵花苗的大片河滩地淹没于汪洋之中。深秋水位上涨,河滨洼地充满河水,平静的水面明镜般闪亮,寒气逼人。后来的事实表明,河水北淘,南岸因祸得福,河水远离河岸,泥沙沉

积形成新的河滩,一日近似一日地向这边推进。开春以后,河南岸的杭锦旗大套子人,播种面积可得宽裕。流淌在河套平原上神奇的黄河,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桀骜不驯,每隔几年,它就会为岸上的人们重新做一次土地资源的调配,河套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谚语,由此而来。

### 三

“悬河”的另一潜在危险,是隆冬季节的冰坝。开河或封河季节,从上游迅疾漂流下来的冰凌,到河套水流缓慢的弯道聚积成堆,形成山一样的冰坝,十里八里相连。冰坝封锁河道,冰下的河水流淌受阻,水位抬升,很容易冲破堤坝造成决口。凭着多年的经验,每有冰坝垒结时,黄河上便有轰隆轰隆的炮声震响,内行人都知道,这炮声来自破冰坝的一场空战,黄河管理部门派遣飞机飞临黄河上空,抛下一连串的重型炸弹,对冰坝实施爆破。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助力治理黄河的伟业,为之以未有,治之于未发,居住在黄河两岸的人民,借此安然无恙。

悬河,高出地面,悬于空中,但依然是以大地为依托。这便是高与低的辩证法,没有大地之低,也便没有悬河之高。高下相倾,水地相生,泽被芸芸众生,万千人民。悬河,悬在半空,悬在地面之上,也悬在人们心上。它是生活之河,生命之河。它的高悬,正象征着崇高伟大,人们心心念念想着它,爱着它,护着它,是因为它的流淌,给人们带来无限的希望。面对悬河,河套人民制服黄龙、战胜自然的雄心壮志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得以突显。人们在黄河上架桥,使天堑变通途;在激浪险滩间行船摆渡,乘风破浪;普通人则划着小艇或踏冰而行,巧妙避开“亮子”,自由来

往于河的两岸。上世纪七十年代,巴彦淖尔政府在三盛公一带举办横渡黄河运动会,几百运动员组成的泳阵,在河面上奋力激进,劈波斩浪,犹如蛟龙腾跃,那气势足以将汹涌湍急的河水踩在脚下。

由于治理黄河的卓越之功,使得引黄灌溉尽如人愿,黄灌区全域旅游迅速发展起来。水到渠成,“黄河至北”的概念被当地政府提到议事日程。五原县决意要在那里打造独一无二的观光景点,一座临河高塔巍然矗立。又是一年的春三月,黄河解冻,河冰消融。应邀登塔远眺,却见黄河在这里流成一个大湾,湾上的河水如同海洋一般浩淼,水面上飘着几艘打鱼的船只,那便是打捞开河鱼的早行人了。这里的乡人,习惯上将黄河称作黄龙。在朴素的观念中,认为水由龙王主宰,每一道水流都是龙的化身。此外,黄龙的称谓,尚有两重含义:一是其河身似龙,一是其气势如龙。就其河身而言,似龙之腾跃,脊背腾起直抵阴山,是为河套北缘之“几字弯”上的一横。事实上,这长长的一横又由若干大小河湾绵延而成,而其中弯曲最为突出最具张力的一个湾子,与黄河河身之最南端点的北纬 $32^{\circ}$ 相差整整10个纬度,又足以显示出黄龙屈曲游荡的非凡气势。这里,就是经过严密科学测定的“黄河至北”,即黄河河身的北端点。

古代黄河,分为南北两河,北河是主流,沿阴山山脉自西而东流淌,那时的“黄河至北”当以阴山为界。公元1850年,黄河北河断流,河水并入南河(即现在的河道)。由此河道变迁的历史考证可知,如今具有唯一性地理坐标的“黄河至北”,在漫长的古代历史长河里,还曾经是“大河三面环之”的河套地区“前套”与“后套”的分界点。当然,又可由此推而知之,这里也曾

是北方游牧民族越过阴山、越过北河、“饮马黄河”的最就近处。“黄河至北”不仅仅是个地理学上的概念,也是一个饱含历史文化内涵的文化学概念。“黄河至北”概念的提出,对于站在至北之点南望中原、北顾大漠,遥想自秦汉以来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和亲、互助、交融以至最终走向共和,抑或站在黄河上游蒙古高原仰望“黄河远上白云间”、俯瞰黄河中下游“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壮丽景观,领悟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成长、演变、发展、提高以及伟大复兴,都是得天独厚,都会令人产生无穷的遐想——如烟,如雾,如波之涌,如浪之腾。

黄河至北所在之处,隶属巴彦淖尔市五原县辖区。距离这里三十多公里的五原县城,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史家称为“五原古郡”。五原郡最早设立于秦汉时期,是秦皇汉武开疆拓土的鲜明印记。河套地区波澜壮阔的政治军事文明史,就是从秦汉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拉锯式战争开始的。最终经过河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三大战役,活跃于阴山南北三百余年的匈奴单于国被挫败,不得不放弃水草丰美的河套平原。史载匈奴过阴山之后,依依惜别,“未尝不哭也”。而秦汉王朝乘胜巩固开疆拓土的伟业,大举在河套地区驻军移民,实行屯垦实边之策,开创了河套大规模开发农田水利的先河。今天的河套平原,早已是平畴沃野、粮谷丰登的著名农业王国,但最早的开发源头当在两千多年以前。

秦汉以后,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无不把河套地区作为中原王朝的西北门户,演绎着战争与和平的交响曲,先后又有高车、鲜卑、突厥、党项、蒙古等多个民族在此驻牧。在长期的对峙与交融中,睿智的

政治家们从反复得以验证的实践中,渐渐达成只有民族团结共存共荣才是唯一正确选择的共识,终于在唐太宗时开始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滥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新中国的三大政治制度之一,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七十多年的事实证明,这一基本国策是无比英明正确而又无往不胜的。三盛公黄河水利枢纽的建成,使河套人民一夙制引黄灌溉的千年梦想成为现实,号称“二黄河”的总干渠贯通后,紧接着就是河套灌域干渠、分干渠、支渠、斗渠、农渠、毛渠等七级渠系对接入网,河套地区的农牧业生产从根本上改变面貌,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很快建成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人民生活不断走向富裕。黄河至北,其实也是广泛意义上的“临河”。而站在黄河正身至北点的望河塔上远眺,这临河之“临”,就绝不仅仅是“临近”之意了。

一万年前,黄河追随着地球的历史,在环境的大动荡中汹涌澎湃地冲进了新生代第四纪的全新世。宇宙刚柔相推,冷暖交替,周而复始,生生不息,造就了黄河巨龙腾飞般的身姿与排山倒海的气势。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因地势由高而低奔流,平均落差 4480 米,水势犹如自天而降,一泻千里。黄河全长 5464 公里,上游自高山峡谷冲腾而出,流经八百里河套,肆意流淌激荡,九曲回肠。河流挟带巨大泥沙,致使河床淤积高出两岸地面,成为“悬河”。生活在黄河两岸的人们,一面受着黄河水的恩赐获取生活生产资料,生生不息,一面也承受着河水泛滥给他们带来的灾难。为了趋吉避害,人们从很早开始就实施了对黄河水的治理。而黄河至北所在的河套平原,土质疏松,黄河水淘河雷霆

万钧,野马奔腾,蛟龙狂舞,流向叵测,危机四伏。治河之忧患,久矣大矣。治河之政绩,伟哉壮哉。

#### 四

也正因为有这河的高悬,才造就了河套平原的自流灌溉,河水由高流向低处,不用加以人工便可顺利完成。河套的地面,又是由西南向东北倾斜,一马平川,河水顺斜坡向下,流得自在,流得畅旺,这便是“悬河”的妙处。河套人引黄灌溉,得天独厚。河套平原,闻名遐迩的塞外粮仓,也是得益于高悬的黄河。从秦汉以至大唐,从漫长的封建时代以至近代以来的大规模开发,从盛极一时的地商经济到新中国的战天斗地,从动员起来的合作社、人民公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水是商品”,河套人民得益于“悬河”的慷慨赐与,如同天赐之福,没有一天离开河水的滋养,没有一人不是黄河所哺育。

河套是个好地方。在积贫积弱的旧社会,它是养穷人的地方;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它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在走向致富的新时期,它是发展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势。如今,巴彦淖尔市委政府打造振兴地方经济新品牌,“天赋河套”驰名天下,更少不了要做水的文章,奏响河的高歌。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出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描述“黄河段穿行于乌兰布和沙漠、河套——土默川平原与库布其沙漠,三盛公以下至昭君坟段河道多弯,为游荡型与蜿蜒型之间的过渡型河段。”提出“推进河套灌区现代化改造,增加绿色有机高端农畜产品供给,协同发展黄河几字弯特色旅游业,打造黄河文化旅游带”的战略构想。确立“到 2035 年,内蒙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流域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生态系统健康稳定,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显著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广泛形成,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建成,黄河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的发展目标。黄河两岸的开发建设,事关内蒙古乃至全中国的生态建设、乡村振兴、工业交通、全域旅游和人民生活等诸多事业,事关“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习近平语)巴彦淖尔市委曾在对五原县、乌拉特前旗防凌防汛、乌梁素海生态综合治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工作调研中指出:我们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乌梁素海治理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综合实施湖区水生态治理工程,强化点源、面源、内源污染治理,深入开展农业“四控”行动,充分利用凌汛期水资源进行生态补水,持续促进水体循环,改善湖区水质,推动乌梁素海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取得更大成效。要严格落实“四水四定”要求,扎实推进水利工程建设、渔民上岸、湖区植物资源化利用等重点工作,统筹做好护水、管水、治水、防水、兴水五篇文章,让黄河成为造福沿岸人民的幸福河。而一面又筑牢反腐防腐的人心堤坝,使人民大众永无溃堤之虞。

高悬的黄河,给河套人民带来的新希望,新机遇,正未有穷期。

悬河的特殊之处,在一个“悬”字。“悬”在汉字中是个极为特殊的字眼,跟悬组成的词语有悬横、悬险、悬疑、悬而未决等,大多表示“危殆”的动态,每每令人想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的古训。“危邦”“乱邦”往往是造就英雄豪杰的温床。高悬的黄河之下,曾有多少豪杰之士和传奇故事过往。从春秋战国赵武灵王的“胡服骑

射”,到秦汉时期秦皇汉武的开疆拓土;从南北朝时期的敕勒高歌,到盛唐时代的以夷治夷;从西夏王朝的驰骋田猎,到大明王朝的议复河套;从近代以来的王同春开渠,到威震朝野的把式匠起义;从大革命以后的共产党暴动,到抗战时期的傅作义抗日,英雄辈出,故事传奇,惊涛骇浪,动人心魄。悬河之下,世代相承的是“制天命而用之”的不屈不挠精神。

动词用作形容则“悬”有似于“玄”,道家经典中玄之又玄的“玄”,河套人有句老话叫“见不得玄事”,含有不论什么样的奇事怪事都不在话下之意。这正如河南恒山的悬空寺,横悬在半山腰中,只有得道的高人大僧才能出没其间。对于悬河的驾驭,也不是平常人所能胜任。河套人是治河的能手,世世代代以水为伴,伴水而生,他们继承了古代大禹治水的精神,个个是悬河下的禹公。正因为生存的大环境是高悬着的,因此忧思冥想,勇于和谨于面对艰难险阻,忧患中生存,忧患中发展,前进的脚步才更加坚实,义无反顾。一部河套史波澜壮阔,伟大崇高,正有赖于此。大河滚滚,流淌千年,浩浩汤汤,涑涑不息。河套人为此吃尽苦头,又尽享其红利。生活本当如此辩证。

傍晚时分,又站到窗前看黄河,高悬的天来之河犹如一条笔直的白线,在灰白的天幕下渐渐隐去。片刻,河的北岸,华灯忽然点点闪亮,点连成线,线连成片,犹如波涌的浪花,顷刻间布满河岸,涌遍城乡,光耀如海,璀璨如潮,绚丽无比。“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生生不息的河套人民正与这条古老的河流晨昏相伴,和谐共生。

[组稿编辑 高莉芹]

# 走进鸡鹿塞

■何承刚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大唐边塞诗人王昌龄游历到鸡鹿塞，激发了灵感，写下了不朽的诗篇《出塞》，鸡鹿塞这一重要军事关隘的设置，作为“汉时关”的标志，结束了汉匈长年征战之乱和百姓饱受战乱之苦，铸就了它重要的历史地位。

其实，鸡鹿塞和“七绝之首”的《出塞》是交相辉映的，历朝历代的诗家都把“鸡塞”作为边塞的意向和代称，寄托了丰富细腻的情思，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然而，《出塞》相伴璀璨的唐诗至今依然熠熠生辉，而鸡鹿塞却被历史尘封于磴口县沙金苏木的山口，喑哑了荡气回肠的往事。今天，在考古学家的考证下才又走入了人们的视野。

每次来到鸡鹿塞都有不一样的感觉，今天的黑云压城，仿佛听到了隆隆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咚咚的战鼓急促地擂响。鸡鹿塞，你是要给我讲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吗？

鸡鹿塞经历了两千年的沧桑，已尘封于唐宋明清的风雨沙尘，城的风骨还在，

但却失去了当年的风姿。

这次来恰遇修复鸡鹿塞，瓮城原来显露的残墙有2米多高，经过清理又发掘出3米多高的墙体。

这时城门口出现了烧焦的木炭，是被燃烧的城门。工程人员告诉我们，这只是城门的顶部，至少要再往下清理2米多才能到城门的底部。

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知这场火点燃了哪段历史？大家猜测着是被战火焚烧还是废弃时自燃？或者……

虽然是个谜，但鸡鹿塞又向我们走进了一步。

曾经由鸡鹿塞扼守的山谷流淌着清清的泉水，这里曾奔腾过嘶鸣的战马，这里曾走过呼韩邪单于和昭君的爱情……清澈的小溪承载不了厚重的历史，她只是向往着大河大海，然而山前的黄河早已南移，浩淼无际的屠申泽也变幻为辽阔的大漠，小溪依然单纯地向前流淌着，带着不灭的希望。

[组稿编辑 高莉芹]

## 误花人

■ 简 桂

趁着闲静下来的大把时光，把家里彻底大扫除了一番，细致到没有一块死角。我的精力已多年未投入到家的布置，曾讲究的生活情调在不知不觉中消弭殆尽。看着这几天的劳动成果，甚是欣慰，十年了，家里的一切还如十年前一样，没觉得哪里陈旧烦厌，小是小了点，但它是我曾拥有过多年的梦，是完全属于我的一方小天地，它是我花费心血一手打造出来的，我常常回想入住时的心情，知足，踏实，每次打扫时心情都是那么愉悦。

阳台角落大小不一、长势怪异的几盆铁树唤起我一些回忆，除了浇水，我从不干预它们生长的姿势，谁也说不清随意生长与修剪生长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我从未将镜头对向“寒酸”的它们，除了卖力地活着，我再找不到形容它们的词语！它们从未得到我的重视，但不能改变的事实是，残败的它们竟然成为我阳台的头魁，因为再没有其他花儿与它们争夺地位。这是十年前意想不到的“残局”，我与那些花儿的闲事又跃上了心头！

十几年前的夏天，我进货，顺便和做医美的朋友一起去她学习的地方了解相关专业，我忘了美容机构是在北京的哪个区，当我走进连排三层别墅的其中一座后，我便被小院窗前的花墙扯住了脚步。

蔓藤爬满墙面，粉色的蔷薇花在翠绿的叶子中盛放，那种静然的美并不娇艳却欲滴欲醉，墙下面摆放着几层各种花草，它们各自住在不同的、精致的花盆里，与墙上淡雅气质的蔷薇相比毫不逊色，且各有千秋。那是我第一次为花儿心动，那种喜爱是发自灵魂深处无法自控的。我想，如果它盛开在我窗前，那该有多好！我知道我奋斗一辈子都不可能住进那样的房子，但我让那房花事偷偷住进了我心间，成了我的梦。

“如果你开在我窗前，繁盛也好，稀落也好，我也不至于觉得熟悉的地方永远没有风景。”这句话很美，但不知为什么这句话曾让我忧伤了许久许久！也许人的勇气有时就需要一句话去激发，我为了有一道景而走了另一条路，就再也回不了头。

那时我的眼界与心界在同一位置，肤浅又不快乐！总觉得自己活的艰难又委屈，没有房子，没有理想，没有方向，甚至没有价值观，连自己的喜好都会看人脸色，甚至连对与错的界限也模糊不清，我无法表达那时我的状态，自己都不能理解自己！

那年要装修房子时，我没有任何资源，也没有机会去别人漂亮的家里参观，只能看各种装修效果图。我当然知道图片

带给人的视觉效果和实际有很大差别,许多图片对比之后,我对田园风格格外钟情。后来才明白,我不是特定的喜欢那个风格,是喜欢图片里家与花花草草的融合,是喜欢那缕有生命力的自然的气息。装修完成后,我便想在我的小阳台实现关于花儿的梦,打造一道专属于自己的小风景!

我没有养花的经验,我养花是纯粹的盲目,买花盆只看美观和艺术性,不会考虑透气性,墙挂式的花盆盆底完全是密闭的,只要看到好看的花和花盆就入手。就这样,我的阳台变成如我期盼的模样,我只提供它们阳光和水,什么花怕水喜阴、喜欢什么肥料等等,我稀里糊涂。

入住一年下来,我把浇灌花儿的工程简单归在家务流程里,打扫卫生一个星期一次,习惯性的五步骤:整理衣物,归置杂物,擦拭家具,扫地拖地,最后浇花!起初,花儿还是很理解我,安安静静地灿烂着!

沾沾自喜了一年多后,不知为什么,发财树枯了,再后来墙上的吊兰焉了,长寿花并没有长寿,最后文竹也萎靡不振……

起初,拯救、更换过几个花种,后来也是半死不活的状态。只有皮实的铁树和绿萝长得非常旺盛。

有些习惯是无法改变的,就像一个人的脾性!我还是把更多时间用来挣钱和爱我的孩子,花儿的位置还是排在了更多琐碎的事情后面。养花后才发现,它们需要很多知识、精力和时间去养护,越娇贵好看的花儿越需要细致的照顾,而且植物也是有情感的,它们也有“脾气”。不是阳光和水、肥料就可以让它们快乐,我没对它们付出感情,没在它们身上花心思,没有为它们付出时间,花儿不快乐,怎么会长

得让我满意?

有人说,家里花盆空着影响风水,我向来是不迷信的,但对别人的话还是会在意。最后在屡救不活的盆植空了后,从那盆旺盛的铁树身上剪一旁枝插进空花盆,我的要求一低再低,不奢望花儿像从前一样夺人眼目,只希望盆里的植物活着就好,这,多像我对生活最后的屈服!而,随意插入的铁树们活得很好,但繁花似锦的小阳台景色逐渐失去光彩。

后来出门近一个月回来,除了绿萝和铁树在等待抢救外,阳台的花儿全部“光荣”了,我的心和阳台一样,一派残迹!也想过重新移植一批,一想到会有同样的结局就作罢了,专属我的花儿与我仅共度了两年光景,便遗憾收场。做了不养花的决定后失落了很长一段时间,不是没有能力,是没有心境了,花儿错付了我,继续让它们在我手中凋谢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情,辜负是一个令人心疼的词,我不想一负再负,再误花生。

我不再纠结于花儿是否开在身旁,经过一些无法重新选择的事情后,再没有心境去经营梦想,过好当下就好,现实与理想格格不入,想当初为了桌子上的饭能盛在精致的盘碗里,我从北京华堂商场花千元买了一套漂亮的餐具,车里颠簸,我抱了整整一夜才带回来,可如今就是用简易盒吃饭都毫不在意。那个当初希望精致的女人没有错,现在这个不再讲究的我也没有错。姊妹们拿走了她们喜欢的空花盆,只有一盆绿萝和四盆随意移植的铁树这几年陪着我,虽然它们几个“畸形儿”像笑话一样存在,但我并不想丢弃它们,只有它们的坚韧才能包容我的萎靡与日渐显露的粗俗。

前几天,全女士在群里说:最近我的

窗台灿烂无比，并附有一张图片，花儿们簇拥在一起，在绿叶的衬托下是那般娇艳，那一窗景色在这个沉寂的冬天惊艳到动人心魄，瞬间让我想起我的花儿，想起十几年前在北京的那个场景。我一直认为当初是因为我未见世面才把它种在梦里，但多年后，回想起来还是那么令我向往，我总纠结于我配不配得上那么有情调的人生？在我忙于生计的同时，无形的自卑压抑着我骨子里的情怀，很久以后才领悟到其实精神的需求和向往与眼界、地位毫无关系，就是街边卖萝卜白菜的也配有情怀！

全女士的花养得很好，她的花总是以图片的形式让我们大饱眼福，她说，她把她的花儿当作是自己的孩子来爱，这使我更加释怀，我未得到的回报是有原因的，我对花儿的感情并未达到她的那个境界，爱和喜欢本就是两回事，我并不是不会

爱，而是我有比养花儿更需要我全心全意付出的事情，而花儿于我，更适合欣赏！

喜欢与拥有，我选择远远地喜欢，对于我，最美的景在我的窗外，当我领悟到，这个选择并不是辜负谁的那一刻，我明白，我其实并没有失去什么，我只是在成长中被迫变得世故，同时理解了这个世界，理解了爱而不得的妙处！

盾向来是有矛挑战的，自古都是，就像我爱花却养不了花一样是个矛盾体，人总在十字路徘徊，徘徊的越久失去的越多，果断一些反而会有想不到的收获。我理性地选择站在阳光下，站在最适合的位置与花儿保持最美的缘分，不相误，不相忘！

繁盛也好，残败也罢，它真的在我的窗前盛开过！

[组稿编辑 高莉芹]



## 草市缘

■ 段昭晴

端午时节我想到了粽叶，此番想起，却是那种扎根般的细思长思且深思，不似之前偶尔有过的，一两次浮光掠影，和一闪而过的随想。

粽叶在我陕北故乡也叫苇叶，它曾是端午节里从未缺席过的重要角色。我一时顿悟，苇叶不就是芦苇的叶子嘛。不知称作苇的还有什么植物，常听说的也就只有芦苇了，再就是上学时《孔雀东南飞》中“蒲苇韧如丝”的蒲苇了，只是那时，没实物没图片没影像，只能跟着老师的描述引导想象一下，但凭对它“韧如丝”的描述，也不能是宽大的粽叶吧。而至于芦苇，见过还是没见过，我都说不好。感觉它从不陌生，但印象中，总是那些水中芦苇荡的远景。再就是，多年前去过纳林湖，乘坐的游船在高大的水上植物丛林中穿过，那植物丛林想来应该就是芦苇荡，但我竟然没仔细留意，只有它高大直立、茂密青翠、随风摆动着的的大致轮廓。多少年了，芦苇对于我，也只能算是个一闪而过的影子，只是在猜想粽叶的出处时，忽然来了兴趣，才急不可待地想要近前仔细看看那芦苇真身了。

听母亲说过，我们在故乡用的苇叶，是从对岸县城的集市上买来的，那时交通并不发达，想来那芦苇当时一定就在我们

的周边。眼下，我生活多年的河套平原上，我常踏足的湿地和水边，从来都不缺一种被人们称作芦草的植物，其叶子似苇叶只是小了些，下意识觉得它定是芦苇了。但那叶子过于细小，根本不能用来包粽子，是苇叶的缩小版，也或许我见过的细小叶子的芦草，只是个别，那么多芦草，肯定会大叶子的。当即就有直奔大河滩，去好好看一看那些芦草的急迫心情。待真的看到时却大失所望，也确信它们不是芦苇。它既不是芦苇，又能是什么呢，农人和渔人们叫它芦草是正确的吗？它的学名又是什么？它和芦苇又是什么关系？

后套地区的端午节多数人家不包粽子，只做凉糕。凉糕算是粽子的简易版，除去粽叶，两者食材完全相同，味道也差不多，凉糕却做起来省事多了。不知这一美食习惯是怎么形成的，也不知这里的人为何不包粽子而只做凉糕，就只为做法简单省事？或是因为一直没有粽叶？确实以前市面上不见有粽叶卖，卖粽子的倒是常见。后来通过宣传乌梁素海和纳林湖的视频和照片，看到那些芦苇确有宽宽的苇叶，才确信那真是芦苇无疑，只不过没听说有人采苇叶而已。

有芦苇的地方，却不流行采苇叶来包粽子，这倒让人很不解了，不知谁会和我

一样好奇呢？

很多疑惑还未得解，却又平添一惊。“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学这首诗时，更多关注在水一方的伊人，至于蒹葭，在不知它是芦荻的那些时候，以为它就是普通的一类水草，就没再作深究。直到无意中和蒹葭这个词的释义直撞满怀，才温故到蒹葭就是特定生长周期的荻与芦，惊喜又遗憾。时间是很不靠谱的东西，多年以后，我们总得不断地在大脑里刷新一些错误记忆，或补上一些失踪的记忆。

“蒹”是没有长穗的荻，“葭”是初生的芦，那么“苇”又是怎么回事呢？“苇”被意为高大的芦，“苇者，大葭也”，《说文》也注解了苇就是大葭，即长大的芦就叫苇。也就是说，未成熟时的苇叫做芦。再直白地说，这种植物小时候叫葭，长大了叫芦，成熟了又叫苇。有了芦与荻的印象，也看多了水与芦草的景致，现在来品《蒹葭》这首诗，才品出了蒹葭随风而荡，画面何其唯美。蒹葭若飘若止，伊人若隐若现，诗人思绪无限，情到深处，飘摇恍惚，情不自己。蒹葭在意境中真是起了大作用的。

一直喜欢的晋剧《芦花》中，那须生闵德仁和小生闵损的唱段，都让我百听不厌。而《芦花》这个家庭伦理故事，不论作为故事还是作为戏剧，都是颇具经典传颂意义的。据说，孔子门徒闵损（子骞）被继母虐待，寒冬腊月雪花飞满天的日子里，子骞穿着继母做的厚棉衣却冷得打颤，异母弟弟棉衣虽薄却无寒意。闵父见状气得用鞭直打子骞，抽到棉衣破，却见芦花飞扬，才知子骞的棉衣是芦花做的，不暖反寒，知情后的闵父要休后妻，闵损却劝父留下后母，说出“宁叫母在一子寒，不愿母走三子单”的名言来。一直想知道那芦花

是什么样子的，却没反应过来，它应该就是芦苇的花，和我们后套地区的飞白毛的芦草花，该是一样的。

人与人，不是每天相见就会有感情，总得有缘才能交汇，进而相知。人与物更是，人对司空见惯的熟悉物品，不见得凭空就会生出感情，大多时会熟视无睹，我之前对所见的草木们就是这样。万事总该有个来龙去脉，缘起种种，我执着于芦苇的“真相”，逢人就问。多数人一看我发的芦草照片，都会肯定地说，是芦苇。我就问，芦苇的叶子宽大，能包粽子，你看这细小的叶子能包粽子吗？对方就说，那就不是？哟，知道了。问答又陷入僵局。

少数问答超过两轮的，让我多少有些惊喜。

一位在银川的故乡好友看了照片说，这不是芦苇，它和咱老家的芦苇不一样。再问她这是什么，她也给不出详细解释了，只说银川水边随处可见，造纸用。

又问了故乡的邻居姐姐，她就说那是芦苇，包粽子的苇叶就在芦苇上采，她们那里就有，她每年都采。可算问对人了。我说，你看那叶子细小，能包粽子？她说，你这长得太稠了，就长细了，杆细苇叶也细小，长得稀的话，杆子比指头粗，叶子就能包粽子。她还说她们那里的芦苇长在河畔，地头。奇怪，故乡的我们村是黄河沿河村，却没有芦苇，河畔水边都没有，什么水草都不长。邻居姐姐出嫁的村也是沿河村，是我们村的下游村，那里却有水草、芦苇，甚至地头上都长出了芦苇。

当年一起长大的姐妹也见过芦苇，在离我们村不远的山下的沟里，她去采过苇叶，芦苇长在沟里的湿地。这芦苇，不管在故乡，还是在后套地区，它一直都在我的周边，我却没能看到过它。我们的会面，看

来是需要我带着真诚和仪式感去拜访了。

去河边看流凌,采了些河边芦草的干花穗,碰到了常年住在河边的打鱼人又继续追问。他也说是芦苇,并解释这里是盐碱地,只有红泥地上才能长出又粗又高、叶子宽的芦苇。

此芦草是或不是芦苇,我在一次次询问中摇摆。邻居姐姐的话我比较信服,她验证了我在科普词条中看到的“芦苇长得稠就茎秆矮小、叶子细小”的说法,我有点相信我见到的芦草就是芦苇了。河边打鱼人的说法也有道理,验证了“土壤不同,长出的芦苇品质就不同”的科普知识。

芦草的疑惑有所缓解,芦荻和芦竹这些酷似芦苇的草木,也让我上心了,据说它们不开花时很难分辨。芦竹的叶子很宽,我未在当地见过。芦荻的花穗与芦草的花穗形状不一样。而之前,我连蒲草和芦草都分不清,看到那红红的蒲棒下有细长的叶子,很是困惑,这不是芦草么,该是开白或灰黄的花穗的,怎长出红棒了?同行人说,这是蒲草,不是芦草,它们不一样。我还是固执地说,这细长叶子明明就是芦草嘛。我们一起到大河滩,我一下子就看出了不同。芦草的秆是分节的,叶子是从秆上分节处长出,是节生。蒲草的叶子是从根部丛生的,从众多叶子中心,长出长长的秆,上面串着烤肠一样的红蒲棒来。就单说叶子的形状,也是大不一样。果然经过实物对比,才能有更清晰的认知。

后查阅蒲草的资料,茎叶与蒲草相似,只是少了蒲棒,多出与芦草花相似的花穗来,我就又不能确定我是否见过它,急迫地想要去旷野河滩查看。寒冬里,芦草叶子基本掉光,只顶着干花,干花穗上白绒花已吹飞多半。蒲草呢,干叶还在,蒲棒成了土黄色,棒面摸上去更柔和,更有

了绒织品的质感,绒棒看上去一触即炸的样子。正是封河期间,刺骨的寒冷不容我多停留,我采了些干花,多数是芦草的。有一种杆似芦草,叶子掉光,干花无羽絮,花穗向一边弯,通身比芦草白的植物,也在芦草旁边,我就采了它,还有干蒲棒、枳苳等。我要遍采不同的干花,来年再访时,要确认它们中的不明植物。看来,对这些草木的执着,是要持续一段时期了。

我对芦草、蒲草这些丛林水草们上心,还因为这几年见它们见得多,看它们在荒野河滩里,身影遍布,却每年自生自灭,无人问津,实在有点可惜。大河滩的水坑常招来很多打鱼人,打鱼人自然嫌水草碍事,恨芦草和蒲草是鱼的藏身地,把它们用力按倒,然后踩踏,东倒西歪一片,便没什么美景可欣赏了。就算没人去破坏它们,它们也须有人打理才能长好的,没人收割的水草的枯黄杆叶,夹在来年新长出的水草中,使青翠的水草丛林,有了不协调的杂色和凌乱的杆叶,让人看了很不舒服,景也美不起来了。

芦苇浑身都是宝。它有生态价值,根茎四布,能坚固水堤;全身有很多通气组织,能净化污水;它还能吸收水中的磷,可以抑制蓝藻的生长,净化水面;面积很大时能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形成良好湿地生态环境,能为鸟类提供栖息觅食繁殖的家园。它有药用价值,芦根、芦秆、芦叶、芦花都能作药材。它还有经济价值,能做精美的苇画和编织苇席、苇帘、苇垫、苇筐等工艺品;能造纸,嫩小时能作畜草,还是做人造丝、人造棉的原材料;花穗能做扫帚,花絮能做枕头的填充物。此外它还有园林景观价值。

蒲草的价值也不差,它的嫩芽和假茎的白嫩部分,就是传说中的野生蔬菜蒲

菜,它的雄花花粉俗称蒲黄,有止血化瘀的功效和滋补功能,蒲叶是造纸和人造棉的原料,还可编织蒲席、坐垫、蒲扇、草帽等;雌花为蒲棒的绒絮可填充枕头垫子,至于观赏价值,就更不用说了,谁会不为那长长绿叶中,向天高举的红烛,称奇道萌呢。

我将那些干花采回来,也要物尽其用。把羽絮采下来,和蒲棒一起放好,等积攒足够多时填充一个小抱枕。把去除羽絮的芦草干花扎一大捆,我要做一个扫地的笤帚。把干花们插在了花盆里,就有了与鲜花不一样的意境。只是不会编织,也说不准哪时心血来潮,会学着编一些简单的。待来年春天,我还要去挖它们的地下茎看看。

市区湿地上的片片芦草丛,若能证实它就是芦苇,那它也就浑身都是宝了。还有蒲草,什么时候人们才能珍视它们,好好地管理、利用呢。别的用途不好说,单园林景观来说,水中有草的景色,自然要比无草的水景要有生气得多,也美观得多。后套地区的水,都有芦草、蒲草丛林做标配,从春末到夏,一直绿汪汪地衬在水里,随风舞动时有着齐刷刷的优美,静时严密的丛林默然不动,又像是在共同维护着丛林深处的什么秘密,照样可爱。初秋,芦草顶出了穗,开了花,穗子从一个方向弯了头了,花显羽状,更是优美,再随风舞起来,就有了成熟沧桑的韵味之美。蒲草在夏天就结出了红蒲棒,一直那样坚毅地高举着,直至哪时炸开,又漫天飞絮,这样画风突变,更可爱至极。就算深冬到初春,它们也以通身干黄,忍着严冬寒风的摧残,迎风飞穗展现高举黄烛的风姿。从青苍到苍黄,再从苍黄到青苍,周而复始,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每年盛夏,漫漫水面渐渐缩小,露出大面积的青翠的矮草来,水坑里、水滩边,芦草、蒲草们丛林青苍,水鸟盘桓,天成的如画美景就在眼前。如此所在,稍加以改造,就会成为一处优美的游览胜地。近两年,这片河滩的沿路边已围上铁丝围栏,被保护起来了,也许真如我所愿是要改造一处好景观了?好生期待。

转眼就是来年,我又可续上我的水草篇章了。河开水流,桃花花怒放,红柳花也争春斗艳,春风起,树绿草发,芦草的嫩白芽或紫芽钻出地面,它窜高变绿长出叶子,我看到的就是蒹葭了。这一年,是一定要密切关注水草们的成长变化的,要解开属于我的谜团。

五一期间到不远处的库布其沙漠玩,没想到这片沙漠上的植物竟然多是芦苇,这又颠覆了我的认知,我从来没想过它可以在沙漠生长,不过我看到了低处的沙是湿的,难怪呢。我这回确定地叫它们芦苇,是因为看到,它们的杆没有多高却很粗壮,上面的叶子,一看就是那种,我从未见过而急于想见的宽叶子,待到端午,我终于有能包粽子的苇叶了。沙上竟有好几米长的芦苇根裸露在上面,让我不用动手挖,就看到了芦苇根的样子,确实是横着窜长的根,根与地面平行,每条根生出好多芦苇与根垂直生长。根与根在地下织成了网,就把个芦苇长成茂密丛林了。

巴彦淖尔湖海河渠遍布,水系发达,最常见的水草就是芦苇了,而常见的芦苇,就是那种细细的被我称作芦草的了。看来,不是所有的芦苇叶子都能作粽叶,这是个真命题。能作粽叶的芦苇叶,是在一些环境区域的优质芦苇上,那么,去纳林湖和乌梁素海看芦苇的念头,已挥之不去了。

一有时间,总想去旷野,一到旷野,就有忘我离尘的感觉。身在这不断扩张的城市中,追寻旷野的步履,也总得跟着城市的扩张,迈得越来越远,好在南边有大河阻拦,大河滩这片旷野,就得以定格在比较易及的距离中。一想出城放风,选来选去总还是会去大河滩,去看我的黄河,我的芦草、蒲草和那些叫不出名水草们。是的,我的黄河,只因我曾在下流的黄河段上,离河几十步远的村子里住了十多年,又在这离黄河十多里远的城市,住了三十

多年,在众多的看河人中,我就会甜蜜地想着,我是这些人中与这河有过美好过往的人,这美好还在延续着,这河与我的隐秘情感,我一人独享,它就是我的河。那些芦草、蒲草们呢,也是我的,自那心缘开启之后,我再见到它们,或是有人提及它们时,就感觉我是与它们最近的人,我们有着秘而不宣的情感和缘分,为我们独享。

[组稿编辑 高莉芹]



## 陕坝味道二三事

■刘秉忠

央视《远方的家》剧组导演要我给讲“陕坝味道”的事，我对她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三天五天讲不完。我建议她先去陕坝把肉焙子、糖麻叶、面筋挨着吃几天，灵感自然就来了。她欣然答应。

“陕坝味道”理念的提出，也就是近三五年的事，但其形成，却经历了漫长的时期。

早在1939年，绥远省政府和傅作义长官部西迁陕坝，促动了这个塞外小镇的繁荣，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美味美食。“蚨来号”的酱菜远销重庆，“同兴饭庄”的炒菜经济实惠，“贾三饭馆”的烧麦皮薄馅儿多，“洪大个”的锅盔官民皆宜……

曾几何时，小转盘的四周，弥漫着诱人的香味，“陕坝味道”始有雏形。

陕坝肉焙子大约成型于上世纪80年代，也是在食材和工艺不断创新揉合的过程中，打造成今日的品牌。陕坝肉焙子，有专供的肉，专供的面，特殊的工艺。换其一种，陕坝人就能吃出来。陕坝肉焙子吃过不少，文章也写过，但每吃一次就有一个新故事，就有新的感受。

前几天邀请小区两位文化人，特意拼车去陕坝吃肉焙子。照例要了三份，每人一饼一汤。其中一位意犹未尽，居然连吃两个。他说：“现在六十多了，饭量不行了。

要是20多岁在工地干活时有这好东西，我一顿吃三四个不成问题。”我对他的话深信不疑。一面相信他的胃口，一面更确认了陕坝肉焙子的魅力。

一家肉焙子店老板忙里偷闲和我说，许多临河人来店里吃了后，要带十个八个给家里人吃。他说不能带，带回去就不是店里的味道了，闹不好就砸了我们的牌子。老板的话让我恍然大悟：有些东西，离开原产地，就是另一种味道。有道是开食堂不怕大肚汉，这个老板虽然少卖了几个焙子，却保护了“陕坝味道”。我对他心生敬意。

有的味道离乡则变，有的味道离乡依然香。

已故杭锦后旗农业专家李向明讲过一个故事。说他在内蒙古农大上学时，暑假后返校，在陕坝街头买了十几颗香瓜放在书包里。坐在火车上，一车厢的旅客都在抽动鼻子四下寻找香味。由于火车晚点，到校后直奔教室放下书包就听课，老师也没批评他。但书包里的香味在诺大的教室又引起了骚动。下课铃一响，十几颗香瓜被顷刻“瓜分”，“使了好大劲，才给老师留下一牙牙。”

陕坝人坐在酒席上眉飞色舞猛吹：“你来陕坝，在大转盘一站，刮东风是河套

王的味道,刮西风是陕坝酿皮的的味道。不刮风,满街都是肉焙子的味道。因为陕坝有60多家肉焙子店,东南西北,布局均衡。”吹出了意境,吹出了水平。

有香自然香,不要抖衣裳。加大“陕坝味道”的宣传力度很有必要,但我感觉不需要人为拔高到什么高度,就像陕坝肉焙子不需要过度包装一样,原汁原味足矣。其他一概如此。

最近,杭锦后旗旗委政府组织专人挖掘广义的“陕坝味道”及内涵外延,让我对“陕坝味道”也有了一点新的理解。感觉“陕坝味道”已不能简单局限于美酒美食的层面上,是否可以延伸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百年杨家河、航运节点(园子渠口水旱码头)、驼道节点(蛮会、大发公)、地方戏曲传承(晋剧、二人台)等内容为支撑的历史文化味道。

二是以现有的美食品牌及晋陕人、民勤人及蒙古族、回族人的生活习性相互融合形成,至今延续的风俗民情为支撑的风俗民情味道。

三是以三道桥西瓜、二道桥辣椒、沙海枸杞、双庙辣酱等当代农业产品品牌为支撑的现代农业味道。

讲好陕坝故事,扩大“陕坝味道”的影响力。让历史的陕坝历久弥新,让未来的陕坝熠熠生辉、深入人心。

### 一、王利平和他的糖麻叶

自打糖麻叶在陕坝火起来,有人叫他老板,王利平说不要这样,我就是个干货匠。还有人说,你上中央电视台了。他说,人家是喜欢麻叶,不是喜欢我。有食品专家告诉他,你的麻叶裹上糖稀,不光是甜,还有保鲜的作用,王利平大吃一惊。

陕坝的民间数学家给王利平算过一

笔账,说他30多年卖过的包括糖麻叶在内的油糖货,足足可以装满几十个火车皮,如果一个一个摆开来,可以绕八百里河套十八圈。王利平对这样的说法不置可否,他不赞成别人去编这种添油加糖的故事,但故事本身却在平淡中演绎着神奇,不胫而走。

王利平呱呱坠地的1964年,陕坝和全国一样,刚刚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复苏,作为一个有着城市户口的小男孩,做梦都没有梦到里面和着油、外面抹着糖的面食,家里的粮本上,百分之六七十的都是粗粮。更为不幸的是,三岁那年他患了小儿麻痹症,落下腿上的残疾,连走到学校的自信都没有,稀里糊涂仅混了个初中学历。

1980年,正好父亲从国营食堂退休,王利平顶班上岗。领导照顾他,让他在窗口卖餐牌,收钱付牌,一把一过,好清闲的营生。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耐不住清闲,有空就到后厨帮忙,洗菜、和面,白案一头,红案一头,大家都喜欢他。一段时间,国营食堂的生意不温不火、不咸不淡,员工就用剩下的面和油做些甜面点,自己品尝。一个叫张有蝉的面点师傅教王利平做干货,其中就有糖麻叶,他一边打下手一边和师傅鼓捣糖麻叶技术。三年后,因工作表现突出,被调入干货车间任车间主任,又和老张师傅一起,在食堂开了一个窗口,明媒正娶推出了糖麻叶。

其时,陕坝的油旋儿、麻花、面包等油糖干货在河套已小有名气,市面上供不应求。糖麻叶的脱颖而出,让陕坝的吃货有了全新的解馋目标。

国营食堂旁边是电影院,看电影随手买一个糖麻叶,边吃边看,成为时尚。那时候没有餐巾纸,吃完把粘在手上的糖舔

过,裤子上一擦了事。久而久之,衣服上沾满洗不净的油糖的痕迹,成为小镇人独特的标识。传说当时陕坝小青年谈恋爱,给女方连吃七个糖麻叶即胜利有望。

王利平的婚姻却不是这样简单。经亲戚介绍,小田姑娘进入了他的视野。小田是国营百货的售货员,端着干干净净、不卑不亢的铁饭碗。小田看上了王利平,老人却有些疑问。因为王利平家有十个弟兄姊妹,没有足够的勇气怎敢到这样的家庭做媳妇?反正王利平第一次去小田家时头皮一阵一阵的发紧。他钻进厨房变把戏似的做出一桌适口的饭菜,顺手给炸了两盘糖麻叶。精致的手艺和朴实的品格,顺利通过了亲戚的考核。家里头连凑带借给了小田700块钱,小田又返还给王利平,整了个旅行结婚,去了趟北京。

后来的事实证明,小田和她的家人是有眼力的。《小吃中国》的记者采访王利平时问他:“糖麻叶成功的秘诀是油是糖还是面?”王利平一本正经地回答:“是老婆!”

成家之后,为补贴家用,两口子三点钟起床,炸上几盆麻叶,七点赶到自由市场批发出去,八点不误去单位上班。期间,王利平考取了一级面点师、三级炒菜师的资格证书。

1996年,体制改革大潮汹涌澎湃,民营餐饮一夜之间遍地开花,一块块“国营”招牌纷纷落地。转制转走了工作十几年的旱涝保丰收的福利,却带不走十几年学下的技艺和管理经验。铁饭碗走了,金饭碗来了。“王利平麻叶店”堂堂正正开张。

从上世纪80年代和老张师傅发明糖麻叶至今,王利平“和油糖面滚战了40余年”,不仅给自己带来了丰厚的收入,更为重要的是,糖麻叶成了“陕坝味道”唇齿留

香的主力军。

2018年,时任旗长白岳几次光顾麻叶店,为他出谋划策,并责成相关部门帮他做宣传、搞营销。现在,糖麻叶通过冷链走向北上广深。

王利平说他自从转制下岗做面点,没有进过政府部门的大门,没有找过残联申请救助。偶尔办个证件什么的,都是小田代劳。后来当了政协委员,开会写提案,才知道残联的办公地点。

如今,逢年过节,他会带上面点去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疫情期间,给在社区、小区执勤人员送去面点慰问品;他一直资助两名农村困难学生;他给员工交社保、办医保、组织旅游观光活动,员工把店里当成自己的家,小作坊里充满了积极向上、欢乐友爱的氛围。

在王利平看来,小作坊不是贬义词,小作坊完全可以做成大品牌。糖麻叶等传统美食不可能走工业化生产的路,但其独特的工艺和独特的味道绝非工业化能够取代。他说,世界上的钱我一个人挣不完,但凡让油糖面的香味长驻陕坝,便心满意足!

## 二、香辣河套

2022年秋天,陪摄影人齐鸿雁到杭锦后旗二道桥镇拍辣椒,大开眼界。二道桥镇今年种了一万亩各式各样的辣椒,有青的,有红的,有黄的,还有四川人引以为荣的荆椒、朝天椒,形成产业。据说四川的土地已不适合种辣椒了,才瞄上了河套这块风水宝地。

都说“南甜北咸,东辣西酸。”河套地处祖国正北方,其实也与辣椒有不解之缘。

比如,走西口上来的晋陕人,吃酸粥抹油炸辣子。粥是金黄色的,辣椒是油红

色的,绝配;卖羊杂碎是“碗大捞得稠,上头飘着油”,那层油,就是红红的辣椒油,看好吃香;陕坝面筋是名扬河套的风味小吃,但“没有辣油,掉头就走。”;河套人大瓮腌咸菜,有辣则香溢满家。

民国时期,河套人多以吃糜米酸粥为主。一户人家的温饱标准,先看有没有浆酸米的罐子,是大和小的区别。再看吃酸粥时,有没有油炸辣子,没有的就是穷人。说早年有山西河曲人家闺女找了对象,父亲跟去看男方家生活状态。回来后给老婆说的第一印象就是:光景还可以,浆酸米的罐子有两个,还有满满一钵子油辣子,吃酸粥可尽情抹。言外之意,没有油炸辣椒,就要扣掉一分。

人对辣椒的感受,一种是味觉诱惑,一种是视觉诱惑。

秋天在临河逛早市,各种新鲜蔬菜一溜摆开。不乏买辣椒的人,也是各有所好。辣椒品种,大的叫牛角辣,中的叫羊角辣,小的是朝天椒。有人买红,有人买绿,有人买不辣,有人买最辣,还有人边尝边买,一路尝过去,面不改色。

台湾作家林海音祖籍福建,典型南方人,但全家不吃辣。他的父亲说:辣子么补,两头秀夫。译作普通话即:辣子没补,两头受苦。文雅的表达,多有意思。

河套人对辣的表达是这样:葱辣鼻子蒜辣心,辣子辣得屁股疼。虽粗俗,也道出了不食辣者对辣椒的深仇大恨。

“红口袋,绿口袋,有人怕,有人爱。”这是童年时代就听过的关于辣椒的小谜语。现在想起来,简单而哲理。

有些潮流不是恨辣的人能挡得住的,而是喜辣人欢天喜地迎来的。比如城镇里

头,来自南方的麻辣烫及各种火锅,不知不觉遍布大街小巷,挑战着河套人的胃口。曾几何时,三五个文友,频繁出没于临河“辣的诱惑”“五棵树”“川婆婆”等经济实惠的火锅店,以辣交友,借辣吹牛。

城里人买辣椒,三个五个买,吃不完放在冰箱冷藏,藏宝似的;庄户人家,摘回一蛇皮袋辣椒,细麻绳串了,一溜一溜挂在房檐下,这是最最普通不过的生活细节。摄影人来了,以为风景,大呼小叫,长枪短炮,“咔嚓咔嚓”。

汪曾祺文章写道,南方某地有一种辣椒,做汤时用线栓了吊在锅上面,汤滚后放下来涮一下,然后快速提起,提的慢了汤就辣的喝不成了。

我在村里住时,有一邻居大哥,家有懒猫,喜睡,不捉老鼠。据说从旧书得一偏方,给猫屁股抹了些许辣椒,这懒猫果然几夜不睡,家里老鼠消灭殆尽。

有南方朋友对我讲,河套人敦实厚道脾气好,大约与不嗜辣有关。他说河套人的小饭馆,家家都有免费的油炸辣椒,但食者甚少。还说湘西有家小饭馆,非辣不菜,迎面墙上有醒目标语:辣死不偿命!生死合同一般,吓人。

河套人不嗜辣喜辣。陕坝味道之一的“双庙蒜泥狼”辣酱,已经风靡大江南北,有北方“老干妈”之誉。敦实厚道的河套人把辣椒做成产业,真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据说河套将成为中国火锅底料及方便面菜料主要原料——青红椒、辣椒产地之一。

香辣河套,不止于美食。未来可期。

[组稿编辑 高莉芹]

## 河套的四季

■李鹏

### 春

千里河开水亦寒，春风一夜绿阴山。  
垂柳婀娜瑶池滟，桃李芳菲香满园。

湖浩渺，鸟翩跹。漫步原野醉心田。  
欲寻天地春光好，早有大雁抢我先。

——鹧鸪天·春回河套

春江水暖鸭先知，黄河冰开雁归来。北归的大雁，早早地就把南方春的讯息捎了回来，阔别已久的大雁高兴地飞着叫着，它们肆无忌惮的欢呼声，吵醒了冬眠的黄河。黄河伸了个长长的懒腰，流凌开始了，冰块儿的撞击声更是把鸟儿惊出了巢窝，蓝天上天鹅在翱翔舞蹈，百灵鸟自愿地做起了伴唱，喜鹊也发出欢快的赞美声。“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精灵们在尽情地享受着明媚的春光，河套的春天成了鸟儿们的天堂。

河套的春天里有山，有河，还有田园。远方的阴山是这片沃土父亲般的脊梁，他挡住了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让温暖来的更快了些，天气也更暖了些。南边的黄河是这片沃土慈祥的母亲，她不辞辛劳日夜兼程地奉献着一切，黄河分支出无数的细流，就像遍布人体的血管，孕育着河套平原春的生息，优美如画的田园更是春天里醉人的风光。

春风是河套春天的先行者，春风是美丽动人的少女，她悄悄地吹走了寒潮，吹走了冰霜，让大地慢慢变得暖和起来。她轻轻地吹动着草场，那些充满无限希望的小草，就破土而出。她扬起那优雅飘逸的秀发，随心所欲的到处乱跑，到处乱涂乱画，很快就将大地涂成了绿色，那是河套大地的底色，是主打色，然后把树叶和花朵随意画些五颜六色，那是散发着清香的颜色，整个河套变得和少女一样的俊秀迷人。

春风的吹动也引来了春雷，河套大地的春雷是年轻有为的小伙，他们个个强壮如牛，生龙活虎，整个冬季的养精蓄锐，早已手心痒痒跃跃欲试了，他们边走边唱，用高亢嘹亮的男高音，惊醒了大地，惊醒了河川，惊醒了万物，让犁铧在田野奏出欢快的交响曲，让河水在农田流淌出动听的旋律，让寂静的原野变得生机勃勃。

河套的春雨是端庄大方的村姑，村姑在春雷的催促下款款而来，她绵柔如丝如酥，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着庄稼，当麦田需要的时候，金贵的春雨会及时地毫不吝啬地滋润着禾苗，一滴一滴，不急不缓，像是在朗诵着一首绵长的抒情诗。春雨中洁白的杏花也静静地绽放，濡湿着赏花人干涸的心境，让心灵逐渐变得滋润了起来。雨后的天空变得更加明朗辽阔，

田野变得更加翠绿清爽,河套平原一派春意盎然。

春天让河套大地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农民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乡村的旖旎秀美;园艺工用灵巧的双手裁出了城市的姹紫嫣红;孩童用爽朗的笑声增添了人们的欢乐幸福,这是河套大地又一个崭新的春天,她和伟大的祖国一样,充满着无限的希望!

### 夏

随着乡村蛙鸣声的不断增多,河套大地逐渐进入了夏季。刚立夏的河套,尽管夏天的气候特征还不是十分明显,但是绿色在广袤的田野已经全面铺开了。成片成片的小麦已经长得绿油油,覆膜玉米也顶出了嫩芽,房前屋后的蔬菜苗也已破土生长了。渠畔上、地堰上不用耕种的野苦菜更是一片一片的绿,郊区成了城里人寻找苦菜的好去处,整个春天一直休闲在家的大爷大妈们成了挖苦菜的主力军,他们不仅挖回来自己吃,还把多余的送给儿女和邻居们,让大家也享受他们的劳动果实。河套地区广为流传的谚语“立夏的苦菜端午的艾”“立夏吃苦菜,眼明心凉快”,凉拌苦菜清热泄火,已成为家家户户餐桌上的时令佳肴了。

雨水丝丝,清风缕缕,路边的桃花却已悄然凋谢,芬芳换作了希望,驻足细看那树杈间满是丛丛的小绿叶,绿叶间不知什么时候长出了密密麻麻的小圆果,毛绒绒的像婴儿的小脸,忍不住伸手去触摸一下,硬硬的那么坚定,让人感到了夏天的力量,夏天的力量就是生长的力量。如果说春天是生的季节,那么夏季就是长的季节了。各种庄稼植物在太阳的关照下,天天见长,抬眼远眺,便会倏然一惊:天地已

被占尽,万物都在出彩,整个河套大地装点成了一幅葱茏壮阔的水墨画。

随着庄稼的快速生长,农民也由种田到管护转换了角色,农作物的管理需要精细,灌溉、施肥、锄草,助力庄稼的茁壮成长。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让新时代的农民扔掉了锄头铁锹,管理工具变成了手柄遥控器 and 智能手机。在手机上轻轻地一点,几里远的闸门就会自动升起,涓涓细流会随着衬砌的渠道有序浇灌农田;田间上空随处可见的小型无人机在手柄的操控下精准地播洒着化肥;驾驶智能喷雾车能够更加快捷均匀地喷施农药,这些不仅改变了农民昨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而且比过去的人工劳作更加精准和高效,还降低了生产成本。在现代化科技的助力下,整个河套夏的生机喷薄而发。

进入盛夏以后,河套大地到处都是绿树成荫,碧波荡漾,莺歌燕舞,瓜果飘香,醉人的景色让人流连忘返。麦田也变成了金色的海洋,金黄色的麦秆擎起着日渐丰满的穗儿,那齐刷刷的麦芒,就像乐谱上的线条,每一个麦穗儿,都是一个跳动的音符,在微风的拨动下,发出了悦动的旋律。

这是一个火热的季节,尽管许多人不喜欢夏天的炎热,特别是暑天高温的煎熬,因为她不像春天那样温柔,也不似秋天那样连绵,她是粗犷的,是豪放的,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季节,是一种生命的旺盛,一种生长的巅峰。

这是一个迷人的季节,小河环绕着美丽村庄在静静地流淌;大大小小的湖泊洒落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船儿载着游客们在水面上缓缓地划行;热情的沙漠更是勇敢者挑战的天堂。人们最喜欢夏天的傍晚,老人们三三两两在树下纳凉闲聊,欢快的广场舞展示着妇女们健美的身姿,夜市更

是青年人欢聚的好去处,烤羊肉串特有的芳香弥漫着大街小巷。

这是一个欢快的季节,伴着夏韵特有的浓郁,河套地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避暑的好地方。随着学生暑期的到来,这里开启了旅游旺季和聚会的时光,蜜瓜的甘甜,河套老酒的醇厚,牛羊肉的味美,给多少人留下了一串串美好的记忆。河套人热情、纯朴、真诚友善、大方好客的纯朴性格更是给炎热的夏带来了无限活力,旅游景点、农家小院到处都是欢歌笑语,《夸河套》老曲儿配上新词,《新时代的大美河套》是那么的朴实生动:

奔腾不息的黄河,巍峨古阴山  
河水环绕着山峦,育出了个几字弯  
青山绿水的河套,就是那天上人间  
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天赋独特光热,灌排水相连  
广袤肥沃平原,丰收一年年  
勤劳朴实的河套人一代一代的传

八百里的沃土,塞外米粮川  
国家粮食主产区,贡献走在前  
成片成片的麦浪翻滚到天边  
一望无际的黄土地  
金黄金黄的玉米,堆得像金山  
大豆葵花红高粱,订单飞得欢  
农高区的科技水平全国也领先

青春湖水荡漾,纳林湖秀美  
黄河湿地多迷人,镜湖更妩媚  
大大小小的湖泊洒落在家门前  
北疆亮丽的好风景  
乌梁素海显神韵,水清天鹅飞  
水利枢纽三盛公,建筑真雄伟  
国内外的客人们一车一车的来

秦长城上烽火,鸡鹿塞烟云  
阴山岩刻传神奇,大桦背恢宏  
古往今来的名胜陶醉了多少人  
还有那尝不完的土特产  
西瓜蜜瓜灯笼红,口口香留唇  
猪肉牛肉后山羊,肉美品质纯  
牛奶羊奶骆驼奶,营养味不同  
余太地纯河套王,酒醇情更浓  
新时代的大河套全靠党的好领导  
全靠党的好领导

## 秋

河套的初秋,季夏的热浪还没有完全退去,人们只能躲避在尽量凉爽的地方防暑,田间的庄稼仍在茁壮成长,河套大地还是一派生机盎然。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秋天里,人们最先感觉到的就是那阵阵秋风了,秋风最是秋天的代表。徐徐秋风吹动着纤细翠绿的柳枝,摇摆出沙沙悦耳的声响,水中的倒影更加婀娜多姿;徐徐秋风吹动着清澈的河水,鸭子们追逐着波浪尽情地游弋;徐徐秋风吹拂着孩子们的笑脸,清爽宜人的环境让孩童玩耍的更加开心快乐。那清凉的秋风,吹走了夏日的烦躁和沉闷;那妩媚的秋风,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惬意和舒畅;那张扬的秋风,吹来了盛大的丰收和喜悦;那萧瑟的秋风,搅动了游子的乡愁和企盼……

风之动,乃气之动,秋风的状态就是天地之气的状态,天地生命的状态,秋风之中河套万物的灵魂进入天地变幻的状态了。

秋风过处秋雨也登场了,河套的秋雨像极了河套人的个性,耿直、实诚、豪爽,伴着雷鸣电闪,狂风大作,瓢泼大雨有时能连续下好几个小时,把城市洗涤得干干

净净,把河渠灌得满满当当,好在勤劳智慧的河套先辈们多少年持续奋斗,灌排系统逐渐完善,一条条小排干汇到大排干,在排走多余水的同时把土地里的盐和碱也顺便带走了,使得河套大地成了高产丰收的千里沃野,早已是国家粮食的主要产区了。

古人言“秋风秋雨秋煞人”,河套的秋天是多彩的、迷人的,色彩斑斓让人目不暇接。大地的底色绿在逐渐演变,演变出秋天特有的多姿多彩,无论什么颜色都有呈现,但主色调却永远是黄色和红色,以及黄红色的不断融合变幻。

秋天的黄有千色万彩。那田野里成片成片的向日葵,是金黄色的海洋,随着籽粒的逐渐饱满,一个个谦虚的低下了头;场面上堆堆金黄金黄的玉米,堆积成金子般的小山;还有那一排排杨柳榆树的叶子也在不断变换着色彩,从深绿到浅绿到淡黄、橙黄再到落叶前的金黄,让大街小巷仿佛进入了童话般的世界。

秋天的红有千变万化。你看那火红火红的硕果,苹果的红像小孩的红脸蛋一样可爱而招人喜欢;苹果梨的红色却只是那么一片儿,如少女脸上的红晕一般媚人;火红火红的高粱是河套田野又一变幻的景色,粗壮的高粱穗子带动着整个身子微微地弯着腰,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曳着,仿佛红色的海浪。由于高粱的口感较差等原因,现在人们很少把它当粮食用,但它却成了酿酒企业争相抢购的香饽饽,订单高粱的种植成了河套农民增收的一个途径。还有那海棠的点点红,番茄的串串红,西红柿的成片红,河套的秋天是红色醉人的季节。

河套的仲秋更是色彩斑斓,景色宜人,瓜果飘香,每年都会吸引来大量的亲朋和游客。这个季节的乌梁素海、纳林湖、青春湖、湿地公园、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

等景区都是人们的好去处,大家欢聚在河套平原这一最美的季节,游名胜品美食叙友情,到处呈现出其乐融融、一派祥和的景象。当你来到黄河岸边,极目远眺,秋高气爽的意境尽收眼底,蓝天下白云朵朵,晴空万里,峰峦耸翠的阴山隐隐约约,秀美壮丽的河套沃野一马平川,脚下的黄河水波涛荡漾,奔腾不息,秋风送来了夹杂着黄河水特有的清香气息,深深地吸上一口,血液会立刻加速流动,浑身上下马上充满了力量。

每年的农民丰收节这一天,也是一个欢聚的日子,每个乡镇都要安排庆祝活动,有时上级领导也会前来祝贺。集镇上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人们载歌载舞,妇女们都要打扮的漂漂亮亮去参加活动,河套大地处处欢歌笑语,喜逐颜开,一同欢庆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又一个丰收年。

河套是鸿雁的故乡,鸿雁是随着季节变换而南北迁徙的候鸟,随着鸿雁开始离乡南下,河套大地也渐渐进入了深秋,天气开始逐渐转冷,五颜六色的树叶铺满了大街小巷。秋林映着落日,秋风带着凉意,天高水阔,宁静而深沉,让人感受到了秋的归宿,是那么的饱满厚重、充满诗韵。

## 冬

河套的冬天,没有了春天的和煦温暖,没有了夏天的繁华浓烈,没有了秋天的绚烂绮丽,河套的冬天是沉寂的、单调的、宁静的,是黄土地休养生息的静默,是万物归零的静止,是生命聚力的静美。

河套的冬天,天地间苍茫一片,是一年中色彩最暗淡的季节。白色的冰雪、灰色的树干,还有那远方的阴山和头顶湛蓝的天空,一切都显得高远、辽阔。

河套的冬天,最冷也最暖。冷的是外

面,北风怒号,大雪封门。正如柳宗元所写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让人看着文字都会感觉后背冷丝丝的;而李白的“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更是把狂风暴雪、塞外寒苦写到了极致。正因为外面的严寒,走进家门,则显得温暖和惬意,红泥小火,一室生春。一家人和睦相处,敬老爱幼,其乐融融。寒冷的是天气,温暖的则是心境。

河套的冬天具有北方明显的特征,它没有东北地区的极端严寒,也少有大西北地区的飞沙走石,这里气候分明,冬季里既有黄河的封冻,也有腊梅的绽放,还有雪花的飞舞。

风吹叶落尽,寒积雪片飞。随着气温的下降,朔风吹送着阵阵寒意,寒气凝而为雪,飘飘洒洒地降临了。雪花是那么的纯洁和美丽,飞雪在孩童们的欢喜嬉闹中起起落落。雪花的飘落给大地带来了神奇的美,雪花落在地面凋零的枯叶上,枯叶便玲珑滋润了起来;雪花落在干枝条上,枝条便如花朵满枝般生机勃勃;雪花落在寂静的河面上,河面便如玉带般晶莹剔透……每一片飞雪,都是内心的波澜起伏,是生命涌动的欲放还收。河套大地在片片雪花的装点下,冲淡了寒冷的苦闷,冲淡了严冬的寂寞,带来了冬天独特的生命底色,带来了冬天独特的优雅魅力,带来了冬天独特的圣洁美好。

小雪过后,就是杀猪节——一个庆贺一年丰收的美食节,把寒冷寂静的严冬装点得红火而热闹。

杀猪这天,提前联系好的专业屠夫一大早就开始工作了,他们干起活来干净利索,很快就把养了一年的肥猪分解开来,然后把二三十斤的槽头肉割下来交给主家,这就是今天中午招待亲朋的主菜了。

主家拿回去将肉切成一指多宽、两寸见方的肉块,然后放进大铁锅里开始翻炒,这道工序要有耐心,经过时间与火力的熬炼,肉肥而不腻才好吃,这就考验女主人的做饭水平了。然后放入洗净切好的大块土豆,再放入秋天腌制好的河套地区独特的酸白菜,最上面铺上一层宽粉条,再加些水。盖上锅盖经过两个多小时柴火的慢炖,一大锅香味四溢的猪肉烩酸菜就出锅了。这锅菜不仅美味可口,更包含着浓浓的乡亲和乡愁,难怪这一天城里的儿女们都要想尽办法约上好友亲朋,回家来共同庆贺品尝美味。在烩菜期间客厅里早已摆上各式凉盘,亲朋好友们已经开始频频举杯了,猜拳行令,谈笑风声,亲谊浓浓,热气腾腾,把一年来收获的快乐和喜悦推向了高潮。

河套农家的杀猪菜,不仅是一道历史悠久的美食,也是河套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是寒冬里难得的一道风景。多少年来,这道美食滋润着一代又一代河套儿女,牵动着无数漂泊四方的游子。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忙碌的一年在迎春的氛围里转眼过去了,公历率先进入了新的一年,河套大地的寒冷依然浓厚。可是,寒冷抵挡不住春的讯息的传递。你看,那腊梅枝头,点点花蕾已在严冬中悄然挺立,只待那绽放时刻的来临!你听,那黄河冰面下,滚滚流水已在冰封中冲击着,涌动着,这是多么的奇妙而美好。这是冷与热、硬与柔的并存和交融;这是否极泰来,新的轮回的开启;这是气韵交融,新的生命的欢喜。

这时的河套大地又要迎来春的生机与希望了……

[组稿编辑 高莉芹]

# 半夏时光

■ 杨晓艳

半年没有下乡了，再次走在乡间时，已是夏至之时，半年已过，万物生长，麦子抽穗。半年的时光，我不知道时间是怎么溜走的，自己忙忙乱乱的干了些什么。然而，当今天，我走进这个繁茂而美丽的世界里，这满满当当的世界，却让我明白地知道，时间就是一根点金棒，点到哪里，哪里的生命就会灵光一闪，展示出生命最青葱的姿容，让我们更加清楚地知道，一季一季的更迭推出多姿多彩的生命，一次一次的轮回，世界依然那么美丽。

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在每一个生命的流程里稳稳当地走着，没停摆任何一刻，没有亏待任何生灵，哪怕一粒尘埃，也会在阳光的缝隙里闪现出独有的光芒，轮回有序，生生不灭。

时间馈赠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轮回，不仅仅是四季，更重要的是成长。

半夏时光，蛙鼓虫鸣，一年中最灼热的时节，我行走在乡间，满眼的绿高高低低，远远近近，无限铺陈开来，一寸一寸错落成绿色的海洋，铺成一张巨大的绿毯，特别是那些称为五谷之贵刚刚抽穗的麦子，齐刷刷的，像哨兵一般，昂扬而雄伟的站成整齐的方队，站成一道独特的风景，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记忆犹深。

滚滚麦浪似滔滔碧波，在清风中摇曳如醉。恍惚之间，我像看到了年轻的父亲站在麦浪里，捻着麦穗，品着新麦，那笑靥比夏季的阳光都灿烂。

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乡村，酷似我的村庄和田野的地方，这般的景致让我突然开始想家，想起老爸老妈，想起家里家外，想起屋前屋后和一望无际的田野，家和这些田野之间像连着一根血脉丰盈的脐带一般，一下子让我感觉到了亲切和温暖、甚至是疼痛。

万物有灵，这人间草木、清风尘土也是有灵魂、有温度的物种，它们卑微而谦逊的活着，在各自的轨道上以自己的方式生长着，以自己的姿态站立着，以自己的美好展示着，每时每刻向大地呈上生长的敬意。

太阳如火，大地如画。此刻的乡间安静温润，我像走在大地的子宫里，浓浓的青草味散发开来，稠密的绿恣意铺张，我饱吸着生命的气息，感受着生命的种种奇遇，无论是一种无意的邂逅，还是有意的安排，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让每一个生命恣意张扬，蓬勃向上，汇聚成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燃烧成一片生命的海洋。

这大地、这青草、鲜花，还有无数颐养我们生命的庄稼是如此的神奇与美丽，荣

枯更迭却万古复苏，冬去春来却无限繁华。也许，这就是生命的力量，这就是半夏馈赠万物最美的礼物——生长。

我也是从乡村长大的孩子，从泥土里拔节而起的一株麦苗，深知成长是一种怎样的艰辛和劳累，像拉着一辆破车，时刻走在上坡路上，却从未松过劲。这股拉车的劲就是一种生长，一种力量，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虔诚。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追逐功利的时候，早已忽略了一朵花、一棵草、一株树的美丽，甚至忘记了每天的食物从谁的母体而来。转眼间，半百的光阴已匆匆而逝，像这恍惚而来的夏至，回首而望，生命的痕迹如风如影，才幡然醒悟，那些我们从未认真看过的阳光清风、花草树木、甚至一粒尘土终将把我们抛弃。

半夏时光，半生路程。生命是如此的

巧合。偏偏是今年的夏至，我走进无垠的田野，这少有的宁静、这葳蕤的绿海、这无端的感动，让我突然觉得心灵微光一闪，找到了一种叫生长的东西。

生长，是一种多么好的东西，它是生命的蜕变，是命运的转机，是由花开到结果的生命享受，是一种力量和方向，它痛着、苦着、累着，也笑着。谁的一生不在成长，谁的一生不在拼命挣扎，而谁的一生又不在向死而生？

清风徐徐而来，给这夏日的田野带来阵阵凉爽，我倍感舒适，在自然生命的群体里行走，像和另一个自己对话一样，自如而放松，宁静而享受，每一个生命都在成长，每一个时节都不曾辜负，我的内心愈加坚信，只要成长，没有什么过不了的坎，没有什么爬不过的坡，走，一直向前。

[组稿编辑 高莉芹]



## 长城脚下的呼唤

■官亦鸣

站在长城脚下 面对绵延起伏  
 沿着天边峰峦间行走的巨龙  
 我轻轻地呼唤  
 我呼唤  
 呼唤那游走于莽原山川之巅的雄峙危岩  
 我呼唤  
 呼唤那五千年华夏文明的梦幻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历朝历代绵绵不断  
 你们可曾听见 我的呼唤  
 我呼唤  
 呼唤那长城脚下的先知先觉  
 一个民族的根脉就这样一代代伸延  
 是他们用驼铃、牧歌、刀戟、血汗  
 谱写着  
 谱写着中华民族永不坍塌的诗篇

我庆幸我生长在长城脚下黄河岸边  
 右手是奔腾不息的黄河  
 左手是绵延千里的阴山  
 一条土石砖瓦堆砌的隆起  
 如龙蛇般游走在大河与山川之间  
 沿着肥沃的河套平原  
 穿过辽阔的乌拉特草原  
 爬过无数崎岖蜿蜒峻峭的峰峦  
 蹬踩着悬崖峭壁直上险峰云端  
 走进你长城  
 我知道我对你的认知是多么浮浅

我多么想张开双臂去拥抱  
 拥抱那乱石残砖  
 甚或是一条隆起的土垣  
 我看见  
 看见一砖一瓦都紧紧地  
 紧紧地贴着大山的脉络  
 一草一木是那样的依恋  
 依恋着大地母亲的温暖  
 站在长城脚下我仰天长叹  
 千百年来你是如何挺起这不可征服的尊严  
 中华五千年的魂魄  
 就沿着这土石残垣久久不散  
 走进你 就走进我生命中的又一重天  
 走进你 如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什么是大地的脊梁  
 什么是刺破青天  
 什么是精神不朽  
 什么是灵魂不散  
 只有沿着这巨龙蜿蜒万水千山  
 才能找到真正的答案  
 走进你 就走进历史的沉淀  
 走进你 就把灵魂寄托给苍天  
 多少崇山峻岭都躲在你的身后  
 那云雾缭绕遮不住你的气魄和容颜  
 走进你 我如醍醐灌顶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保家卫国 重如泰山

这就是一个大国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

啊！长城

站在你的脚下 我仿佛穿越  
穿越到两千多年前的华夏  
那时的中华傲然于世界  
朝圣的车马拥挤在长安街头列队候驾  
国之重者 以民为天  
盛世之下 居安思危  
为了抵御外敌的侵犯  
为了展示这盛世大国的威严  
倾全国之力 耗几代人的血汗  
用双手硬是在山川隘口危崖峭壁上  
筑起一道举世罕见的大墙城垣  
从此把大半个北疆建成华夏帝国的后花园  
二万一千九百一十六点一八公里  
能行车走马的大墙  
何等的气魄  
何等的艰险  
这是世界建筑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  
有人说中国是一个爱筑高墙的民族  
可燕雀安知鸿鹄  
历史的争夺从来就不是靠防御安之一隅  
一道大墙可曾把世界隔断  
君不见  
奔腾的江河有哪个能被筑坝阻拦  
吞天掠地的风暴  
纵有天大的巨伞  
可曾一定平安避险

君不见

罗马大军也曾横扫欧洲  
十字军也曾征服过阿尔卑斯山  
成吉思汗的铁蹄踏遍欧亚大陆  
坚船利炮何曾平息过地球上的狼烟  
征服和被征服从未中断  
屈服和不屈服全凭着民族的信念

万里长城如巨龙腾飞  
震慑和威胁着外敌侵犯  
千百年来她向世人宣告  
宣告着一个强国的威严  
宣告着一个民族不屈的信念  
宣告着中华民族强大的意志  
宣告着五千年华夏文明魂魄不散  
一部五千年的文明史  
就是一个民族血泪斗争史  
长城是中华民族精神象征  
在生与死 血与火中浴火锤炼  
当外敌入侵、瘟疫肆虐、天灾人祸、世界动乱  
十四亿中国人高唱着：  
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踔厉奋发勇往直前  
这就是中华民族屹立世界  
五千年不倒的根源

啊！长城

历经两千多年的烽烟  
历史的磨难  
历史的沉淀  
世人才看清了你真正的容颜  
你从不向大山证明你的高度  
因为你总是高高屹立在大山的峰端  
你从不向大海证明你的宽度  
一览群山 游走山川  
你的龙头始终高傲地俯视着海天  
你更不向大地证明你的厚度  
因为你拔地而起  
每一寸土地都是你龙身上的鳞片  
我知道  
那挺立了两千多年的大墙  
绝不仅仅是为了防御敌寇那么简单  
那冰冷坚固的城堞  
也曾寄托着全人类的情感  
那巍巍而立的大墙

一遍遍改写着凝固的时间  
 孟姜女为爱肝肠寸断  
 王昭君怀揣家国情怀  
 犹抱琵琶含泪出塞  
 蔡文姬空对边关冷月  
 吹奏着胡笳十八拍  
 张骞出使西域  
 也曾在城墙下安营扎寨  
 马可·波罗由此进入中原大地  
 唐玄奘越长城取回救世的真言  
 一场场失去的愤懑  
 一幕幕追不回的情感  
 谱写着万里长城不朽的诗篇  
 今天我虔诚地登上你的峰台  
 双手抚摸着坚硬的你城砖  
 那冰冷坚硬的城砖垛口  
 似乎变得那样温暖柔软  
 登上昔日的玉关天堑极目远眺  
 长城内外 阳光灿烂  
 牧羊女驱马追赶着高铁  
 湖光山色倒映着塞外江南  
 丝绸之路的驼铃  
 欢送着一列列满载而去的欧亚班列  
 一带一路  
 把海洋和大陆连成一线  
 多少人为你立下誓言  
 多少人从地球的另一半飞到你的身边

多少人把你当作人生的标杆  
 因为——  
 不到长城非好汉

啊！长城  
 你有不可征服的庄严  
 当阳光从你的垛口冉冉升起时  
 你金光四射向世界传递着你的温暖  
 你用你的庄严向世人宣告  
 追求幸福是全人类不朽的信念  
 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联合起来  
 让我们共筑精神和信念的大墙  
 共同守护人类和平富裕的家园

啊！长城  
 当宇航员惊喜地向全世界宣告：  
 在浩瀚无垠茫茫宇宙的太阳系里  
 那最动人的一颗恒星是地球  
 在月球上唯一可清晰看到的地球上的人  
 工建筑标识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万里长城  
 没有之一  
 只有永恒  
 永恒的  
 是那东方巨龙腾飞的精神！

[组稿编辑 陈旭]

## 我春天的北方(组诗)

■何立亭

### 春天的土里有珍珠

麻雀从早到晚叽喳不休  
春天就这样被独一无二的  
重力推醒

最早从鸟声里翻身的  
是那些花儿  
悬挂在枝头的鸟鸣 它们  
对温度其实并不敏感

是花和叶子 是这些  
并不用反复揩拭就能看到的  
埋在土里的珍珠  
让它们叽喳不休

### 翠绿

在春天,我认为的天空应该低而蓝  
有水墨的色彩  
静止,又自由流动

从葱茏的树冠开始  
年轻而固执

覆盖下  
有归鸟的旧巢,田野上

无数盘结过的巢,在翠绿地飞

### 春天

久居世上的好心情  
春天,春天

梨花和我有一个冬天的距离  
现在  
它们白了  
攀上春天灿烂的高枝  
在土地煊热的核心  
涌起漩涡

露水滚动,发出环佩之声  
纷纷赶来的节日喧响  
搅作一团的玻璃和光  
细碎阳光抬高了原野的根基  
一只野兔在炫耀它的皮毛  
我炫耀内心的美

世界广阔,只在温暖中度日  
年复一年  
我重返身体里某个过分敏感的地方  
是心的房间  
这里  
有颗无形的果实

也要献出它的芬芳

## 马兰花开

春天还没有繁盛起来  
只是渐渐柔软下来的风说  
春天正在裁剪她的花衣裳  
再过十天,或二十天,原野就好看了  
而马兰花已经开了  
蹲在地上的马兰花  
没有被什么高高举过头顶的马兰花  
像一个孤独的乡下女子  
一个即使有多少心思的乡下女子  
不习惯欢叫,不习惯撒娇  
不习惯让那么多眼睛盯着看  
就这么开着,不声不响

## 萌动

这是一个春日迟缓的下午  
光影散发出暧昧的气息  
能够深深依赖的流水  
松动了来自你  
脚趾下的土地  
我不愿做一个旁观者  
我要喊出春天才能  
萌动的美丽名字  
花、遥远的路  
展开的草原、沸腾的血  
烧灼的骨头、你湿热的脸……  
做一个真正享受光阴的人  
闯入春天慌乱的  
无头无尾的世界

## 怀抱

循着歌声我找到你

纯粹 遥远的内心世界  
水边 桃花 孤洁的原野  
没来得及赶上青春就被我遗忘  
我摇曳在空旷的地方  
现在回到你的身边  
重逢的喜悦让我黯哑  
我还拥有端坐在夜色里的烛火  
如果不是芳香的夜 不会让我泪流满面  
是艰辛等待筑就的台阶  
靠近你 甘愿忍受沉默的结果  
为这一刻 艰难开放的美  
春天剥出真正的含义  
低吟与倾斜 暗藏的温暖  
平坦与起伏 动荡中  
幸福涸开的河流  
河流 你曾经到来又远走  
现在 必须全部归还

## 在春天会不会再次看到你

一颗孤悬的果实里有什么  
我刚刚独自一人  
从梦中来  
除了甜蜜  
什么也没有带回

陌生人,哦,陌生的人  
黎明的另一半  
一切火的  
春天的  
陶醉岸的水  
请你  
继续涌上来

你没有姓氏  
在春天  
你也不需要

有一个笨拙的名字

然而我

我呵

早已熟悉了欢乐

欢乐

然而

我也说不清它是什么

## 鸟声

嘴里噙着露水

翻飞的鸟

这些会叫的花衣裳

让风也变得潮湿

是辽阔压住了辽阔

蓝贴近了蓝

幸福的过路人

请接住这些

甘甜透明的液体

不要让轻易流失

是夏天清澈的颤音

一声又一声

让大地与天空

让这一天孤独寂寞的胸膛

充满了弹性

## 花季

风吹动远处的青山

还有天上的蓝

吹动花朵的脸和绿叶

这是春天的模样

暗藏看不见的芳香

她的轻柔被小小的昆虫携带

分离与再见

漫长的历程里

一朵花回到故乡

在根深蒂固的等待中

就这样温暖地相遇

悄悄开始,又似突然来临

## 说春天

说起春天

我只愿从家乡开始

我像女人爱着自己的妆奁

对于家乡的春天

不放过任何细微的部分

看着它一遍遍苏醒

从青春到衰老

可能她会贫穷到一棵草

小到几只蚂蚁在晨光下蠕动

孤寂到空旷的世界无声无息

孤寂到

潮湿的土地默默举起花朵

这些记忆一直背在行囊中

感到寒冷时

我就用力抱紧它

## 我春天的北方

最心动的春天

充满甜蜜又忧郁的色调

像爱情刚刚开始的样子

一条河流被堵塞

又重新流动起来

曾经封闭在水边茫然的面孔

她的新鲜和激动

会抖落出更多的惊讶

发生在遥远他乡的故事  
 路过你,秀水青山  
 到达空旷的戈壁  
 假如那一天  
 狗尾草列队覆盖了原野  
 俯身而下远方的蓝天  
 要和鸟鸣一起沉落  
 这些从绿荫上筛落的金子  
 将把草尖染得金黄

## 回归

阳光接地的下午  
 到处裸露着清风拂过的痕迹  
 弄乱了枯寂残余的影子

一点点疼和遗忘不要紧  
 前行和回忆的完好年代  
 正在拨响一根柔软的弦

由南到北  
 辽阔在一路展开  
 是春天回来了  
 扑面而至的身子  
 让坚守了整个冬天的铁钉  
 ——那些灰蒙蒙的树  
 消褪了锈渍

阳光修复的病  
 南方的鸟呵  
 我呱呱叫的野鸭  
 银白色水上打旋的鹤……  
 我扇动整个春天的羽毛  
 向北张开了它们的翅膀

## 春日

正午,一天的好胸怀摊开  
 它撒下的网点燃  
 盘根错节,把欢悦  
 的声音引诱出来

她唠唠叨叨,我没有听到  
 两个穿透春天的身影  
 压在缩短的街道上  
 是年轻和美貌,不用多说了  
 她们走得很快  
 消失在明亮的街角处

## 身体里的春天

我有一个春天,和一支歌谣  
 在梦里,已不是独自一人

身体里  
 我认出那个带往春天的向导  
 它的气息和春天相连  
 如一棵树和绿色相连

我到达我的山谷  
 远行的流水清洗着明亮的石子  
 是一条奔跑的路,在天然的乐曲里伸向前方

到达无人知道的地方  
 到达身体里的春天  
 让流水上岸,让水落石出,让烟岚四起  
 在隐秘的山谷,让你,把你的梦也搬运进来

[组稿编辑 李玉宁]

## 村里村外(组诗)

■谢鹤仁

### 巴彦淖尔

1

秦时叫九原  
西有屠申泽,放养乌兰布和  
东有乌梁素海,蒹葭荡漾  
门前有一条大河  
太阳每天从这里升起  
背上的阴山  
岩石上刻下两万年前的风雨  
她有四个水灵灵的女儿  
曰磴口曰临河曰五原曰杭后  
有三个彪悍的儿子  
曰后旗曰中期曰前旗

2

水好,好牧马  
土好,好屯田  
两千多年前  
为这片风水宝地  
单于和汉皇大打出手  
风波  
被秭归一个叫王蔷的女子平息  
之后  
蒙汉成了一家

3

也叫后大套

套鱼套兔子的那个套  
河多湖多  
经商的、放牧的  
走街串巷的、上山下乡的  
都被一张无形的大网套住  
这些来到河套的人  
脚底下生了根  
还捎信叫来家乡的人  
为“河套有天下人,天下没河套人”  
找到证词

4

让华莱士享誉四海的是磴口  
让黄河鲤鱼自投罗网的叫乌梁素海  
不要担心求偶的鸿雁迷途不返  
大大小小的湖泊伸出三百六十五个小手  
天天勾你的魂魄

5

如天命  
黄河穿山越岭喂养河套  
大漠孤烟,长河落日  
在巴彦淖尔  
我更像一个口吃的诗人  
一辈子爱爱爱爱  
爱不够

## 果树园

一园的果全烂了  
全部腐烂了  
从上到下  
整整一树园的果

农药打了三遍,不放心  
又涂上了石硫合剂  
食心虫的目标是树不是果  
食心虫的牙是精钢所铸

树砍了,再放火  
不给食心虫容身之地  
前些年做了  
树砍了,园毁了  
树根还在。根挖了  
还有滋生食心虫的土壤

## 高阙塞

骑一匹向晚的秋风  
扣高阙塞门  
乱石用无限苍茫  
成就无人把守的雄关  
有一种伟大叫存在  
经历多少年风风雨雨  
石头就是石头  
不会变成沙

## 戈壁红驼

背着口袋  
在戈壁行讨  
寸草也是寸草  
草可以草草了事  
你不肯敷衍

这么辽阔的大地  
没有你,多么单调

## 恐龙化石

把我从睡梦中拖出来  
无非是证明  
谁更适合做霸主

梦里梦外的区别  
无非就是,活着你折腾别人  
死了被别人折腾

## 五虎图

应该有一片草原  
适合生存  
应该还有一座狼山  
狼没了,山还在

应该是一个三代五口之家

## 太阳湖

黄河改道了,高原的水  
陷入风事先挖好的坑,爬不上去  
十万只咸鱼左冲右突  
把月亮拉下水的傻事,天天在做

一次心动,唐古拉山的雪  
失足太阳湖  
被一只看不见的手  
提起来摔下去

太阳永远是一位得道高人  
照着古往今来  
告诉起起伏伏的水域

喂养几株芦苇  
高出水面

### 这片土地适合长葵花

爱阳光  
爱脚下这片热土  
像一个大家庭  
你不嫌我我不嫌你  
风来了雨来了  
没有一株葵花肯独自逃生  
它们团结一致  
伸出并不坚强的手  
为对方遮挡

### 葵花

这些力排众草的向日葵  
不与农民对立。为了表明立场  
它们高出草，旗杆一样站的笔直  
风啊雨啊，也使用过各种手段  
苍天有大地支撑  
土地里站着农民

### 红盛义记事

有一拨沙漠，故意把脚伸进小河，一探深浅  
有一条河，不走直线，拐弯的地方背一座桥  
有一座小木桥，羊群走过，麻雀惊恐地飞出

有一只小麻雀，落入粘网，嘴里还噙着青虫

### 一棵树

一棵树，迎风站多久  
才算一生  
如果从花开到花落算一年  
那么，还没等到开花  
就被斧头砍断的日子  
算，还是不算  
如果做成桌凳走进课堂  
如果做成手脚架，建造高楼大厦  
如果走进厨房  
算不算完美

既然站着离太阳更近  
又何必躺下

### 孤独篇

小麦长过了  
白菜也长过了  
没有一款物种如氧

而冬天即将到来  
还有漫天的雪

[组稿编辑 李玉宁]

## 二月风拂柳 (组诗)

■ 郝云艳

### 归来

她的笑容里装满云朵  
日子如绿草茵茵  
爱与希望  
喂养大的孩子  
暖着她的坚强与豁达

### 老屋

每一个角落  
每一块土坷垃  
都散发着历史的味道  
花开的季节里  
是否依然在梨花的  
馨香里  
一年又一年

### 拉家常

搬个板凳  
挨着坐下  
前天发生的  
昨天发生的  
刚刚发生的  
一一道来

### 俏佳人

幸福来自远方  
握在掌心  
又如此贴近  
掩饰不住的喜悦  
似扇上舞动的  
俏佳人

### 秋韵

羊以虔诚的姿态  
站成五线谱  
在斑斓的秋天里  
吟唱动人的旋律

### 舞

多少年了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我们的生活如此多彩  
我们是自己的舞者

### 静

听到羊儿吃草的声音  
听到羊儿喝水的声音

天空是静的 云是静的  
葵田是静的 树是静的

唯有葵花的清香弥漫着  
飘荡着……

### 草原红

那一抹浅笑  
是辽阔草原开出的花朵  
那一袭红衣  
不经意地转身  
便将整个草原燃烧  
无法掩藏的甜蜜  
在驼铃声里悠悠扬扬……

### 大美润昇湖

润昇湖 平静 温婉  
如镶嵌在河套大地上  
一颗璀璨的明珠  
大气 磅礴  
爱上一座城  
爱上一湖水  
在天地云水间  
无我 忘我

### 光影下，河套酒飘香万里

中国北方第一窖  
——河套陈酿  
窖香优雅 韵味丰富  
醇厚绵柔 清冽甘甜  
夜幕下的地域性标志  
光影瞬间飞升  
定格成两道光轨  
更加彰显了它无穷的魅力

星光璀璨 飘香万里

### 红颜

时光的背影  
做着色彩斑斓的梦

心中一座孤岛  
让那些失落暂居  
有太多风雨  
要一个人扛

多想 有一片天  
红颜掠过  
一抹温情跃上枝头

### 落叶

落叶如此凌乱  
任凭冷风卷起又抛下  
一岁枯荣  
一世清欢  
行将落幕  
入土为安

### 月光

一天比一天冷  
街灯耀眼的光华  
掩饰夜里慌乱的妩媚  
月光泛着清冷的寂寞  
依稀又见往事入怀

### 倒影

低一些  
再低一些

风停下来  
鸟儿停下来  
树梢静下来

农田已浇灌  
偶尔的一圈圈涟漪  
将倒影荡在时光之外……

## 二月风拂柳

我知道窗外  
已是二月风拂柳  
阳光抚慰着世界  
在无常的常态里  
以闲情的力量  
滋养心灵  
告慰人生  
前方与后方  
都是道场  
无论繁荣盛世  
无论兵荒马乱  
在修行的路上  
殊途同归

## 一棵树

春发芽  
夏生长  
秋听风  
冬观雪

站成永恒  
看人间悲欢

## 两棵树

如两尊像

站在那……

起风了就摆摆手  
下雨了就抖抖雨珠  
说：真好啊！

天晴了  
看看云看看你  
把根深入地下  
缠在一起  
不分离……

## 虚度光阴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山遥水皆有情

突然想与一个人  
虚度一段光阴

疏烟淡日  
夕阳西下  
几朵瘦瘦的格桑花

走走停停  
谈笑风生  
红尘中最寻常的烟火

在心里  
一定要有一人  
一定要有一段时光  
两无猜嫌  
抒怀优雅

## 爱上秋天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夏天走了  
就从秋天里寻找诗意

相约一起去看花儿吧  
绚丽的格桑花  
从夏天一直灿烂到深秋  
如波涛般  
汹涌着 澎湃着……

阅尽繁花的盛情  
怒放 也是一种姿态  
从此 爱上秋天……

### 当风来过

风敲响了院门  
树梢  
屋檐  
院落大小的天空  
与雀的鸣叫声一起  
掀开了夏的缤纷

拽着夏的枝条  
晒太阳  
那些零落的花事  
以及思念  
都交付了春天

当风来过  
树摇曳着歌  
风在风中舞  
我无处躲藏  
除了欢喜着欢喜  
还有虔诚地自渡

### 逆着时光行走

从林子里  
捡一抱干柴

依然散发着  
泥土的气息  
与往日的余温  
斑斑驳驳的痕迹  
枯老而动人

燃成一炉火  
火苗让人心安  
袅袅炊烟  
逆着时光  
如同抚摸着日子  
慢慢地行缓缓地走

### 中年

一口气走进中年  
邂逅了另外的自己  
是女儿不远的将来的样子  
是父母年轻时的样子  
都是我现在的样子

中年 多像一场风  
春夏秋冬各不同  
来无影去无踪

中年 多像一场雨  
也曾稀里哗啦  
下湿了过往的悲悲喜喜

中年 多像一场雪  
覆盖了过去所有的风景  
苍苍茫茫 空空荡荡  
多想重新提笔落墨  
从容涂抹这雪中所有的白……

[组稿编辑 李玉宁]

## 春光 (组诗)

■刘文忠

### 春光

肥沃的大地  
绽出了一缕春光  
按时按季  
三月桃花开

村姑早起  
农家的烟火  
在寒意中张扬  
沙枣花开了  
人称“八里香”  
是把太阳的胭脂  
涂在小花骨朵上  
干涸的河沟里  
沙鸡扑腾着翅膀  
去犁地的父亲  
拖拉机在欢唱

平平淡淡的日子  
都是春天的传奇  
春天的阳光  
暖入心房  
勤劳的人们  
汗水在脸上闪光  
春种一粒种  
秋收万斤粮

### 桃花开了

桃花开了  
唤醒了原野上的香魂  
如此艳丽  
羞涩的花蕊儿  
宛然摄入眼睛  
和春风细语  
与画舟游弋

去年的篝火晚会  
未熄灭的激情  
又开始了做梦  
春梦难醒

一千年思念的爱太远  
三生的思恋还是太远  
苦苦地追寻  
哪怕是  
一瞬间的缠绵  
不需要那  
海誓山盟的誓言

桃花的醉人的香味  
在我的鼻孔里飘逸  
就像那

杀人的绯闻  
和牡丹比艳  
和茉莉花比甜  
桃花运的传奇  
让有情人逃远

柔弱的花瓣儿  
疼痛中醒来  
跌跌撞撞地落在了草地  
只有那只麻雀飞过来  
看了我几眼

### 犁铧

挂在老柳树的铁犁铧  
早已不见了  
小村小学校  
搬到城里的学校了

老柳树不再吐新芽  
桔黄的往事从根部  
沤成了肥泥  
几支老干丫杈  
对风儿说着话

许许多多的花儿  
开在老柳树下  
几只麻雀  
在草丛里叽叽喳喳  
铁犁铧的叮叮当当  
仿佛  
还在晨空里敲响

新时代高智能  
犁铧  
博物馆收藏  
述说着

那一段悠长的时光  
近百年的几代人  
铁犁铧闪闪发光  
敲响了  
多少人的梦想

### 看柳

河边看柳  
变黄和变绿  
都是予阳光功绩  
更不在乎  
土地的贫瘠

柳笛在响  
是孩子心底的歌谣  
光阴似箭  
舒展的小村路  
通到河的码头

柳絮的梦  
被春风唤醒  
飘飞的诗句  
在戈壁滩长成

### 春芽

春雨来了  
春芽萌发了  
天空送来了一串串  
布谷鸟的叫声

春芽芽看见了  
老额吉的脸  
沟壑如渠  
叫人心痛

千辛万苦  
一朵耐寒的花儿开了  
老额吉笑了  
笑得比蜜还甜

### 柳笛悠悠

不约而同的人们  
被我柳笛的声音吸引  
多少年了、多少年了  
没有人把它吹响

儿时吹柳笛  
等不上春花开放  
只要柳条发软  
就折几支柳条来玩

老屋的檐上家燕  
把河套老家的春光留恋  
三月三寒食节刚过  
就和我问好见面

老牛牛舒服地反刍  
蜜蜂忙碌在花间  
悠悠的柳笛  
忘记70年的苦辣酸甜

再不要牧童  
给行人指点方向  
杏花村里的酒  
幻化成清明街的袅袅香烟

### 木犁头和父亲

我在朦胧中看到了  
木犁头  
多少年了

耕耘着黄土地  
种子非凡的生命  
被犁头唤醒

犁铧的微笑  
挑战僵化和荒芜  
油亮的手柄上  
留下几辈子人的汗迹  
与老牛一起用力  
义无反顾

仰视太阳的高度  
抬头的刹那  
晕眩的头颅  
还要看一看  
活儿有没有过半  
牛儿是不是磨破了肩

心疼的感觉  
是一滴泪水  
从来不让流出眼  
暴风雨来了  
痛快淋漓地休息半天  
还要趁机  
修补牛羊和猪圈

我要替父亲驾犁  
就像当年  
拉紧  
肩肘上的绳索  
耕耘种田  
脚印  
插在天地间

### 牧童

清明节回乡祭祖

牧童  
从幻想国里走出来  
给妄想症的人  
指点方向

酒家幡旗  
淹没在万亩桃花里  
连最后一碗酒  
都不知道  
是真还是假

桃花的诗歌写得好  
桃花源的景象迷人  
绿满大地  
浓荫遮阳  
不再为离别悲伤

我回到故乡的老屋  
躺在  
热乎乎的烧的炕上  
镜框里  
有妈妈疼爱的目光  
说着悄悄话  
不怕  
天黑和迷惘  
不怕  
人面桃花的悲伤

### 老爸

老爸  
一根手指插进泥土  
轻轻地测量  
马上就知道  
该播种了

不误农时  
迟早正好

布谷鸟飞离了巢  
也把春潮报道  
清新的春风里  
蜜蜂采蜜最辛劳  
这样的岁月  
让人乐淘淘

### 庄稼汉

不要  
亵渎了庄稼汉这几个字  
不要  
怜悯了庄稼汉这几个字  
它们是  
我们的父亲母亲

任寒风吹  
任冰雪压  
庄稼汉  
脊梁不弯

庄稼汉  
生命的辉煌  
曾经  
睡在太阳妈妈的怀抱里  
带着改天换地的梦想

创造了繁荣  
还有  
冒尖粮仓

[组稿编辑 李玉宁]

## 孤闲集(十一首)

■望星牧羊仔

### 在天空的高处

在天空的高处  
给星星一点光辉  
给月亮一点清洁  
万缕的心在银河里遨游

在山的寂静里  
总是在想  
与雨一场相遇  
苍茫只是一场广阔

把月亮藏在梦里  
只望西南山  
云织下的影子  
曾经在睡梦中笑醒

邀一颗星星  
在梦里  
热忱于诗中  
只给心留一片温暖

### 仰望素蓝的夜空

仰望素蓝的夜空  
与星星对视  
它们离我很遥远

但又很近——  
我们对视相望

能在万点群星里找到  
那一颗镶嵌在心房里的  
星星——  
不就是一种尘缘  
要用它的柔光  
打量我余生的惦念

### 把目光投向远方

把目光投向远方  
北风吹乱了我的头发  
雁飞回了南方

雪来了一场  
微微的忧伤  
在星星之间擦亮了

戈壁滩的深处  
炊烟飘成了你的模样  
停在我的毡房前  
寻找出口  
是流水引来的云  
带走了炊烟

我小心翼翼地躲在文字间  
将一场雪  
煮成一杯酒

### 在一个秋季里

在一个秋季里  
有过许多的故事  
也深印在秋凉之中

迁思回顾  
岁月的尘华在梳理着

一朵云已经飘得很远  
眼眶的湿润模糊了视线

在冷冷的月里  
我不介意孤单  
只让秋天走进冬季里

我逆阳光而坐  
南来的风  
吹走了秋凉的忧伤

### 在秋凉的风中

在秋凉的风中  
有了你的思念秋不再凄凉

在草原的深处  
有了你的身影竟是一束光环

因为诗  
我孤独地奔跑着

因为诗  
把寂寞燃成一团火

### 秋风吹拂着远方的炊烟

秋风吹拂着远方的炊烟  
有的竟是阔别的乡愁  
齐发的耳畔多了几缕银丝  
爬上眼角的皱纹成了一道道风霜

故乡的胸膛  
深藏着旧日的星星与月亮  
毡房里的烛光  
一直在亮着  
仿佛在等一个远游的人归来  
多少黄昏暮晨  
都在凝结着一种牵挂  
我望北方——  
有没有风吹来的雪花

### 只感觉这个夜很沉

只感觉这个夜很沉  
沉的我喘不过气来  
是这场雪来的太突然了

夜网住了整个人间  
仰望天空  
用心去寻找那颗星星

却没有搜见  
已经隐藏在东方的晨曦中  
我依然在原地

### 给天空一个拥抱

给天空一个拥抱  
却没能抱住一朵云  
因为阳光的温暖

我舍不得离开这个秋天

白露已走过  
中秋在风月中即将来临  
且让一份思恋  
依恋在长河的炊烟下

渺小的是自己的背影  
没有倾述过的是辽阔的季节  
我认同随风住下  
以及没有终点的跋涉

### 眷恋着这点痛

眷恋着这点痛  
西风划伤了脸颊  
我是只单飞的南雁

把云头压的更低  
只有羊群啃着黄草  
张开双手臂  
想搂住那片阳光

牧场上的那口老井  
曾经是星星打坐的地方  
井水倒映着我的影子  
那片霞光染红了整个冬牧场  
和井口旁边的老榆树

### 余晖的颜色是落日的影子

余晖的颜色是落日的影子

用它的光芒封住了整个牧原  
如果有一壶烈酒  
足够可以饮醉所有的星星  
放牧的鞭子抽痛了山的沉默

牧犬赶着羊群  
从远处走来  
今夜的尘色拧成了寒霜  
冬日的脊梁却那么的冰凉  
只有炊烟从毡房飘起  
还有一碗奶茶  
在等着一个放羊人

### 小雪,无雪

小雪,无雪  
有的竟是一股寒冷的塞风  
垂疆的牧人  
裹紧着白茬皮袄  
抚慰了凄凉的牧场  
几只乌鸦旋飞在老榆树上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我的目光被风扯远  
小雪,无雪  
青素的阴山沉默着  
好像寒冷也不畏惧  
依旧沉睡在梦里  
我孤守着牧羊  
心只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

[组稿编辑 李玉宁]

## 诗词集萃

### 杭后诗友赴磴口采风及两地 诗词学会联谊有记(外三首)

■沈海荣

杨柳依依沐晓风,驱车百里踏新程。  
沿途尽赏千湖美,访胜同游古窟城。  
三盛公前留照罢,拦河闸上看潮生。  
一壶美酒开樽饮,两地联欢别样情。

### 鸡鹿塞怀古

一夫扼守万难开,屏障巍然连九垓。  
曾鉴昭君胡地入,也迎去病漠疆来。  
角声几度吹寒月,金鼓经年催壮怀。  
千载烽烟成往事,独留吾辈吊高台。

### 登临窟浑古城遗址

胜日寻芳路,驻车登古垣。  
荒苔封旧径,乱草掩残痕。  
遗迹多遭毁,汉砖稀有存。  
今人何不惜,怅惘与谁论。

### 卜算子·伤春

(一)  
才见柳条青,又见芳菲去。  
满目红残落花深,更有风飘絮。  
堤畔苦寻春,无奈春归去,  
昔日春华今不见,又把花期误。

(二)

漫步过芳汀,又踏归时路,  
夹岸垂杨拂面柔,望极人归处。  
不见旧时人,空忆频回顾。  
万千心事上眉头,化作伤心句。

### 山中拾取(外四首)

■刘海燕

(一)

一路癫来脚步勤,寻阶直揽满怀云。  
林间小雀忙飞散,怕得人伤远几分。

(二)

当头高挂日瞳瞳,吹面呼呼谷里风。  
泉律欢音弹不尽,一支唱到那山东。

### 回乡欣记

公路铺油一望长,柳桥转处起新房。  
桑麻再话杯频举,扑面清风裹麦香。

### 再看黄河

时逢春盛柳如烟,一叶扁舟横眼前。  
我欲乘风追玉浪,谁能做伴览云天?

### 清商怨·叹海棠

西园霜重海棠坠。忆娇花吐蕊,暖日熏熏,  
葱葱新叶翠。转眼秋残冬至。冷风中、乱

了一地。好个凄凉！心伤人落泪。

### 眼儿媚·春梦

重上西园赏春楼。处处竞风流。妖娆桃李，  
婀娜杨柳，婉转莺喉。  
与伊相约东风里，细语诉情柔。谁惊梦醒，  
一窗明月，一盞离愁？

### 清平乐·雏燕(外一首)

■伊生晖

奋飞雏燕，势把云游遍。抖擞精神新羽满，  
莫道天高路远。  
放眼万里江山，胸中一点浩然。任尔风吹雨  
打，低吟浅唱清欢。

### 水调歌头·登祁连山旧忆(苏体)

登上八千仞，放眼万重山。  
四围云叠烟锁，天地渺无边。  
望里苍鹰浮动，听处松涛暗涌，沟壑不相关。  
正是日当午，风劲日光寒。  
转南北，分远近，辨尘寰。  
百花一色，嘉木芳草积如毡。  
今识繁华于陌，自解心头疑惑，忽已泪潸然。  
破涕吞凝噎，延首复登攀。

### 秋四首

■许林祥

#### 白露吟

飞鸿将欲去，燕子未离家。  
葵脸迎朝日，番红映晚霞。  
村头多树果，堰畔几畦瓜。  
河套金秋季，田畴物正华。

### 晚秋吟

秋风萧索起，雁去路迢迢。  
叶落人憔悴，枝残梦寂寥。  
偏逢霜后雨，谁过雾中桥。  
只见停舟处，芦花瑟瑟摇。

### 重九念父亲

欲问重阳日，缘何偏是今。  
登高霜满目，望远泪沾襟。  
献寿翁离去，思亲子痛心。  
茱萸香尚在，菊酒共谁斟。

### 寒露吟

风凉天际茫，树树染秋霜。  
语燕已离去，飞鸿忍别乡。  
艰辛留沃野，喜悦入粮仓。  
陌上千花逝，惟余露菊香。

### 陕坝揽胜(外一首)

■王云宽

袅袅炊烟越百年，几经风雨彩云间。  
润昇湖上游船渡，河酒杯中诗梦牵。  
敬教书山藏俊秀，躬耕桑梓聚八仙。  
莺帘卷起撩人醉，桃李芬芳荡故园。

### 奋斗中学建校 80 周年宗师赞(新韵)

寒星犁月著耕耘，多少春秋付苦辛。  
三尺讲台常作伴，满屋粉沫愿为邻。  
栋梁有意皆得志，桃李无言以报恩。  
击水行舟迎碧浪，领航筑梦铸师魂。

[组稿编辑 李玉宁]

## 一剂“解药”网上热销

——余翠荣随笔集《王尔德的解药》读后

■李金娥

余翠荣是内蒙古自治区首批“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扶持工程”入选者。继《今夕何夕》《如此而已》两部散文集出版后,余翠荣又一部力作——《王尔德的解药》由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在“京东、当当网、孔夫子旧书网及全国各大新华书店热卖,并一度占据京东书城散文榜第一名,成为京东年货节力推的图书作品”。

随笔集《王尔德的解药》热销,源于鲜明的特点。文章篇幅短小而内容不失丰富、笔调随性率真而内涵不失深刻、结构不拘一格而行文不显突兀、语言简洁明快而文章不失有趣。充分凸显了作者选用题材、确立主题、安排结构、娴熟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与水平。因此,《王尔德的解药》是一部集知识性、思想性、艺术性与趣味性于一体的有温度、有深度、有高度、有力度的佳作。

### 文章短小而富有知识性

文集《王尔德的解药》共收录作者散文随笔 59 篇,加作者自叙一章,共 60 篇,约 10 万余字。文章篇幅短小,长的 2000 字出头,短的仅有 500 余字。作者引经据典,古今中外的先贤哲人、名人名著扑面而来;金句格言、奇闻异事俯拾皆是;历史人文、现实生活尽收眼底。

王尔德是 19 世纪末英国伟大的作家、诗人、戏剧家,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行走的金句制造机”。余翠荣对王尔德的金句推崇

备至、喜爱有加,将其提炼概括为“王尔德的解药”,作为文集中一篇文章的标题,并将此冠作随笔集的书名。

余翠荣在《王尔德的解药》一文中,精选了王尔德的金句格言 20 条,将王尔德在一百多年前,熬制的“惊世骇俗又妙不可言的金句”,作了恰如其分的高度评价与精妙绝伦的深刻揭示。如王尔德说“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比被人议论更糟糕,那就是没人议论你。”余翠荣评“是不是很醒脑?如果阮玲玉当年有幸获得王尔德这副解药,又怎么会因为人言可畏而自杀呢?”言简意赅,使人幡然醒悟。

王尔德的金句条条引人深思,余翠荣的评论句句发人深省。王尔德金句“人生的首要任务是虚伪。至于第二责任是什么,至今尚无人发现”。“第一,我永远是对的。第二,如果我错了,请参见第一条”。“任何人都能对朋友的不幸感到同情,但要消受一个春风得意的朋友,则需要非常优良的天性”。余翠荣对王尔德金句所隐含的人类共有的“虚伪”“自负”“嫉妒”“喜欢诱惑”“以貌取人”“追逐时尚”等人性的弱点给予了深入地剖析与善意地嘲讽,对读者起到了醍醐灌顶之作用,是治疗世人“庸俗”“蒙昧”生活的一剂最好的解药。

作者在《猪头肉之前世今生》一文中,采用联想、比喻、例证等艺术手段,将我国

古今不同的历史时期,南北方不同的地域,达官贵人与贫民百姓不同的阶层,对猪头肉的做法、吃法与喜好等,如数家珍、和盘端出,就连佛家圣地的僧人,既能做色香味美的“蒸猪头”菜,还能吟妙趣横生的“猪头诗”。余翠荣将一盘庸常的猪头肉菜,做成了使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

#### 笔调随性率真而富有思想性

文集《王尔德的解药》凸显了作者率真的个性特征、开放的思维方式、自然随性的笔调以及深刻的思想内涵。余翠荣在《王尔德的解药·自序》中写到“我是个喜欢随着性子来写的人,写我自己看到的、想到的、经历的人或事”。余翠荣是一位率真而有见地的作者,文章的题材,大都源于自己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能从司空见惯的凡人、随处可见的小事落笔,看似随意,写的自然,但每篇作品都蕴含深刻的思想内涵。

如《我家出文人》,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开玩笑,在场的刘姓、李姓、赵姓都炫耀是帝胄之后,而王姓朋友苦思冥想出了“篡权的王莽”,马姓是“连聘出的闺女(马皇后)都提溜出来了”,自己的余姓没有皇帝,纠结了一晚,脑子里冒出余光中、余华等一系列文人,最后举出的是“2014年横空出世,掀起诗坛高潮的脑瘫诗人余秀华”。作者通过轻松、随意的玩笑,隐含了对拉大旗、作虎皮等庸俗的社会风气与人们攀附权贵的普遍心理的讥讽,文章所揭示的思想意义的深刻性不言而喻。即,鲁迅先生笔下阿Q形象的“精神胜利法”还在衍生,“国民性”的劣根性还须继续清除。

文集中《诗歌是个筐,谁都往里装》一文,是最见余翠荣随性、率真性格的一篇文章。她直言不讳地指出“比诗歌多的是诗人,比读者多的是诗歌”。不会写诗不可怕,只要会“按回车、堆词砌句就可以了”。

列举了当下诗歌创作存在的不讲意境、散文分行、语言直白、堆砌辞藻、全无诗意的诗坛怪象;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是“以诗人的名义干着糟害文字的事情”。

余翠荣敢于直面生活、直面现实,揭示社会的不良现象。例如《是不是优雅无妨,只要老去就好》,对当今的女性,将大把的时间用在涂脂抹粉的美容、打针开刀的整容、减肥练功的养生上,给予了辛辣的讽刺。作者采用对比的艺术手法,写到“同样六十岁的胡因梦和刘晓庆,你看哪个更舒服?只觉得满脸玻尿酸,扎着小辫的刘晓庆更悲哀”。而人们“用衰老的躯体拼命拽着青春不放,和一个年老的守财奴一样的可悲”。从表象看,作者讥讽的是开口美容、闭口养护、满嘴养生之道的一部分女性人群;深层次揭示的是,当今社会生活中,一部分人精神空虚、追逐时尚、仰慕虚荣的不健康的心理与奢靡的生活状态。这种不正常的社会风气的盛行,与媒体的引导与影响不无关系。

余翠荣以其率真的性格,敢于直面社会生活中各种不良现象、人性中隐藏的普遍的灰暗心理、追逐时尚的不健康的生活状态,特别可贵的是敢于直截了当地指出当下诗坛乱象,诗歌创作出现的内容低俗化、形式简单化、语言直白化,不符合诗歌创作艺术规律的现象。显示了作家的勇气与正气。确有鲁迅先生“论时事不留面子”的写作特点与深刻的思想内涵。

#### 结构自然而富有艺术性

结构是文章的框架。从写作理论来讲,一篇文章一般需注意开头、结尾、层次、段落等要素的具体安排与组合,但余翠荣的散文结构自然而无固定章法,每篇文章都非常精彩,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中国文联主席铁凝在《散文里没规矩》中指出“现在的散文太有散文的腔调

了,写出来都范文式的,不是装腔作势,就是千人一腔,能不能写得别太像散文了?”并归纳出散文创作的几种范式,即杨朔式、朱自清式、秦牧式、余秋雨式等。“这些散文家的作品都被选入课本选本,影响极大,以致许多人潜意识中将其作为散文的圭臬绳墨,认为散文就是这个样子。”

余翠荣散文的结构随意而不崇尚规矩,更无范式,挥洒自如,给读者信马由缰之感。从表象看,好似无艺术技巧、无深刻内涵、无浓郁的文学韵味,而实质是大巧若拙、拙中见巧的艺术构思的体现,是写作功力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巧妙组织安排文章结构的艺术实践。

余翠荣文章的开头新颖独特,开门见山,直奔所写的人与事,无任何拿捏做作之感;文章层次与段落之间几乎没有衔接过渡语句,读者并不感到突兀或摸不着头绪;结尾更为随意,决无节外生枝、画蛇添足,多为戛然而止。完全突破了一篇文章需要注意的“开头结尾、段落层次、衔接过渡、前后照应”等要素的具体安排与组合的写作范式,也没有沿袭固有的“开头设悬念,文中有过渡,卒章显其志”的写作技巧。

奇巧别致的构思,突破了散文写作“圭臬绳墨”的束缚,彰显了“散文河里没规矩”的自然写作之美。作品在有限的篇幅中蕴含了更大的容量,全是干货,给人以短平快之感,阅读更加省时省力,更适合当下人们快节奏工作、生活状态下的阅读。

#### 语言丰富幽默而富有趣味性

读者喜欢余翠荣的文章,鲜明的语言特点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余翠荣在《暑假时,我干了些什么》中写道“明清小说,是我非常喜爱的文学类别,不仅故事精彩,里面也包含了古代的生活习俗、方言俚语和诗词曲赋。语言接近白话,但又有着古文的深邃和韵感,读来对提高汉语

水平大有裨益。”余翠荣文章的语言具有古典文学作品的特点,文字简洁凝练,多用短句式,极少用虚词连接,晓畅通俗;语言新颖自然,犹如一股股清风,扑面而来;修辞手法多样,比喻排比、格言俗语、民间俚语、歇后语等精当应用,使作品语言具有异彩纷呈之艺术效果。

余翠荣文章语言更为显著的特点是,生动诙谐、幽默风趣的语言恰到好处地应用,使文章具有了灵动生辉、神采飞扬之美学意蕴。读之,“如品香茗,沁人心脾,精神爽快;又像啃骨咬筋,咀嚼一番,回味无穷”。

在《单就单着呗,只要你愿意》一文中,对有人认为单身女子生活会感到寂寞孤单时,回怼语言出人意料:“你所谓的寂寞,未必就是别人的寂寞。尼采的孤独,和前村二狗子的孤独一样吗”“猴子喜欢成群结队,狮子独步荒郊,有什么标准呢”。余翠荣诙谐幽默的语言,奇巧独特、有理有趣,揭示出人生境界不同,对生活的追求各异,富有深刻的人生意义与生活哲理。

在《是不优雅无妨,只要老去就好》中写到,老年人整容,犹如“一个二十岁的脸庞,却透着六十岁的眼神,只会恐怖”。语言生动有趣,幽默犀利,一语道破了众生人性的心理通病,富有深刻的寓意与极强的讽刺意味。

在《台湾的小细节》《数学盲》《拾得一手好杠》《没有文化有多可怕》《起个书名有多难》《关于自黑这事,我说两句》《无处不在的“尬”》诸多文章中,篇篇都有妙语连珠、启人心智、发人深思的奇言妙语,幽默风趣的语言处处闪现,阅读中使人心情愉悦,赞叹不已的同时,又不得不冷静思考,我们每个人是否也曾中招。

[组稿编辑 陈旭]

## 走笔河套文化，壮心激扬故园

——陈志国编著《走进磴口》礼读

■ 漠 耕

陈志国编著的《走进磴口》一书30余万字,162幅图片,共分七编65章48节119篇文章,囊括了磴口县人文地理、人文历史、人文景观、自然景观、民间故事传说、土特产和美食等文化元素。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磴口县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的精神风貌,擘画了“百湖之乡”富集的旅游资源和潜力无限的旅游前景,彰显了磴口人民秉承传统、厚植民风、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是一本了解磴口和走入磴口的“全景导游”之书。

躬逢伟大时代,心系河套发展。《走进磴口》立足于河套文化深厚背景,开掘河套精神根脉,是一部具有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和创造之美的时代主旋律报告文学作品。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根脉,也是一个地区的文化的根脉。河套历史源远流长,早在7—14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就已经在黄河两岸生息繁衍,他们在黄河岸边制造石器,掘窟狩猎,织网捕鱼,创造了河套地区的原始文明。阴山岩画的有关研究表明,古人类在一万年前就开始在阴山上镌刻岩画。在先秦时期,河套地区是鬼方、荤粥等少数民族的活动地带。秦汉时期,中原地区与匈奴等少数民族在此既有战火相争也进行民族交融。隋唐与突厥,宋

元与辽夏,明清蒙古族与汉族的交融发展,延至当代,各民族通过通商、移民、开垦农田、兴修水利等发展经济的行动,实现了汉、蒙、回、满、藏等各民族之间的交融发展,并在长期共同奋斗的历史中,凝铸了以“黄河文化”“走西口文化”“蒙元文化”等多元文化交融的“河套文化”。河套文化包容性很强,内涵深厚丰富,是河套精神育发的根脉和土壤。河套文化外显形式主要有方言、饮食、民歌、酒歌、水利、军事等等。河套文化滋养了河套人民的心灵禀赋、精神素养和人格情怀。那种朴实无华、温润敦厚、宽容坚韧、善良扶助的生命底色和豪放开阔、大气实在、无拘无束、热心诚实的个性特征,深深烙印在河套人民的精神血脉之中。

《走进磴口》的文学性,就深深体现了这一河套文化基因。徜徉在浩瀚无边的乌兰布和沙漠,眼见得雄鹰滑过湛蓝的天空,黄沙与绿植编织成的梦想,在河套人的手中逐渐变成了现实。黄河还是那样静静地流过,乌兰布和、三盛公水利枢纽、二黄河、乌梁素海却在时光变迁中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书中不仅仅把黄河造福河套的来龙去脉讲得一清二楚,而且把河套人如何依靠国家和自身的奋斗精神战天斗地、兴修水利、改造自然的壮举讲得如

数家珍。书,不唯虚言而渲染,不唯吹捧而造作,每一处都携拎着详实的实证论据,生动准确的历史掌故,为作者详尽的叙述增添着真实的砝码。

书中对乌兰布和沙漠的形成进行了详实的分析和论述,援引了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的关于黄河改道的考证,使得乌兰布和沙漠成因的论述非常可信。作者非常注重数据的准确和真实,每一处论述都有详实的材料佐证。

《走进磴口》将历史掌故、地理物候、人文景观、治沙治水、工业农业、商旅发展、河套风物等等,兜括囊收,无所不包。展卷阅之,一部全景式的河套文化史迹和河套人民生活奋斗画卷扑面而来。它的讲述,从史前河套至明清天主教侵占河套土地,从沙海成因到治沙壮举,尤其描写了建国后河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七十年如一日,不间断地治理沙漠,传承“治沙精神”,彪炳“治沙英雄”,营造出了无边的沙漠绿洲,创造出了沙漠产业,积累了治沙模式多元化的科学治沙经验。书中对乌兰布和沙漠治理的经验介绍,颇具科学价值和示范意义。书中特别指出,乌兰布和沙漠治理成功典范,是在市委、市政府的规划组织下开展的科学治沙的壮举。书中对阴山的地理走向、分布和历史掌故多有描述,对磴口县的地名多有考察,尤其是“磴口县”名称的来历,颇具新意。书中讲到,“磴口”一词是冯玉祥将军起的县名,立论惊奇,论证却有理有据。磴口设县三个理由非常充分:“一是临河以西再无县城,有设县的必要;二是磴口当时商贾往来频繁,人丁兴旺,有设县的条件;三是磴口水陆交通便利,盐粮运输方便。”说到底,磴口设县是为了冯玉祥扩充

军队、逐鹿中原而进行原始积累,所以,磴口有冯玉祥粮仓等军用设施。磴口来历与商贾在码头行船运货有关。书中对“三盛公”“三道河子”“巴彦高勒”“王爷地”“旧地和新地”进行了详细的考究,对磴口的河套文化形成脉络进行了梳理。这标志着河套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民俗土壤,是多元文化相互激荡而成的具有河套地缘属性的文化形态。这本书的价值便在于此。它可以告诉你,什么是河套文化,它的历史成因和民俗价值以及它的社会价值;它可以告诉你河套文化的表现形式,存在形式和文化遗产方式;它可以告诉你,河套文化的生命力和蕴藏的精神内涵是什么。只要你仔细统揽全书,其中蕴含的河套文化多元价值就会植入心底,回荡心间。

《走进磴口》还是一本地域特产和美食之书。书中详细介绍了磴口县的中药材、农副产品等特产,如华莱士、肉苁蓉,甘草、枸杞、山药等,这些具有磴口地域特色的产品在磴口县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磴口美食是基于河套饮食文化基础上的美食风格。如“黄河鲤鱼”“鸡勾鱼”“铁锅炖大鹅”“民勤拉面”等等,图文并茂的介绍令人垂涎三尺半,货真价实的河套口味令人不胜欢愉。

《走进磴口》承载了作者对河套文化一生的热爱。从《穿越乌兰布和》《河套沧桑》《河套回眸》到《走进磴口》,作者用自己生命余力在不断地掘进河套文化的内蕴和外延,为河套文化的繁荣兴旺,努力做着自己的贡献。

[组稿编辑 陈旭]